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grayscale photograph of a mountain range. The mountains are layered, with the foreground peaks being more distinct and the background ones fading into a thick mist or fog.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serene and ethereal. The title text is overlaid on a vertical gray bar that runs down the center of the image.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
【十】

徐醒民居士講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楞嚴經十

目錄

- 一三六、憍陳那五比丘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……………一
- 一三七、香嚴童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……………一九
- 一三八、跋陀婆羅。并其同伴十六開士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……………三五
- 一三九、阿那律陀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出家……………五三
- 一四〇、憍梵鉢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有口業……………六九
- 一四一、須菩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曠劫來……………八七
- 一四二、普賢菩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……………一〇三
- 一四三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- 一四四、優波離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親隨佛踰城出家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- 一四五、烏芻瑟摩。於如來前。合掌頂禮佛之雙足。而白佛言……………一五三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一四六、我即心開。見身微塵。與造世界所有微塵。等無差別	一六九
一四七、爾時童子捷來我前。說如上事。我則告言。汝更見水	一八五
一四八、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內所有眾生。如一器中貯百蚊蚋	二〇一
一四九、諸幢王剎來入鏡內。涉入我身。身同虛空。不相妨礙	二一七
一五〇、至然燈佛出現於世。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	二三五
附講表	二五三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(十)

徐醒民居士講 研學小組記

第一三六講

憍陳那五比丘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在鹿苑及於雞園。觀見如來最初成道。於佛音聲。悟明四諦。佛問比丘。我初稱解。如來印我名阿若多。妙音密圓。我於音聲。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音聲為上。

上回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尊者以及當時在會的大眾，正式講修持入門的工夫。在這以前，這部《楞嚴經》一開始，就教阿難怎麼明心見性，任何眾生都有本有的心性，就是真心，可惜所有的眾生從無始劫以來就迷惑顛倒，一直迷到現在，還在六道裏生死輪迴，不能解脫。因此佛在前面用了很長的時間，開示大眾怎麼能夠把自己的真心明瞭，明瞭真心之後學佛，成佛就憑真心才能成佛。把這個講過了，接著就開示用工夫的方法。明瞭了理，我們明瞭自己有真心了，我們的真心要怎麼開

發出來呢？這就講用功之道。因此佛就告訴他們要怎麼用功，就在我們每個人都有六根，在六根上用工夫。說比喻話，這六根就等於打六個結，就像用一條華巾打了六個結子，你把這六個結子解開來就沒事了。解開六個結子，連同這個華巾也把它忘掉，意思就是把所有的假相統統去乾淨，這就成功了。上回講到這裏，阿難尊者就啟請說佛前面告訴他明心見性，這個心性他明瞭了，也開示解除六個結子的方法，「六解一亡」的道理也明瞭了。最後阿難就問：解這六個結子，要從那裏解？當然佛也告訴他，要解這個心，從結子的心裏解，不是兩邊解。那麼這個心有六個結，究竟從那個解呢？所以阿難尊者就問「祕嚴」，叫「惠我祕嚴」，祕是祕密，嚴是非常微妙莊嚴，用工夫的祕嚴，一般人不了解的方法。阿難這麼一啟請，佛就告訴在會的諸大菩薩以及證果的大阿羅漢：你們大家最初發心，你們用工夫的時候，當初是從什麼方便的方法來證果的？這是上回釋迦牟尼佛問在會大眾之中這些大菩薩、這些已經證果的大阿羅漢。剛才開始念的這段，是接著佛那一問，首先就是剛才念的「憍陳那五比丘」，憍陳那先答覆佛的這個問題。

從剛才念的這段開始，一直到後邊的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，最後是觀世音菩薩講音聲圓通，一共有二十五圓通，這二十五位，其中有大菩薩、有當時現的相是小乘弟子（是釋迦牟尼佛的常隨眾）。祖師注解就注出來，這些大菩薩當然不必講，那是多生多劫修持來的；就是這些小乘弟子，他本來的身分我們一般人不知道，在釋迦牟尼佛這一代，在這個時候他表現的是小乘弟子，實際上這些大弟子早就是大菩薩，地位很深的大菩薩。我們往下看二十五圓通，都要先有這個了解，這是其一；其二，我們要了解，這二十五圓通表示什麼呢？十八界加七大，有二十五種法門。所謂十八界：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再加七大——地水火風空見識，十八加七，二十五圓通，釋迦牟尼佛就讓這二十五位大菩薩來說出他當初是從那裏來著手、來用工夫，然後成就的，因此這二十五位聖人，各個是從不同的法門（用功的方法）去投入而證果的。說這個幹什麼呢？這就讓阿難了解二十五種——十八界加上七大，每一門都能成就。現在一般人說佛法都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那一個佛法都能成就，都能成佛，為什麼我們要強調修淨土宗呢？今日之下，學淨土宗最快，一生就能成就。其他法門不是不能成就，我們如果說不能成就，那我們就是謗法了，那是不得

了的罪過，當然都能成就，但是不是這一生就能成就的，我們必得要強調這一點。這二十五圓通也是這樣，佛叫這些證果的聖人各人說出他當初從那裏悟道，然後修道、證果，講清楚以後，讓阿難來選，選好了那一根，就從那一根開始修最有效果，就像走路一樣，走得最快，用意在此。

看經文：「憍陳那五比丘，即從座起」，釋迦牟尼佛這次在印度表現初成佛的時候，最初度化的就是「憍陳那五比丘」，這個時候這五位比丘「即從座起」，在楞嚴法會上，他們從自己的座位上起來，起來答覆佛的問題。首先要禮拜佛，「頂禮佛足」，為什麼頂禮佛足呢？頂禮佛足是最高的禮，對於最崇敬的佛，他們五體投地，拜在佛的足下，叫頂禮佛足。「而白佛言」，然後回答佛說，「我在鹿苑及於雞園」，「鹿苑」是鹿野苑，當初釋迦牟尼佛從王宮裏出來的時候，他的父王派了五個人來保護太子，那時佛還是太子，這五個人後來就跟著太子一起出家，就是憍陳那等五位比丘。在這當中，五比丘曾經離開佛，在鹿野苑自己修持，後來釋迦牟尼佛成道證了佛果的時候，首先就到鹿野苑來度化五比丘。憍陳那就代表五比丘說：我們在

鹿野苑，還有雞園（雞園也是精舍、道場，也許當時五比丘在雞園也住過的），在這兩個地方「觀見如來最初成道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憍陳那說，我們觀見佛最初成道，「於佛音聲」，就從佛的音聲，「悟明四諦」。佛用言語來開導五比丘，這是音聲，言語說話有聲音。所以小乘弟子叫聲聞乘，聲聞就是聞到佛的言語，他來學道、悟道，然後證果，這叫聲聞。他們是從佛的音聲「悟明四諦」，悟是開悟，明是明白，佛用言語來開示他們，他們就從佛的音聲來悟解，就是開悟，開悟之後就明瞭四諦法，他們從佛那裏明瞭四諦法。

我們學佛的人都知道四諦法，不管學大乘、學小乘，都要明瞭四諦法。四諦法的「諦」，比如你對一件事情，看得非常透徹，徹底明瞭，把真相看清楚了，這叫諦。換句容易懂的話，就是真理，你看到真理了。四諦是四種真理，這四種真理用四個字說明，一個是「苦」，一切眾生在世間，不論是人道眾生、天道眾生，三途眾生不必說，那最苦，沒有一個眾生不是苦的，這是個真理。再講「集」，這個苦怎麼來的？就是集，集合來的，集合什麼？都是由眾生自己造的種種業力來的，自

己造成的。自己造的這個集就是因，苦就是果。我們在人世間，受了這些苦都是果，果必有因，沒有因，那裏有果？苦、集這兩個字，就是一個因果，果放在前面，這是擺在眼前很具體的，你由果來追究以前所造的因，你就明瞭這個因是什麼，因果是一致的。這是世間的苦與集。

佛告訴五比丘，要解除世間因果輪迴的苦（受了苦又造因、造了因再受苦，永久生死不能了）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就是「滅」，滅是什麼？把所有的苦，與種因那些種種不合理的行為，全部把它滅除掉，滅除了叫滅。把所有這些統統都滅掉之後，真心就出現了，真心一出現，這個滅實際上就是涅槃，涅槃就得了自由自在的那種境界。涅槃出現了，這就是果，是出世法的一個果。你想得出世法的果也要講因，你沒有因，那能得這樣的好果？因是什麼？因就是「道」，道是修道，你必得修道，才能滅除世間所有的痛苦，這一切都滅除掉才能得到自由自在，生死才能了的那種好境界。所以滅、道是出世法的一個因果。出世法的因果也是果先講，然後講因。苦集滅道這四個字就是四種真理，讓我們原來沒有學佛的人，首先明瞭這四諦法。

憍陳那等五比丘在鹿野苑修持，他們不明瞭這個，佛成道以後，最初去度化五比丘，就拿這四諦法說出來，讓五比丘了解。憍陳那他們就從這裏得了道，就悟了這個道理，當下很快就證了果。

憍陳那就是憍陳如，這是同一個名、同一個人。憍陳那繼續說，我悟明了四諦，「佛問比丘」，當初佛來度化五比丘，講明四諦法之後，佛問五比丘：你們明瞭沒有？開悟沒有？「我初稱解」，憍陳如說：當初我第一個答覆佛說了解了。了解就是悟了，這個時候「如來印我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如來就印證我，「印」就等於普通的機關行文出去，蓋了大印，不能再變更了，就確定了。如來印證我，印證我確實對四諦法真解了，「名阿若多」，並且稱我為阿若多。阿若多是什麼？「阿若多」是最初解，最先了解這個道理叫阿若多，這是梵文。「妙音密圓」，「妙音」是最微妙的音聲，就是佛講四諦法的音聲，「密圓」，這個「密」，你不懂這個道理就是祕密，這個四諦法誰了解？祕密。這還不算，這是「圓」。密是就理來講的，這個理是最祕密的，不是任何人都能隨便一說就明白，必得要用工夫，他的智慧到

了，他才能了解這個密，這個密就指那個理——四諦的真理。真正了解四諦的真理，就證果、就成了道。圓是就用來講，大用現前，一切圓滿。所以「我於音聲，得阿羅漢」，憍陳那說，我是在佛用言語來說法的時候，我就從佛的言語開示這方面，得了羅漢果。就從音聲方面，我證了羅漢果。

這一段有兩點要注意：第一、阿羅漢，小乘證了四果叫作阿羅漢。修大乘的，就別教菩薩來講要到八地菩薩，一切煩惱障永久都不會起現行了，也可以稱為阿羅漢。真正的阿羅漢是什麼呢？成佛，成佛之後，才真正是大阿羅漢。這是對阿羅漢要有這個認識。

第二、四諦法，四諦法有好幾個層次，按照天台宗的講法，釋迦牟尼佛講的任一法都有四個層次，就按照我們學佛人的理解能力，好懂的話就是我們的學習能力，學習能力有四個層次：第一個層次是藏教，第二個層次叫通教，第三個層次是別教，第四個層次是圓教。有藏、通、別、圓這四教，這四教是就學習的人來講，佛講任何一法，涵意都有這四個層次，都是圓滿的。藏教根器的人，只能了解藏教

方面的道理；通教學習能力的人，聽佛同樣的一句話，可以了解通教的道理；別教學習能力的人，同樣的一句話，可以領悟比通教更高一層的道理；圓教是智慧最高的，同樣聽佛的一句話可以了解全部，都明瞭了，這是圓教學習能力的人。所以有四種不同的。就拿四諦法來講，同樣是四諦法，藏教根器的人，講苦集滅道這四諦，他只了解苦集滅道的苦就是我們人世間的痛苦，這個苦集滅道四諦，是生滅四諦。什麼叫生滅四諦？拿苦諦來講，你不能一直苦，苦的時候，稍微停止一下，這個苦受完了，那個苦又來。就拿造業來講，造這個業、又造那個業。總而言之，在六道裏面生死不停，造業也不停，受苦也是生生滅滅的，叫生滅法，這是藏教的四諦法。

講到通教的四諦法，那叫無生的，通教這方面有兩種說法要分析的：通教通藏教的，還是生滅法；通別教的，是菩薩法，那叫無生法。就生滅法來講，這世間一切是生滅的，是無常法；就通教菩薩法來講，他看世間的一切，本來就是無生的、本來就是不生的，不生就不滅，就沒有滅的時候，他了解這個道理。同樣的四諦法，他的了解就跟生滅四諦的境界不同。

別教的四諦法又不同了，無量無邊，六道裏那一類的眾生，他的心理、他的行為，自然界的任何事情，一花、一草，每一個法，他都能明瞭。同樣是佛講的四諦法，他所了解的四諦法，包含這些道理，叫無量，這些法是無窮無盡，多得無法計量，數都數不清的，這叫無量四諦。

講到圓教怎麼樣呢？同樣聽到四諦法，他一聽就圓，就明瞭，這是無作四諦。什麼叫無作四諦？我們的真心本來就沒有這些無明，根本無明沒有，枝末無明也沒有。枝末無明是見惑、思惑，思惑是貪瞋癡慢疑這些東西，他根本就不承認根本無明，本來就沒有，枝末無明更是沒有。本來就是這個真心，只有真心。無作的作是什麼呢？你要修持，你要把這些根本無明、枝末無明，統統把它斷除乾淨，那些修持方法就是有所作為的。別教菩薩修無量的法，都還有所作為，圓教菩薩一聞之下，當下證果，一證果就是佛的本性現前，叫無作。

四諦有四種：生滅四諦、無生四諦、無量四諦、無作四諦，這四諦是佛本來就講一種聲音，佛經裏講：「佛以一音演說法」，佛是用一種音聲來說同一個法，「眾

生隨類各得解」，每個眾生是什麼根機、學習能力是什麼程度？從同樣的一句話裏，各人了解的就不相同。這個我們要了解。

還要注意憍陳那說「我初稱解」，「解」是了解。大家都知道，學佛的程序是信解行證，先相信我們照著佛法這樣修可以成佛、相信我們有成佛的佛性；但是你這樣信不可靠，你必得要了解，求其解釋，解釋這個理；解釋之後才修行；修行之後才證果。那你看看憍陳那講的解字，一解就證果，證了阿羅漢果，這怎麼說呢？跟各位說，真正的解，解行是一致的，那是真解、真知。現在一般人說：我了解了，我把《楞嚴經》看一看，文字看明瞭，我也了解了。我們的了解，《楞嚴經》講成佛的大法，別說這個經不解，就是生滅四諦我們也不解。生滅四諦講世間任何一法生生滅滅，就是無常的。不說別的，古時候作大皇帝，他原來是太子，老王一駕崩，位置就由他來繼承，他一繼承，終身職，作到死為止。一般人以為這也是長久，其實也是生滅法。其他一切可想而知，作皇帝那樣的名位，其餘在政府裏作大官、作小官，發財也好，任何那些事情都是生滅法。未到手之前怎麼求，求到手之後，一

到手就變了，這是生滅法。你真正了解生滅法，當下就證果。我們現在講生滅法，講：這世間萬法都是生滅法。那只是口裏說說而已，要是真了解，就能真放下。

佛法很簡單，你成不成功，但問你自己能不能放得下，一放下，你就自在。放下，你真解了，真能得解就真的放下，真能放下馬上就證果，就是這麼妙。我們研究佛法這麼多，念佛也念這麼久，我們放下沒有？實際上我們沒有放下，有病的時候，還恐怕這個病好不了，可能要死了，這就放不下。放下的時候，心裏怎麼呢？不怕死，我的命活到現在沒死，我不會死的，有什麼病，大病、小病，我不放在心裏，它病它的，我還是我。真正壽命到了，要病死了，我壽命到了，死就死，死的時候，我藉這個機會就往生，我心裏還是輕鬆自在的，這就放得下了。如果不放下，我們日常在這個社會上所接觸的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引起煩惱，果然你能這樣放得下，煩惱就沒有了。這可以從生滅四諦，我們自己來反省，時時刻刻反省，你能這樣反省就是念佛的助工夫，念佛得力不得力？自己有這種工夫就得力。沒有用這種工夫，不是說念佛沒有功德，功德當然是有，你想馬上得一心不亂，那很難。所以

這個「解」字，注意真解，當下就能放得下，一放下就證果。再說，前面講四諦法有藏通別圓四種，既是真解，就能放下，如果我們現在對圓教真解了，馬上就成佛，果然是圓教的根器，這不是假的，當下就成佛。我們現在看看自己，我們連藏教的生滅法，我們還不了解，果然對生滅法真解的話，我們就真能放下，那念佛當下就得一心不亂，這是真實法，實實在在的。我們現在對生滅法還不了解，別談圓教的無作法，那更不懂。所以念佛、學佛，必得把這個理路明瞭，理路明瞭之後，我們自己用工夫，才不會隨著人家說什麼，我們就受人家影響。我們老老實實的，我們是什麼程度，就按照怎麼作，一步一步的，就這樣修持。

憍陳那說：「妙音密圓，我於音聲，得阿羅漢」，在這裏記載他那時講的話，他顯示的是一個藏教四諦法的羅漢，但是從「密圓」來講，也含了大阿羅漢，成佛的大果在內。那就是說，你是什麼程度，你聽了這個音聲，就了解到什麼程度。換句話說，講十八界、七大，這是從其中的音聲得道的，所謂從音聲得道，聽到佛的言語，就能徹底明瞭如來藏，這部經講如來藏妙真如性，就徹底明瞭自己的本性，就

從佛的言語方面，通達了如來藏自己的本性。所以後面說：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音聲為上」，佛問這個圓通法門，從那裏得圓通的？「如我所證」，憍陳那講，依照我所知道、所證的，我是從音聲這方面入的圓通，以「音聲為上」，我是從音聲為上的，我是從音聲來悟到如來藏妙真如性。可見得從生滅四諦到無作四諦，如來藏就是我們本有的，就是無作的。「圓通」這兩個字，下面二十五位講的都是圓通，圓通是全體大用整個顯出來，就是圓滿了，這個圓滿是整個一真法界無所不在，一切都圓滿成功，那就是圓通。

下面都是如此，第一個講聲塵，音聲的聲，從聲塵入圓通的，接著用色塵來入門，經文先念一遍：

優波尼沙陀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亦觀佛最初成道。觀不淨相。生大厭離。悟諸色性。以從不淨白骨微塵。歸於虛空。空色二無。成無學道。如來印我名尼沙陀。塵色既盡。妙色密圓。我從色相。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色因為上。

現在看這段經文：「優波尼沙陀」，優波尼沙陀譯成中文的意思叫「淨少」或「色性空」，這是講從色塵入道，就是色性空，或者叫「塵性」，梵文名字叫優波尼沙陀。「即從座起」，他從他的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跟前面講的意思一樣。「而白佛言」，然後回答佛說，「我亦觀佛最初成道」，當初我也是觀察佛，「佛」指釋迦牟尼佛，我最初成道的時候，「觀不淨相」，佛教我什麼法？教我用觀的工夫，觀什麼？觀不淨相。然後我從觀不淨相，「生大厭離」，厭離什麼？我們一般人認為世間這個花花世界多好，他由於觀不淨相，對這個世間生出了大厭離心。「悟諸色性」，他因而開悟了，他悟到一切色法，悟到世間一切有形色的萬法這個色性，真正悟到真理了。「以從不淨白骨微塵，歸於虛空」，從不淨觀到白骨觀、到微塵觀，最後歸於虛空。虛空還是色法，「空色二無」，空與色，虛空是色法，它是抽象的；色法是一切具體的。抽象的色法、具體的色法，這兩者都無，然後了解如來藏了。「成無學道」，證了無學，就證了羅漢果。

觀不淨相，學佛有四種觀：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這裏

講觀身不淨。觀身不淨是什麼？為什麼叫優波尼沙陀作不淨觀呢？優波尼沙陀在弟子當中，也是利根，雖然是利根，領悟能力很強，但是煩惱障很重，煩惱障當中最重的，就是貪瞋癡的貪。貪什麼呢？貪瞋癡的貪心最重的，以男女之色的貪最嚴重。所謂貪心，這個貪色的貪心不能破除，成道就沒有希望，所以佛教他在這方面作不淨觀。所謂不淨，觀什麼呢？各位在講經以外的課外時間自己研究，你查佛學辭典，這個次第一共有九種觀想。這九種觀想，觀想什麼？首先把我們好好的一個人，把自己觀成一個死人，死了以後開始就腐爛，身體會膨脹起來，再繼續腐爛就有蟲子來吃，很多螞蟻爬到身上來，還有種種的蟲子，太多了。在印度那個時候，人死以後要燒的，燒成灰。在沒燒之前，還有骨頭，這個肉體都腐爛了，爛盡以後就剩下白骨。燒了以後，剩下來只有白骨、骨灰，再過一些時候就變成微塵，微塵是最細的，微塵再一分析，最後歸於空。所以經文講：從不淨觀生大厭離，悟到諸法色性。這個色性怎麼來呢？就是從不淨，從死的時候，身體種種不淨，然後到了白骨，白骨再經過到微塵，再由微塵歸於虛空，再進入空、色這兩者都還是有相的，虛空還是有相的，虛空與色這兩者都沒有，這樣想到結果，成了無學道。所以觀身不淨，

用九種觀想，一個執著色法、煩惱再重的人，就心灰意冷了。今日之下，我們用這九種觀想，看電視裏、社會上那些誨淫誨盜引動人家心理的事，我們就起不來了。他是針對這方面教我們用功的。

他說，佛教我觀身不淨，我從這裏悟道，從這裏了解實相、了解真心，成無學道。「如來印我」，佛就印證我，「名尼沙陀」，「尼沙陀」是色性空，把一切妄相空了之後，真相、真心就顯出來，所以名叫尼沙陀。下面就解釋，「塵色既盡，妙色密圓」，「塵」是色塵，包括空相、色相，空、色這兩者都沒有了，空、色二者就是妄相，虛妄相完全盡了。盡了之後，「妙色密圓」，前面講妙音，這裏講妙色，「妙色」是本性的色——性色，本性的色是什麼呢？在理上面是最「密」的，跟前面一樣講法，誰都不知道；「圓」在用上面是圓滿的。妄相盡了，妙色密圓，這就得，「得」就顯出來，「我從色相，得阿羅漢」，因此「佛問圓道，如我所證，色因為上」，他在因地，就從色塵上悟道的，悟到如來藏。

這裏有個重要的意思，我們要了解，照這裏講的，固然優波尼沙陀的色心重、

煩惱重，佛教他不淨觀，今日之下，我們任何人，不但色心重，而且社會風氣到處誨淫誨盜的，教人重色，這怎麼行？那你學佛，別說成佛，就是要出六道、了分段生死，淫心不除，絕對不能了的。你學禪宗、密宗，其他教理講得最高，講得再圓滿、再高超，你的淫心不斷，不能了生死的，這是最扼要的一個道理。釋迦牟尼佛不叫我們修持的人為難，你學淨土法門，一句佛號只要念得好，得到一心不亂，當然證果了。雖然沒有得一心不亂，我們老師說，你只要把佛號念得很熟，遇到任何艱難困苦的環境，境遇來的時候，你第一個念頭就是佛號起來，你這樣保證可以往生，一往生，就能夠成就，這不為難的。所以我們在家修淨土法門，能夠成就，如果你不學念佛法門，不管在家、出家，出家當然一定要斷淫，在家你不斷淫，你能成就？你能出六道？沒有那回事情的。由這個可以了解，我們學淨土法門，在這個末法時代，你想當生成就，你捨棄念佛法門怎麼行？

第一三七講

香嚴童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。我時辭佛宴晦清齋。見諸比丘燒沈水香。香氣寂然來入鼻中。我觀此氣。非木非空。非烟非火。去無所著。來無所從。由是意銷。發明無漏。

之前因為大地震停止了一次，現在接著上上次講。這次的地震實在非常嚴重，我們學佛的人對於這個災難，每個人都要用一種慈悲的悲憫心來看這件事情，佛法以慈悲為本，當眾生受到這種災難，大家發發慈悲，慈悲心一發，外面的境界可以轉。對於這次災難，我們首先同情那些遭難的眾生，對於未來，我們娑婆世界是一個五濁惡世，就是一個痛苦的世間，地震不過是一個顯著的而已，不顯著的，凡是在這個世間，每個人都有痛苦，慈悲心一發的時候，個人的心理也平了，對於外面也能轉境界。發了慈悲心之後，再加上一句佛號，可以轉的。

現在的經文接著講二十五圓通，前面已經講了兩段。這部經把我們眾生本有的心性，用了很長的時間研究過了，各位研究之後，就明白每個眾生都有本有的如來藏（本有真心）。你的真心要怎麼開發出來呢？接著就講怎麼用功來修行，修行也要講修行的方法，這個修行方法，前面也提示了重要的幾點，最後佛教阿難以及在會的大眾選根，在六根上用工夫。究竟選那一個根呢？二十五圓通的要點，就是我們學的人選那一根。前面首先講憍陳那因佛的音聲悟了四諦而悟道，其次講色，色聲香味觸，先講五塵，音聲就是聲塵，第二講色塵，上回講過了。現在開始講香塵，五塵之中的香塵。一共有二十五種圓通，每一種都可以到達圓通的境界，二十五種都可以圓通，講到最後，選最好的一種——你修的效果最好，成就最快。所以先廣泛地把二十五種都講出來，現在講的是香塵。

「香嚴童子，即從座起」，香嚴童子這個時候從他的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跟前面經文是一樣的，他要啟請佛，先按照這個禮來頂禮。「而白佛言」，頂禮佛足以後，然後報告佛，「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」，我跟著佛，學佛以來聽到佛「教

我諦觀諸有為相」，有為相之中就有香塵。這是敘述香嚴童子起來報告，把他要報告的題目先說出來。

香嚴童子的「香」指香塵，「嚴」是莊嚴，香塵怎麼莊嚴呢？他是用觀法，用他的智慧，佛教給他的一種方法，由他的智慧來觀香塵，然後悟到這個道理，叫悟了道，悟道之後就證道。「嚴」就是他由香塵來悟到自性中真正的香，這個真香不是我們普通凡夫所能體會到的，我們體會不到。我們所接觸的香塵，是一般生滅的、虛假的香塵，這個香塵隨時在那裏有變化的。但是要藉著這個虛假的香塵，佛法就是藉假修真，藉著世間的香塵來悟到自性中的真香，這叫作嚴。這是以自性真香來莊嚴他的法身，法身就是自己本性的真我，所以叫香嚴。所謂「童子」，他現在已經不是童子，早就是成年人了，因為他在兒童的時候，就是童真出家，所以叫童子。因為他出家的時候還是童子，有很多不是童真出家，結婚以後出家的也很多，他是童真出家的，就叫童子。

香嚴童子行過禮之後就報告佛說：「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」，「如來」指

釋迦牟尼佛，我聽到釋迦牟尼佛教我諦觀，在這裏講的「諦」是觀得非常認真、清清楚楚的，一點都不含糊的這種觀，用這個工夫來觀叫作「諦觀」，文言文就用「審」字，諦觀就是審觀，審察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觀的方法不那麼簡單，比如念佛，有好幾種念佛法，那個觀想念佛很不容易。這當中差一點點，有一點點錯誤都不行，所以諦觀就是審觀，審查得清清楚楚。如來教我諦觀什麼呢？「諸有為相」，所謂有為相，一切有為的。什麼叫有為？在《百法明門論》裏講前面九十四種都是有為法，最後六個無為法才是無為的，那九十四種有為法就包括世間一切法。我們在六道裏生死輪迴的凡夫眾生，無一不是有為，我們所接觸、所了解的都是有為法，你要悟到自己的真心，那你必得要明瞭無為法。無為法從那裏去悟呢？先要觀有為法，把有為法觀察清楚了，才懂得什麼是無為法。所以他說如來教我要好好地觀諸有為相，有為相就是一切有為法起來的現象。諸有為相是什麼呢？《金剛經》裏講得很扼要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我們眾生眼睛所看見的、耳朵所聽到的、身體所接觸的，一切境界都是有為相，這些有為相皆是虛妄，沒有一個是真相。真相是什麼呢？真相叫作實相。實相是無相的，實相在那裏？你必得把這些有為假相放棄

了，你才體驗出來那個實相。我們現在凡夫所經驗、所接觸的，無一不是虛妄相。釋迦牟尼佛教他觀諸有為相，諸有為相包含一切假相，在这一切假相之中，他根據一個法、一種假相來得道。

下面說：「我時辭佛」，佛教我觀有為諸相的時候，我辭了佛，我原來跟佛學，這時就離開佛的身邊，自己到自修的地方去。辭了佛以後，「宴晦清齋」，「宴」當安然講，很宴然、很安然的，「晦」是沒有跟別人相處在一起，自己在自修的場所，這個場所叫作「清齋」，很清淨的一個修持地方叫作清齋。我那時候辭了佛，我就很安然自在的，一個人在清齋用工夫。「見諸比丘」，就在這個時候見到諸比丘，他在自己的清齋裏面，看見外面其他在一起共修的比丘，「燒沈水香」，在那裏燒香，燒什麼香呢？沈水香。香有很多種，有檀香、有沈香，檀香、沈香都是藥物，中藥裏面就有檀香、沈香。它的作用是什麼呢？檀香一燒，聞它的香味，可以把人的氣往上提上來，中醫講我們身體有精、氣、神，這個氣要讓它流通，有時候要往上提，有時候往下沈。檀香的氣往上提，但是沈香燒的香氣一聞，幫助人家的氣往下沈，

有這種作用。他這個時候看見諸比丘燒沈水香，沈水香是什麼呢？印度那個香，放在水裏面就沈下去了，叫沈水香。看見諸比丘在燒沈水香，「香氣寂然」，香一燒，就有香的氣味發出來，這個氣雖然發出來，但是寂然。寂這個字是什麼呢？你看不到它的形狀，既是沒有形狀，它怎麼來的？你也不知道，它怎麼去的？你也看不到，來去沒有蹤影，所以用「寂」字來表達這個意思。香氣寂然，不知從那裏來的，「來入鼻中」，香嚴童子說這個香氣是看不見它的形狀，可是香氣就接觸我的鼻根。五根的鼻根是接觸香氣的，來入鼻中了。當香的氣息來入鼻中，由香嚴童子的鼻根一接觸、一聞到香氣的時候，正好藉著這個香氣來用工夫。

接著說「我觀此氣」，前面是佛教他觀諸有為相，這個香氣是諸有為相之中的一種，他現在就藉著這個氣，「此氣」就是香氣，我就來諦觀這個香氣。諦觀香氣怎麼諦觀法呢？比如一般人不知道用工夫的方法，聞了香氣就覺得很香，如此而已，那對於修持有什麼作用？沒辦法就用不上力量。這裏你看看，我觀此氣，「非木非空，非烟非火」，這個香氣從那兒來的？「非木」，「木」指水沈香，是木料來

的？這裏講的香氣不是從水沈香的香木上來的。為什麼不是從木料來的呢？若說香氣從水沈香的香木來的，那應該不用燒，這個木頭自然就發出香來。為什麼還要燒了之後再發出香氣？可見這個香氣不是木頭的，不是從木頭生出來的香氣。既不是從香木發出來的香氣，這個香氣從那裏來的？是不是從虛空裏生出來呢？也不是，「非空」。虛空是長久存在的，不管在什麼時候，比如說我們人世間，滄海可以變成桑田，桑田可以變成滄海，這些現象都是變動的。我們這次地震來講，山都可以走動，這個縣裏的山，可以走到那個縣裏面去，但是虛空動不動？虛空是長久存在的。如果香氣是虛空生出來的，那個香氣應該也跟虛空一樣，虛空長在，香氣也應該長在，不會滅掉。事實上，你那個香氣，聞了一陣，然後就滅了，可見它不是從虛空裏面生出來的。「非烟非火」，「烟」是燒這個香冒出來的，那麼這個香氣不是從烟上面生出來呢？要知道，如果香氣從烟上面生出來，那不單指燒香的烟，還有其他很多烟，比如人家燒的柴火，煮飯燒的各種燃料都會冒烟，那個烟上面有沒有香味呢？如果這個烟可以生出香氣，那一切的烟都可以生出香氣來，事實上不如此，所以說這個香氣也不是從烟上面生出來的。要是問：這個香氣是不是從火裏面

生出來呢？燒香用火燒，從火裏生出來也不是，你用的火，不但燒香要用火，其他各種火，你認為火可以生出香氣的話，一切火都可以生出香氣，那有這回事？其他各種火都沒有香氣，只有燒這個才有香氣，所以不是火生出來的香氣了。

下面有兩句話總結：「去無所著，來無所從」，「去」是這個香氣去的時候，沒有聞到這個香氣，怎麼去的？「著」，普通人講的著了相、你著相了，這個香氣去了，也不知道怎麼去的，「去無所著」。「來無所從」，香氣來的時候，到他鼻子裏來的時候，他也不不知從那裏來的，來無所從。為什麼呢？香的氣息本來就沒有體，沒有形體、沒有形狀的。

「由是意銷，發明無漏」，注意意銷的「意」字，前面分析香塵，「非木非空，非烟非火」，它沒有形體，不知怎麼來的，也不知怎麼去的，無影無蹤的這麼一個東西，這就講香塵是外面的境界，這個境界找不到一個具體的，也把握不住，完全是虛假的。境界既是虛假，你聞香的鼻根，鼻根不接觸這個香氣，外面香氣是虛假的，你的鼻根也就沒有什麼作用了。鼻根要有外境才引起來，外境既是假的，鼻根

也就失去作用了。根、塵這兩種，一個內根、一個外塵，兩者都歸於寂，寂就是不可捉摸的，根、塵這兩者都沒那麼真實。這個意是什麼呢？意是意識，根與塵這兩者都不真實，都是假的，這個意就發不出來。意發不出來，這個意識自然銷了，就消除掉了。根塵相接，我們凡夫眾生執著得厲害，不但是香塵，把五塵都當作真實的。五塵當作真實，五根也就是真實的，這樣以假當真的時候，就發出識來，識本來是虛妄的，也把虛妄的識當作真實的。你把根、塵、識都當作真實的，那我們的真心幾時才能發現？根、塵、識這個虛妄，你看不破，就放不下，看不破、放不下，真心就顯不出來，悟都悟不了，證果更談不上。這裏講根、塵都是假的，識就銷了，意識自然就銷了。根、塵、識这三者是虛假，這麼一觀，整個把它觀破，看破就通身放下，放棄這個虛假。「發明無漏」，「發明」是開發出來，「明」是自己本有的光明，把自己的光明開發出來，這是無漏法。前面一切有為法，這個香氣就包含在內，根、塵、識都是有為法。你把有為法（根塵識）全部看破放下之後，這個無漏法，無漏法是無為的，指的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正式開發出來、發明出來，他因此就證果，證阿羅漢果了。下面經文說：

如來印我得香嚴號。塵氣條滅。妙香密圓。我從香嚴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香嚴為上。

香嚴童子說：「如來印我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「印」是印證、證明，如來證明我「得香嚴號」，證明我發明無漏、悟了本性，所以我得了香嚴這個號。「嚴」，前面講我悟了本性，證到境界，得了妙香，不是塵香，不是五塵的香塵，本性裏發出來的香是妙香，就是自性中的真香，得了「香嚴」這個號。這時「塵氣條滅」，「條」是忽然，他在證道的時候那個境界，當他證道，「塵氣」是香塵的香氣，突然滅除掉了，就是世俗的香味滅了。世俗香味滅了，接著「妙香密圓」，「妙香」是本性裏的真香，「圓」是圓滿，本性的妙香是圓滿的，無所不在，證到真香，那裏都是香，盡虛空徧法界都有真香在，這是圓。「密」是什麼呢？你找它的形狀，找不到，真香的本體是真空的。雖是真空，可是妙有，這叫妙香密圓。這個時候，「我從香嚴得阿羅漢」，我就從香嚴這個法證到阿羅漢果。阿羅漢果就小乘講是證了四果羅漢，可是蕩益祖師在這裏注解，「妙香密圓」是正式證到如來藏的妙真如性，這個境界

就超越了小乘的四果羅漢。所以後面講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香嚴為上」，佛要問圓通，從那一法得了圓通？香嚴童子說「如我所證」，例如我證的果，以「香嚴為上」，我從香嚴，從香塵這方面得了妙圓、得了妙香，「上」是他從這上面，專門從這個法門證了果位，以這個為上。

下面另外有兩位報告他們的法門，各位看經文；

藥王藥上二法王子。并在會中。五百梵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無始劫。為世良醫。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木金石。名數凡有十萬八千。如是悉知苦醋鹹淡甘辛等味。并諸和合俱生變異。是冷是熱。有毒無毒。悉能徧知。

「藥王藥上二法王子」，藥王、藥上這兩位都稱為法王子，什麼叫法王子？「法」是佛法，「王」就指佛，成了佛叫作法王，「法王子」是法王之子，他到了這種程度，能夠把佛法就像家庭裏繼承家業一樣，他能夠把佛法繼承下去再發揚，能夠紹隆佛

法就稱為法王子。「并」是並且，並且還有什麼？「在會中五百梵天」，在楞嚴法會上五百個梵天人，他們是這兩位法王子的眷屬，跟兩位一起學的這些人。「即從座起」，這時他們一起從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跟前面經文是一樣的，先行禮，行禮之後就稟告佛，說下面這個事實。他們報告佛說：「我無始劫，為世良醫」，一個藥王、一個藥上，這兩位法王子從無始劫以來，就作世間的良醫。這個無始劫，長遠得很。根據《觀藥王經》裏講，過去有一尊佛叫作琉璃光佛，在那尊佛的時代，有個出家比丘叫作日藏，日藏比丘在那裏說法，說的是琉璃光佛的佛法。這個時候有個長者叫作星宿光，星宿光長者一聽到日藏比丘說正法，他發了歡喜心，就在這個法會當中，他把一種很好的藥品分發給在會大眾，就是用藥物來布施給在會的大眾，並且發出了一個願：我生生世世的將來作世間的良醫——作最好的醫生，這個良醫不但治眾生身體上的病，還治眾生心理上的病，身心都能治療。他發了這個願之後，當時大眾都非常歡喜，所以送他一個名字叫作藥王，另外他弟弟用最上等的藥物、藥品來供養佛，也得了一個名號叫作藥上。他們兄弟倆，一個叫藥王、一個叫藥上，這說明他們名字的來源。這是在過去很久以前，所以這裏講

從無始劫以來，他們兄弟兩人發願，得了藥王、藥上的名以後，生生世世就在世間行醫，這是他們過去的因緣。從無始劫以來為世良醫，就作世間的良醫，能治眾生身心各種病。

「口中嘗此娑婆世界」，我口裏嘗試，「嘗」是自己要辨別藥味，我們讀中國歷史就知道神農氏嘗百草，那個時候就嘗過各種草藥，他自己來嘗娑婆世界的藥物。娑婆世界的藥物有什麼呢？「草木金石」，草藥有草本、木本，還有金屬、石頭，中藥裏都有，「名數凡有十萬八千」，那些藥物的名稱，數目有多少？十萬八千。我們中醫有《本草》，《本草》只能說《本草綱目》，只能說是大綱的名目，詳細的很多、太多了。它這裏有十萬八千，「如是悉知」，像這些十萬八千，名數包括草木金石那些種類，他完全知道。下面再舉藥的味道，「苦醋鹹淡甘辛等味」，藥味有苦味道的，「醋」是酸的，鹹的、淡的，還有甘是甜的、有辛味道等這些，除了以上的，還有其他種種味道，叫「等味」。「并諸和合俱生變異」，「和合」是什麼？各種藥味配合起來叫作和合，醫生開的不只一種藥，好幾種藥，針對那一種病，他開好幾種

藥在一起煮，就變成和合，或者輾成粉，把它摻合起來，就叫和合，一煮一和合，這個味道就是另外一種，叫和合味。「俱生」是這個藥味生來就是這種用途，它是寒性的藥、熱性的藥，俱生的，生來就是這樣——單獨使用這種藥，「變異」是一配合起來就產生變化。所以真正用藥的時候，就在變異上面，你單獨用藥是不變的，你要配合起來就產生變化。藥物有什麼變化呢？有泡、有煉的，學過中藥都知道，普通講「如法炮製」，什麼叫如法炮製？就是一炮之後，這個藥就有一種作用，用另外一種，一灸起來，它又變了味道，拿甘草來講，甘草是俱生，它有它的作用，甘草用蜜一灸的話，它的作用又變了。有種種的變異，他都知道，「是冷是熱，有毒無毒」，還有冷性、熱性的，有毒、無毒的，「悉能徧知」，都能知道，知道這些藥味的作用，他就能用這些藥來對治那些病。至於有毒的能夠治病嗎？有一種病就要用有毒的來攻毒，以毒攻毒，他不用毒不可，普通沒有病的話，吃了有毒的就有害。生那種病，需要有毒的藥物來攻毒，那就需要它，所以這不容易的。下面經文講：

承事如來。了知味性。非空非有。非即身心。非離身心。分別味因。從是開悟。

「承事如來」，以前他只知道藥味、藥的作用，現在跟佛來學佛法，「承事」是弟子跟老師來學，「承事如來」就是跟佛來學法，「了知味性」，我現在徹底了解，知道藥味的性。這不是普通的藥性，知道這個性是真正本性的性，了知這種味性是「非空非有」，什麼是非空非有？就拿普通的來講，藥味有熱性的，比如薑是熱性的，熱性是什麼樣子？你拿不出來，它沒有形狀，但是它確實有，你吃下去，吃多了，你身體就發熱，非空。非有是什麼呢？不論是苦的、是甜的，你拿不出它具體的形狀來，這是非有。「非即身心，非離身心」，「非即身心」是什麼呢？你用舌來嘗味道，舌就代表身心，它的味道不是從舌上生出來的。「非離身心」，你沒有用舌嘗味道，味道怎麼知道？藥性自己不能表現出來，所以非離身心。這樣「分別味因，從是開悟」，究竟這個味道從那裏來的？追究這個味道的本因，從普通的藥味來追究它的真因（本因），本因就是本性上的，他了解了，從這裏就開悟了，悟到本性

裏面有真味這個味性。

蒙佛如來印我昆季。藥王藥上二菩薩名。今於會中。為法王子。因味覺明。位登菩薩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味因為上。

下面是結論，「蒙佛如來印我昆季」，「佛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承蒙佛印證我昆季，「昆季」就是我們弟兄兩人，我們得了「藥王藥上二菩薩名」，「今於會中，為法王子」，如今在楞嚴法會上，我們兄弟兩人成為佛法的王子——法王之子。「因味覺明」，我們能夠成為法王之子，是因為藥味，由味塵來開悟、來覺悟，覺悟明瞭味性。「位登菩薩」，我們成為法王子，得到菩薩的地位。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味因為上」，佛要問圓通法，例如我們所證的，我們是以味塵為上，由味塵而得味性，這是證果，我們就從這方面得了圓通法門。

第一三八講

跋陀婆羅。并其同伴十六開士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等先於威音王佛。聞法出家。於浴僧時。隨例入室。忽悟水因。既不洗塵。亦不洗體。中間安然。得無所有。宿習無忘。乃至今時。從佛出家。令得無學。彼佛名我跋陀婆羅。妙觸宣明。成佛子住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觸因為上。

釋迦牟尼佛為了教阿難以及在會大眾，挑選一個根修持，六根上面有結，你從根上面去用工夫，根有最有效的、有效果比較差的，要選最好的根。要選最好的根，根還是從十八界來的，十八界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先從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講起，前面已經講過色聲香味這幾個塵，剛才念的是觸塵。所謂觸塵，就是我們人的身體與外塵接觸，發生一種感受。比如用水洗澡，水淋在身上，這個水是熱的？還是冷的？發生這種感覺，就水這方面來講，是引起你觸塵的一種感覺。

剛才念的經文：「跋陀婆羅，并其同伴十六開士，即從座起」，跋陀婆羅這位弟子，以及他的同伴有十六位開士，從他們的座位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是行禮，行禮之後，「而白佛言」，然後報告佛他們是從什麼方法來得到圓通的。先說「跋陀婆羅」，這是按照梵文的音翻譯的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第一叫作賢守，這位菩薩有很賢的德，有聖賢的賢德，他自己能夠守，自己有操守，以這種賢德作自己的操守，所以叫賢守；第二又叫賢護，護是保護，他同時也以這個賢德普遍地來護念眾生、保護眾生。這是自利、利他的意義。還有一個名字叫賢首，賢首是什麼意思？這位菩薩地位很高，居在一切大菩薩首要的地位，所以叫賢首。「跋陀婆羅」的梵文名詞，翻成中文有三個意思，因為含有這麼多的意思，就照原文的音翻譯過來。「并其同伴十六開士，即從座起」，「同伴」是跟他同時在一起共修的伴，他的同伴有十六位，這十六位的工夫可以說很大，叫作開士。「開士」是他自己能夠開悟，悟到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是開悟了，同時也拿這個道理來讓眾生開悟，這叫開士。早期的翻譯，除了翻成開士，還翻成高士，高士是中國的固有名詞，古時候中國的讀書人，他的人格、道德都非常高，這是讀書的人，叫高士，所以在佛經的

早期翻譯也把開士翻成高士。到後來，為了能把佛法表現得更讓人家容易明瞭，所以翻譯開士。他的同伴，十六位開士都是大士，很了不起的。他們一齊從自己的座位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這是慣例，啟請佛的時候，自己先要作禮，叫行禮。行禮之後就報告佛，他們從十八界的那一界開悟，以至於證到圓通。

他們由跋陀婆羅代表報告佛，「我等」是我們，跋陀婆羅代表這十六位，包括他自己，叫我等，「先於威音王佛，聞法出家」，我們最初先從威音王佛那裏聞到佛法，然後就跟威音王佛出家。「威音王佛」為什麼叫威音？威是道德很有威的力量，這個威的力量表現在那裏？表現在他的音聲方面，佛說法的音聲，他的威德特別殊勝，他的音聲特別大，他的音聲大並不是聲音很高，是他的音聲可以普遍到全世界；再說，他的法一說出來的時候，世間的任何邪知邪見，都被他的音聲破除了，這叫威音王佛。威音王佛是那一尊呢？根據《法華經》所講的，自從第一尊威音王佛出現世間以後，每尊佛在世的時候，那尊佛的法當然非常盛，佛不在世，還有幾百年的正法，正法之後，有像法、也有末法，都是如此。第一尊威音王佛過後，有第

二尊、第三尊，有多少呢？有二萬億的威音王佛，有兩萬億的威音王佛相繼出現到世間來。這麼多威音王佛，跋陀婆羅以及他的同伴是在最先的第一尊威音王佛出世的時候，就跟那尊佛聞法出家的，可以想想，時間多麼遙遠。

時間為什麼這麼遙遠？跋陀婆羅在第一尊威音王佛的時候出家，與他同時候有位菩薩，叫常不輕菩薩，不輕是不輕視人家，對任何人都尊重，「常」不是偶然的，是經常，叫常不輕，這位常不輕菩薩的道德很高，跋陀婆羅不認識常不輕菩薩，是不認識這個人，是不認識他的道德、他修持的功德，常常毀謗常不輕菩薩。毀謗有道德、地位高的大菩薩，得的罪很重的，所以後來墮了地獄，墮地獄可說是受了果報。在地獄多久呢？一千劫，墮落地獄，受了一千劫的苦。然後罪報完了就出來，出來的時候，再見到常不輕菩薩，自己懊悔了，他非常後悔，然後又信了佛，信佛以後，從佛聞法又出家。這當中有兩種講法：有一種講法是他後來出家，是跟原來初次的一尊佛出家的；另一種講法，不是初次，他毀謗常不輕菩薩，是在第一尊威音王佛，等他墮地獄出來的時候，再遇到後來的威音王佛，不是初次的威音王佛，

有這兩種講法。我們只能根據古人這兩種講法介紹出來，解釋雖然不同，沒有什麼大關係，說明他毀謗常不輕菩薩這個事實就好，後來出地獄以後，自己悔了罪，又出了家。

出家以後，下邊講：「於浴僧時，隨例入室，忽悟水因」，這是講他出家之後，怎麼從水因這方面悟道，然後怎麼樣證果。他稟告釋迦牟尼佛，說他在威音王佛的時候聞法出家，有一次，「於浴僧時，隨例入室」，「浴僧」是出家人定時到浴室裏去洗澡，他就隨著眾僧「隨例」，「入室」是入了洗澡的房子裏去，他隨著一起入室。在洗的時候，「忽悟水因」，洗澡當然用水來洗，忽然從這個水，悟了水因。什麼是「水因」？有的祖師說，水因指的就是觸塵，色聲香味觸五塵，把水因當觸塵講，為什麼？你用水洗身體，身體接觸水，然後就有觸，這個水是觸的因，因此它就叫觸塵，有這種講法。再一種講法，這個水因，水是引導你開悟，引導你悟什麼呢？水的水性本空的，本來就是空性，你用水洗洗澡，洗啊洗的，你感到水無自體，水的性本來就是空的，從這一類就悟到圓通的道理，所以這個水也是引導開悟的因。

其他還有一種講法，我把這兩種講法介紹出來就可以了，講法雖然不同，意思還是一樣。你說這個水，水因就是觸塵，當然可以這麼講，因著水來開悟，也可以講，這就是「忽悟水因」，你在洗澡的時候，忽然就從這個水來開悟了。

開悟的是什麼呢？你這個觸，觸塵是本空的，觸塵無體，觸塵在那裏？怎麼說觸塵無體，是本空的呢？根據蓮池大師講，我們普通人說用水來洗澡，用水洗澡，經文裏分兩方面來講，要問：你用水來洗塵？還是洗你的身體？假如我們認為用水來洗塵，塵就指觸塵，什麼叫觸塵？比如我們用身體接觸，用手接觸桌子，桌面上很光滑，你就有這個桌面很光滑的感受，這叫觸的感受。用水洗澡，水有冷的、熱的，洗在身上，身體一接觸水，你感覺水是冷、是熱，冷熱就是觸。所謂觸塵，就是冷熱的感覺，很粗糙的、柔軟的，這些都是。這些發生出來，就藉著外面的物體發生的。這個物體很多，你說木頭、石頭，這都是固體，水是液體的，那都是物體，你隨便用那個物體，你身體一接觸，使你發生感受，那種冷、熱、滑、粗澀的那些感受，那都叫作觸塵。蕩益祖師在這裏講，水因就是觸塵，那就是藉著水來引起你

的觸塵，是這樣的。現在問題是：你說是水因，你拿水來洗塵，洗這個觸塵，這個觸塵不外乎是冷的、熱的、很光滑、很粗糙的這些東西，那麼這些東西在那裏？它本身是非常抽象的。它本身為什麼抽象呢？你必得要用身體跟物體相接觸的時候，你才有這種冷熱滑澀，那個粗糙的觸塵才顯出來。這個物體跟身體不接觸的話，你這些觸塵在那裏？沒有，顯不出來。所以蓮池大師講，你說用水來洗觸塵，觸塵是空無自體的，是那一個塵被你用水來洗？是冷的觸塵被你洗、還是熱的觸塵被你洗？沒有。找不出來，所以「既不洗塵」，洗塵談不上。

既是洗塵談不上，就說洗體，洗身體，我們知道，我們的身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的，你用水來洗身體，我們凡夫眾生的身體經不起分析，你一分析，你的身體不外乎是地（身體的骨頭、肉體）、水（身體裏有水分），還有火（身體的暖氣）、風（身體呼吸的氣體），你洗身體，你究竟洗那一種？地水火風，洗那一種身體？再說，你洗這個身體，粗淺的地水火風以外，還有內根（勝義根），勝義根是什麼？譬如我們眼球這個眼根，眼根外面是浮塵根，你洗只能洗浮塵根，勝義根你洗不到。

這樣的話，「亦不洗體」，洗體也說不過去。

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，那麼中間呢？中間指識，根、塵、識，你身體一接觸水，前面分析，這個水因，它是空無自體的，這個因是沒有；那個塵，觸塵是無自體的。再講你的身根，身根一分析，也是沒有自體，地水火風分開，也是沒有自體的。體就代表根，塵是外面的塵，根、塵這兩者，洗都談不上。根塵相接，才有識發出來，根、塵兩者都談不上洗了，那你中間這個識也不會出現的。所以「中間安然，得無所有」，這三體——根塵識三體，「得無所有」，前面分析，從水這個因悟了，既洗不上塵，也洗不到體，塵、體都洗不到，中間的識更洗不到，識更抽象。這三者都沒有，當體就空了。都無所有，當體一空的時候，那就開悟了，悟到自己的本性空。他覺悟了，三者都找不到，得無所有，你找根、塵、識，領悟到觸塵，觸塵就沒有了，空了。

「宿習無忘，乃至今時，從佛出家，令得無學」，「宿習」指過去從威音王佛聞法出家，他悟的那個道，悟的根塵識，那個觸塵是空的，「空無自性」，空無自性是

過去所悟的。「宿習無忘」，還沒有忘記，這是說一個學佛的人，不開悟則已，開悟就保險了，一開悟就不會忘記。我們念佛的人，念佛真正得了一心不亂，那就保險了，得了這種境界，就不會再遺失，不會忘失的。他的善根不是普通的生滅法，普通的生滅法，你在世間學任何東西，隨時學、隨時忘記，那是生滅法。他修持開悟的，他就不會忘記，宿習無忘，雖然這當中經過那麼長久的時間，你看那麼多威音王佛出世，他沒有忘記。「乃至今時」，「今時」指釋迦牟尼佛這個時代，「從佛出家」，現在又從釋迦牟尼佛出家，「令得無學」，跟釋迦牟尼佛學，釋迦牟尼佛能夠教他得到無學。「無學」是什麼？就小乘來講，證到四果羅漢就是無學。但是在這裏，可以說他是大菩薩，到什麼程度的大菩薩呢？到等覺菩薩，那可以稱得上無學了。

「彼佛名我跋陀婆羅」，過去那尊佛叫我跋陀婆羅，到現在，我「妙觸宣明」，什麼叫「妙觸」？這個觸就凡夫眾生來講，我們都是凡夫眾生，我們都把這個觸當作真實的，這個觸實際是假的。為什麼是假的？觸是根、塵相接才有，由根與塵相接之後，你才有這個相，根是相、塵也是相，必須藉著這個相，才發出觸的觸塵來。

你認為實在的觸塵，觸塵就是一個相分，就是外面的那個相。修道的人不能破除這個相的話，性沒辦法明瞭的，必須要離相。《金剛經》裏講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所以前面講得了安然無恙，那是開悟了，現在又從佛出家，徹底了解性空，根塵識這個觸，觸的這個觸塵，本性徹底是空無，那個相完全是空，相完全空了，他才真正見到本性。相空盡了以後，見到性空，本性出現的時候，這叫妙觸，不是凡夫眾生所解釋的那個觸，這叫作妙觸。妙觸就是徹底明瞭如來藏（本性）了，所以他「妙觸宣明」，本性徹底出現了。這個時候「成佛子住」，他成就了佛子住，什麼叫佛子？到了大菩薩的地位，這裏祖師注解，到了等覺菩薩的地位，這個菩薩的地位是真正的佛子，他能夠把佛的佛法繼承下來，就等於一個家庭裏，他的兒子可以繼承家業一樣，他就叫佛子。跋陀婆羅成就了佛子住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觸因為上」，前面他說我跋陀婆羅是久遠以前威音王佛取的名字，我在那個時候開悟的。到現在又跟本師釋迦牟尼佛出家，釋迦牟尼佛教我得了無學，得了無學就是證到大菩薩的果位，所以妙觸是本性的觸，不是普通

虛妄的觸。這樣說出來以後，「佛問圓通」，「佛」指釋迦牟尼佛，佛問這個圓通怎麼得來的？他說「如我所證」，就像我所證的，以「觸因為上」，「觸因」是什麼呢？因觸塵來悟道的，觸塵是凡夫所了解的虛妄的塵，但是我就藉著虛妄的塵，以那個為因，然後從那裏開悟。把虛妄的觸塵看破，完全了解它的空性，接觸到這個，然後悟到妙觸了，所以觸因為上。這裏我們知道，十八界無論那一塵、那一根，任何一界都能開悟、都能證果的，所以學佛法，只要適合你的根器，你就從那個觸因來開悟、來證果。

雖然從任何一根、一塵，都能開悟、都能證果，還有一點要注意：這部經所講的，遇到佛，由佛親自來教、來指點，才能辦得到。佛不在世間，我們現在要想當生成就，只有求往生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親自當面指導，我們到極樂世界還是藉著五塵，極樂世界的五塵都能說法，還是從塵悟道、證果的，要不然我們為什麼要念佛求往生？這些佛法都是釋迦牟尼佛說的，我們在娑婆世界為什麼不能證果？雖然經裏是這麼講，但是經的言外之意要研究，經裏講的都是釋迦牟尼佛當

面親自來教，現在釋迦牟尼佛已經不在世間了，我們在娑婆世界自修，你自修能成就嗎？自修當生不能成就的，那要經過多少生、多少劫，再遇到佛就可以。所以一定要要求往生極樂世界，那快得很。下面經文在第一九〇頁第四行，我們看看：

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等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於往劫。於此界中。有佛出世。名日月燈。我得親近。聞法修學。佛滅度後。供養舍利。然燈續明。以紫光金塗佛形像。自爾已來。世世生生。身常圓滿紫金光聚。此紫金光比丘尼等。即我眷屬。同時發心。我觀世間六塵變壞。唯以空寂修於滅盡。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。我以空法成阿羅漢。世尊說我頭陀為最。妙法開明。銷滅諸漏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法因為上。

「摩訶迦葉」，「摩訶」是大的意思，那時跟釋迦牟尼佛學佛的弟子有好幾位迦葉，為了辨別這個迦葉跟別人不一樣，加「摩訶」兩個字，就是大迦葉，「及紫金

光比丘尼等」，紫金光比丘尼是摩訶迦葉在家（還沒出家）時的夫人，後來夫妻兩人同時發心出家，所以他跟紫金光比丘尼「即從座起」，從他們自己的座位起來。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這經文跟前面一樣的。大迦葉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叫大飲光，飲光是身上含著很多光，叫大飲光，身光比別人都好。他說「我於往劫」，「往劫」是以往很多劫數以前，「於此界中」，在娑婆世界，「有佛出世」，那時有一尊佛出世，「名日月燈」，名字叫作日月燈佛。日月燈的意義：日是太陽，能夠照明白天，月在夜間能照明，除了白天的日光、夜間的月光，還有燈光，由三種光代表那尊佛的智慧，可說是普遍照世間的。「我得親近」，我那個時候能夠親近日月燈佛，「聞法修學」，我從那尊佛聽佛法，不但聽，還要修，聽了之後，接著就修行，就是「修學」。「聞、修」都是學，跟著日月燈佛，一方面求解、一方面實行，跟他學。「佛滅度後」，日月燈佛滅度了，不住在世間了，「供養舍利」，摩訶迦葉說，佛不住世的時候，他供養佛的舍利，每尊佛不住世間，都把舍利留在世間。除了供養舍利，還「然燈續明」，用這個燈、點那個燈，使光明繼續下去，這樣供養佛。「以紫光金塗佛形像」，還用紫金光來塗佛。這是講「自爾已來」，從那個時候，「世世生生，

身常圓滿紫金光聚」，他的身體每一生、每一世都是圓滿的紫金光聚合起來，所有的紫金光都聚集在他身上。「此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我眷屬」，這位紫金光比丘尼是我的眷屬，「同時發心」，我們同時發心。

先講他們的因緣，有本傳記，書的全名叫《付法藏因緣傳》，也是經，講付法藏，「付法藏」是交付佛法的意思。根據《付法藏因緣傳》裏講，古時候有尊佛叫毘婆尸佛，當佛滅度之後，佛塔裏供著毘婆尸佛金裝的佛像，後來佛的金身壞了一塊，那時有個貧窮的女子，她自己很貧窮，就向外募了很多錢，找一個可以替佛修補金身的師傅，請他把佛身修補起來，那個師傅也很歡喜，他們兩個有這樣的因緣，把毘婆尸佛的佛像恢復得很好，於是這個貧窮女子跟那個修補佛像的師傅，兩個人發願就結了夫妻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生生世世，或者人間、或者天上，既是夫婦，身上又有紫金光聚，這是一段因緣。在那個時候，大迦葉跟紫金光比丘尼同時發心，把佛像的金身修補好了；現在到了釋迦牟尼佛的時候，在出家之前，他們兩個是夫妻，遇到釋迦牟尼佛，夫妻兩人又同時發心來出家，所以「同時發心」包含兩個意

思。

下面他講：「我觀世間六塵變壞」，我觀察這個世間的六塵變壞了。本來他是講法塵，法塵為什麼叫六塵呢？所謂法塵，就是五塵落下來的影子，比如眼睛看見色，色塵是外面的，正當你眼看色塵，那是色塵，當你不看的時候，那個色塵留下來的印象叫影子，就成為法塵。眼對色塵、耳對聲塵，無一不是如此，五塵（色聲香味觸）保留下來的影子，成為第八識裏的種子（法塵），再由第七識相對，就是第六識的分別。因此講法塵的時候，連帶六塵都講。他說，我觀察世間的六塵變壞，沒有那一個塵不是變壞的，任何一塵，色聲香味觸，連同法塵，都是生生滅滅，沒有一個塵不是虛妄的，最後都壞了。「唯以空寂修於滅盡」，六塵都變壞了，變到最後，不執著那個生滅的假相了。不要著那個假相，然後他見到空寂的真空，就藉著這個空寂的境界來修滅盡定，「滅盡」是滅盡定。什麼是滅盡定？小乘證到三果的地位，當然大菩薩也可以，最低限度，要證三果以上才能入滅盡定。入了滅盡定，第六識的心，第六識可以控制住、不起來，還有第七識一半，不要起來。第七識有染污的

部分、有清淨的部分，染污的部分不起現行，清淨的部分保留，所以入了滅盡定的時候，「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」，入了滅盡定的時候，他的心、他的身體可以延續，度過一百、一千劫那麼長久的時間，在他本人來講，就是一彈指那麼短暫。在我們凡夫眾生看起來，好像是百千劫那麼長久，就他來講，不過一彈指那麼短暫而已。

「我以空法成阿羅漢」，「空法」是把法塵滅掉，有法塵在，他不會證果的，滅了法塵，證到阿羅漢果了。證阿羅漢果還有法執，大菩薩就是破法執。「世尊說我頭陀為最」，大迦葉是修頭陀行，頭陀行是什麼呢？就是修苦行。比如說他只能在清淨的地方，不要在喧亂的地方修行，日中一食，而且有十二種，十二頭陀是修苦行的。他最能修這個頭陀行，「妙法開明」，「妙」是微妙，「妙法」是最微妙的法性，能夠開明出來，能夠開悟這個，徹底明瞭如來藏。「銷滅諸漏」，「諸漏」是一切的煩惱，一切都消除了。

大迦葉在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入了滅盡定，釋迦牟尼佛叫他：你在雞足山入滅

盡定，我的法滅了以後，你一直等，到彌勒菩薩再到這個世間來成佛的時候，你把我的衣鉢傳給他。所以現在他還在雞足山上，在那裏入滅盡定，等到彌勒菩薩來成佛的時候，交付釋迦牟尼佛的衣鉢給他。後面講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法因為上」，釋迦牟尼佛要問圓通，他說「如我所證」的，是從法塵，以法塵為因，從這裏得了圓通的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第一三九講

阿那律陀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出家。常樂睡眠。如來訶我為畜生類。我聞佛訶。啼泣自責。七日不眠。失其雙目。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。我不因眼。觀見十方。精真洞然。如觀掌果。如來印我成阿羅漢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旋見循元。斯為第一。

學習佛法首先要求其了解、明瞭佛法的理論，然後要研究修行的方法，解、行兩者是佛法兩大要點。這部經前面一大部分就是解，已經講過，我們現在研究正式講怎麼修持，就是行的工夫。修行就這部經來講，佛問在楞嚴法會上大弟子們，當初他們從那個法門修成功證到圓通？這裏講圓通一共有二十五法門，就是十八界加上七大，合起來二十五。換句話說二十五圓通就是十八界、七大，每個法門都能證到圓通。最後講完之後，讓在會的大眾選擇那一門最好，主要目的是在此。在這以前，十八界之中講的六塵，前面就講六塵——色聲香味觸法，每一塵，只要適合他修，

都可以得到圓通，六塵已經講過了。剛才開始念的這一段就講五根，先講眼根。

請看經文：「阿那律陀，即從座起」，「阿那律陀」是佛的一位大弟子，他從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然後向佛頂禮，頂禮佛足是對佛行最高最敬意的禮節。「而白佛言」，頂禮之後，就稟告佛說：「我初出家」，我當初跟佛出家的時候，「常樂睡眠」，就是愛好睡眠，常常容易昏沈。「如來訶我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「訶」是呵斥，用言語責備叫呵斥，呵斥我「為畜生類」，說我是屬於畜生這一類的。「我聞佛訶」，我一聽到佛這樣呵斥，「啼泣自責」，我感覺非常憂愁，憂愁到啼泣的程度，自己特別責備自己。然後「七日不眠」，「七日」是七天七夜，包括日夜，七天都沒有睡眠，本來他是很愛好睡眠的，經常容易昏沈的一個人，自從佛一呵斥他，他就自己責備自己，七天七夜不睡眠。既然不睡眠，眼睛就不闔了，眼睛就睜著。為什麼一個人的眼睛會眨呀眨的？眼睛眨了就表示眼睛要休息。如果眼睛一直睜著，不眨眼，眼睛就沒得休息，很容易受傷害，所以他這七天眼睛不閉，眼睛受損了，以至於「失其雙目」，兩個眼睛都瞎了，看不見了。

還有些事實需要知道一下，這位尊者阿那律陀，在這部經裏叫阿那律陀，在《阿彌陀經》裏叫阿菟樓駄，是同一個人。「阿那律陀」是梵文的音譯，按照音翻譯過來的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叫「無貧」，無貧就是不會貧窮，不是貧人，財富很多。他為什麼無貧呢？根據祖師在經裏的注解，在過去多少世以前，他曾經供養過一位證到辟支佛果的人，那個時候發生饑荒，他曾經用一碗稗飯（五穀的這種飯）來供養這位辟支佛，從此以後，就憑他這個供養的功德，生生世世，經過九十一劫都是富有的人，財富都很富有的，不受貧窮之苦，而得富貴之報，這是他名字的來源。就這一生來講，他生到帝王之家，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堂弟，可說是皇家，這是他過去的因緣。講到這一生，他是佛的堂弟，佛成道以後，他就跟佛出家。出家之後，佛在說法，他常常打瞌睡，當然就聽不進佛法，佛因此呵斥他。根據《阿含經》講，佛講了一首偈子，這首偈子不必念出來，意思就是：佛在講經說法的時候，你怎麼打瞌睡？你這樣愛瞌睡，不是一個求學的人，你就像水裏面的蚌、蛤、螺螄那一類的動物，牠們屬於畜生類，常常把殼闔起來，就像昏沈睡眠一樣，你這樣的時候，你不用心來聽法，你這一睡就像牠們一睡一千多年，聽不到佛法，連佛的名字都聽

不到。這是講他，釋迦牟尼佛講了四句，用一首偈子呵斥他，所以經文講「如來呵我為畜生類」，「畜生類」就是佛在那首偈子裏說他是蚌蛤那一類的。他聽佛這樣一呵斥，經文裏講，一方面啼泣表示懺悔，再一方面自己非常責備自己，七天七夜不睡眠，精進勇猛地用工夫，因此雙目就失明了。

我們修行的人要注意，在求學的時候，精神不振作固然不好，是個障礙，容易昏沈，比如我們在念佛、自己看書，常常容易打瞌睡，這當然不好，這是一個障礙。但是用功得太精進，太猛也不行，他聽到佛給他一呵斥之後，他就那樣用功，乾脆不睡眠了，七天七夜，眼睛就壞了。我們修道不能走極端，一定要中道，中道是恰到好處，這個道理要把握住。我們遇到任何障礙的時候，感覺這是在修法上遇到障礙，馬上懺悔，一懺悔就好，就可以用功了。

佛看他這樣一懺悔，失明了，「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」，「世尊」指釋迦牟尼佛，佛看見我的眼睛失明了，眼睛都看不清楚了，怎麼求學呢？因此佛就示我，「示我」是開示我、告訴我，就是教我，教我「樂見」，樂讀要，當好字講，愛好

看到「照明金剛三昧」，這是一個定的名稱，就叫照明金剛三昧。佛教他修金剛三昧，「三昧」就是定，入定的一個名稱，「金剛」是個比喻話，比如《金剛經》，為什麼叫《金剛經》？金剛這個東西是最堅固的，任何東西要摧毀它，摧毀不了，反過來，它可以摧毀其他的東西，拿金剛來比喻這個三昧是最好、最深、最堅固的一個定。有這種定力就好辦了，工夫到家了，這指的是「照明」，「明」是從本性裏發出來的作用，由這個定力，直接把本性裏的光明發出來，這是照明金剛三昧，世尊教他學這種定工夫。

經過佛教他修這種定工夫，他修成功了，「我不因眼，觀見十方」，「我不因眼」好懂的意思就是：我不需用眼根了。因為前面他說兩個眼睛失了明，「失其雙目」就是眼睛沒有看的這種功能，既是眼根壞了，不能看了，所以他說「我不因眼」，我不要用眼根，可以「觀見十方」，這不得了，我們普通凡夫的肉眼，只觀前面、左、右，後面就看不到，那裏能觀十方？非常有限的。他能觀見十方。為什麼呢？這是不用內在的根，眼根就不需要了，他完全憑他的性光來看的，所以能觀見十方。

「精真洞然」，「精」是後面經文講的「一精明」，精是最精粹的，明是最光明的，這個精明之體就是本性裏的那種性光。我們凡夫有肉眼、有其他的根，由這個精明之體分出來的，那就受了限制。他不用眼根，直接用精明的那個本體，所以他能夠精真洞然，「真」是什麼呢？回復到本性上去，本性是一真的真心。這裏講「精真」，有精明的真心那個光，看得洞然，把十方外面的那些種種環境看得非常清楚，「洞然」是沒有障礙。比如我們在房子裏，把門窗都關起來，這就不是洞然，外面就看不到了；沒有房屋的牆壁障礙，看得遠遠的，就是洞然，沒有障礙了。所以「如觀掌果」，看見十方的環境，一點障礙都沒有，十方的環境看起來，就像手掌當中的一個果實。這個果實，祖師注解叫作菴摩羅果，菴摩羅果是拿在手裏的。「如來印我，成阿羅漢」，因此佛就印證我，得了這種金剛三昧，從本性裏看見十方，如同看手掌裏的一個菴摩羅果那麼簡單、那麼清楚，「如來」就是佛，「印」是印證，證明我已經成了阿羅漢。

他能夠觀見十方，根據《淨名經》裏，阿那律陀自己說：我得了天眼，可以看

見三千大千世界。這是阿那律陀在法會裏告訴天人的，他得了天眼，可以觀十方，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。我們分別一下，天眼是天人的眼，生到天上就有，阿那律陀得了天眼，跟那個不同的。只要生到天上就有天眼，那個眼是報得通，報得是只要生到天上，他都有天眼，叫天眼通。像阿那律陀這個人，他還在人間，他是在人間學佛的一個人，他就憑他修持的工夫得了天眼，他跟生到天上的天人報得的天眼不相同的，這是第一層要辨別。第二層，佛有天眼，阿那律陀也有天眼，根據這部經裏也講他得的是半頭天眼。什麼叫半頭天眼？我們普通人有眼根，就用眼根來看，用眼看，他的眼根壞了，因為修金剛三昧，修成功開了天眼，開了半頭天眼，整個半個頭都開了眼睛，你看，這功用大得不得了。佛當然也有這樣的天眼，不過他跟佛有什麼不同呢？他這個天眼，就如同他自己在淨名法會裏所講的，他能夠觀察到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佛的天眼可以觀察到無數的、所有佛土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大不相同的，有這樣的分別，我們要了解一下。

他由定功開了天眼，不但天人得報天眼比不上他，就是佛一般弟子也沒有他天

眼好，所以他天眼第一，他在佛弟子當中是天眼通第一。因此他就說「佛問圓通」，佛問大家各人從那個法門得圓通，「如我所證」，例如我所證的圓通，「旋見循元斯為第一」，我是由這個得來的，由眼根壞了之後，修金剛三昧開了半頭天眼，這是第一，我從這裏得來的。「旋見循元」這句話，稍微分析一下，這是佛教他修金剛三昧的一種方法。什麼叫旋見？「見」，我們凡夫眾生用眼根看外面的色塵，用眼根對色塵才能看得見，當你看得見時，你憑什麼看見呢？當然由寄存在眼根裏的精明體——精明體，前面講「精真」，精是最精粹，真是真心裏發出來的光。但是我們凡夫眾生雖然有一精明體，從我們肉眼的眼根發出來，看見外面的色塵，受了污染，既看不明白，也受了限制，雖然還是一精明體，但是污染的。因為這個原因，他的眼根壞了，藉他眼根壞了這種因緣，我們世間的教學，講教育的說因材施教，佛正好應機說法，應著他什麼機緣，就講什麼方法。佛就因為他的眼根沒有了，教他「旋見」，「旋」是轉過來，我們凡夫的眼根就是往外看，看外面的色塵，佛告訴他：你既是眼根壞了，不能往外看，你往內看，把你見的功能就往裏面看。往裏面看什麼？普通講「迴光返照」，照什麼呢？照你自己的本性，把你見的能力回過頭

來，不看外面的色塵，只看裏面的本性，旋是回過來，叫旋見，就不看外面的色塵。

「循元」呢？你把眼見的功能回過來，不往外看，往內看，往內看就是循元，「循」當順講，順乎元，「元」是本元。前面是「旋見」，不看外面的色塵，「循元」是不用內根，不用內根，順的是什麼？順的是元，「元」指本性，真性本元。這個元字重要，我們中國文化，孔子講仁義道德的仁，仁字的左邊是人字邊，右邊是個二字；你用另外一個寫法，上面是二字，把人字寫在下邊就是元字，這個元字還是二人。拿這個來比喻，這就是從本性裏發生出來的。所以《易經》裏的乾坤二卦，乾卦的卦辭就是「元亨利貞」，第一個字的卦德就是元字，乾卦是一片光明的，這片光明就是本性裏出來的。元亨利貞的元，這個明是從本性裏的明出來的，所以這個元，循元，你就順乎本性的光明。「旋見」是不用外面的色塵，「循元」是不用內根，而是直接順乎本性的性光。你順乎本性的性光，性光是什麼呢？我們念佛，念阿彌陀佛，「阿彌陀」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無量光就是性光出來的，無量光是沒有障礙的，可以照見十方沒有障礙。「旋見循元」是佛教他修金剛三昧，證到本性的

方法。這是以眼根用工夫證到圓通，下面是用鼻根，經文先念一遍：

周利槃特迦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闕誦持。無多聞性。最初值佛。聞法出家。憶持如來一句伽陀。於一百日。得前遺後。得後遺前。佛愍我愚。教我安居調出入息。我時觀息微細窮盡。生住異滅。諸行剎那。其心豁然得大無礙。乃至漏盡成阿羅漢。住佛座下。印成無學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反息循空。斯為第一。

周利槃特迦在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之中，是最癡最愚笨的人，但是你看看，在《阿彌陀經》裏，他也在彌陀法會裏，佛法三根普被。「周利槃特迦，即從座起」，他從他的座位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這跟前面意思一樣，他稟告佛說：「我闕誦持，無多聞性」，「闕」是欠缺，就是我缺少誦持。「誦持」是什麼？我們讀書、研究經，看經或是看書的時候，能夠把它記誦下來，看過之後就能記得住，這叫誦持。誦是背誦，經文最好能夠背誦，長經當然作不到，比如《彌陀經》，短經短短

的，都可以背誦，背誦之後就持，你照經文來修，就是誦持。他說，我欠缺誦持，「無多聞性」，我沒有多聞這種能力。「最初值佛」，當初開始遇到佛的時候，「聞法出家」，聞佛開示佛法，我出了家。出家當然是學佛法，「憶持如來一句伽陀」，佛教他學一句偈子，一首偈子四句話，他先學一句，一句一句地學，學一句伽陀，結果怎麼樣呢？「於一百日」，學了一百天，四句偈是什麼呢？「伽陀」就是偈子，四句話，每一句七個字，他學了一百天，「得前遺後，得後遺前」，記得前面四個字，後邊三個字忘記了，得了後面三個字，前面四個字又忘記了，「遺」是遺忘，記得前面就忘記後面，後面記得，前面又忘記了，這是得前遺後、得後遺前。你看看這個人，四句偈先學一句，七個字學了一百天，這一百天是誰教他的呢？佛派了五百個羅漢，還不是普通人教他，證了果成了羅漢，叫五百個羅漢來教他，結果學了一百天，得前忘後，得後忘前，你看這個人愚到什麼程度了。

他為什麼這樣愚癡？這是有因緣的，他的名字不必講了，周利是他哥哥的名字，槃特迦是他自己的名字，兄弟兩人都是他母親在路邊生產的，哥哥叫大路邊，

弟弟叫繼道，繼續在路邊生出來的，周利槃特迦是大路邊的弟弟，這是名字的來源。他所以這麼愚笨，在過去世，他是個大法師，過去在什麼時候呢？在迦葉佛的時代，他是一個三藏法師，經律論三藏都通，他也有五百多個弟子。這樣的大法師，當然經律論都通，學問、修持都好，但是有一層，吝惜自己所知道的佛法，不輕易教人家。就像現在有些當教師的人，自己要留一點點，不完全告訴學生。他有這個關係，後來就得了這種報應，經過多少時間，這種愚癡，聞法也好、學世間的學問也好，他都學不進去，懵懂，就是過去不肯全心全力地教人家，得了這種報應。

當然他過去有善根，所以這一生遇到釋迦牟尼佛就出家了，出家之後，你看「得前遺後，得後遺前」，七個字，前四個字念熟了，後三個字忘記了，記得後三個字，前四個字又忘了。你說這怎麼辦呢？他哥哥也出家，看他這個樣子，怎麼能夠出家學佛？乾脆叫他回去。就告訴他：你還俗好了，不用學了。他聽哥哥說要他回家，不要出家了，他就哭起來，不肯回家，他跑到大樹旁邊要自盡，學佛不成，乾脆死了算了。可是這棵樹是佛變化出來的，當他正好把繩子往樹上一搭的時候，佛就化

成一個樹神來呵斥他：你學不好，你哥哥讓你回去，你就這樣自盡，這可不是辦法。佛就把這段原因告訴他，告訴他過去什麼因緣，然後佛說：你不用著急，雖然你哥哥叫你回家，但是你可以繼續出家，在我這裏學，我另外有辦法教你，讓你能夠學成功。既是這樣，他就繼續跟佛來學佛法，佛教他什麼呢？四句偈每句七個字，你學不好，我只教你兩個字，你會不會持？兩個什麼字呢？就是掃地用的掃帚，掃帚兩個字你應該記得住，你練習練習。佛教他持誦「掃帚」，周利槃特迦就持誦掃帚，開始的時候也不容易，記了掃，帚忘記了，記了帚，掃又忘記，費了很多時間，才把這兩個字念熟了。念熟之後，佛又換兩個字，掃帚換成除垢，教他持「除垢」兩個字，他就從除垢這兩個字開悟了。這是小悟，還沒大悟，既然他從這方面有效果了，然後佛再告訴他另一個更有效的辦法，讓他用鼻子數息，用那個方法教他學，這就是後面講的「佛愍我愚，教我安居調出入息」，「調」是調節、調理，調理鼻子一呼一吸——出入息，用這個工夫。

「息」是什麼？我們普通人講的一呼、一吸，真正研究起來，我們鼻孔的呼吸，

很粗的時候，出來有風，很粗的，風就吹出來了。風停止住了，或者鼻塞不通了，又是一種狀況。這個氣流一阻隔起來，就發生喘了，有種種現象。這個息沒有上面那些現象，很微細、很順暢的，氣息調節得很好，叫作息，息就是從鼻根裏有出入，很順暢地來回那種出入、那種氣息，教他在這上面下工夫。

他就報告佛說：「佛愍我愚」，佛憐愍我這樣愚笨，「教我安居」，佛教我找個地方安居下來，安居在一個地方。為什麼安居呢？你的身體、心理能夠安居下來，然後才好用工夫。安居之後，「調出入息」，你就調節從鼻根裏出來的氣息、吸進去的氣息，叫出入息。佛這樣告訴我的時候，「我時觀息」，我在那個時候就觀察自己的出入息，觀察到「微細窮盡」，由粗淺的觀察到微細的，微細之後，到窮盡了，把出入息看到究竟了。看到究竟怎麼樣呢？「生住異滅，諸行剎那」，「生住異滅」是四相，一切有為法的四種相。「諸行剎那」，「諸行」就是生住異滅，種種有為的生滅的那些，「行」是遷流不息，流行，世間萬物都是行。我們看見高山不動，怎麼不動？我們平常肉眼凡夫感覺不到，實在是時時刻刻在動。我們要突然的變化才感

受到，沒有突然的變化，經常性地動，我們感受不到。比如大地震一震的時候，山都移動了，大家才知道這動了。平常的動，我們就沒感受到。實際上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在動，這叫作行。諸行的行，剎那剎那的，什麼叫「剎」？最微細、最短暫的時間計算單位，叫作一剎那。什麼叫作一剎那？我們一念之中就有九十個剎那，每一剎那之中，有多少生滅？九十九個生滅，有的講得更多，九百個生滅，這是經典裏講的，各處講的不同。別說九百個，就是九十九個生滅也不得了。我們一念中，我起了一個念頭，一個念頭之中就有九十個剎那，一個剎那之中有九十九個生滅。所以這個諸行，一切有為生生滅滅的法，就是剎那剎那地在生滅，他觀察到微細的這種生住異滅，都把它觀察到窮盡了，那個工夫用到家了。

「生住異滅」四個字，稍微注意一下：一件東西原來沒有的，藉著因緣生出來，生出相來叫生；暫時維持一個現狀叫住；維持不到好久就變化了，叫異；變化到最後就沒有了，滅了。生住異滅，萬法都是這樣，這種生住異滅的現象，用在我們人的呼吸、用在念頭裏面，一個生住異滅，簡說就是一個生滅。我們這個念頭、這個

呼吸，一個念頭裏有九十個剎那，一個剎那裏有九十九個生滅，講更多的話，有九百個生滅。他這樣觀息，數出入息，能夠把生住異滅、剎那剎那無常的法，都能觀、都明瞭。觀到最後，這些現象都沒有，觀察到統統消失掉了。

再講「觀息微細窮盡」，由粗淺到微細，細到窮盡，沒有了，然後「其心豁然得大無礙」，這不得了。他的心豁然開朗，真心出現了。前面那個「息」，那些生住異滅都是假相，假相沒有滅除的話，生滅一看出來，「其心豁然」，整個開朗了，得了「大無礙」，無礙是一切沒有障礙，真心出現了。「乃至漏盡」，一切有為法都叫有漏的，有漏法都盡了，成了阿羅漢。這時「住佛座下」，在佛座下，蒙佛「印成無學」，佛就印證我成了無學，成了無學就證阿羅漢果。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」，佛問：從那個得了圓通？如我所證的，「反息循空，斯為第一」，「反息」就跟前面迴光返照一樣，把這個息觀空了，回過頭來，就是往內邊觀自己的自性，「循空」是循乎自己的真空。息，數息數息，數息到了滅盡，就循到自己的真空本性，這是第一，我得了這個圓通法門。這是從鼻根，由數息得了圓通。

第一四〇講

憍梵鉢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有口業。於過去劫。輕弄沙門。世世生生有牛舐病。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。我得滅心。入三摩地。觀味之知非體非物。應念得超世間諸漏。

講選圓通法門，就是講二十五圓通，二十五圓通先從六塵開始，六塵前面講過了，現在講五根，前面講眼根、鼻根，剛才讀的這段是講舌根，由舌嘗味道，從舌根方面能夠悟到圓通法門。從舌根入圓通的這位尊者是「憍梵鉢提」，這個時候他「即從座起」，從他的座位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這跟前面講的意思一樣，「而白佛言」，然後稟告佛說：「我有口業」，由口造的業，叫口業。什麼口業？「於過去劫」，一個劫的時間很長，過去劫我曾經「輕弄沙門」，「輕弄」是拿來開玩笑，「沙門」是出家人，我曾經很輕視地跟沙門開玩笑，因此「世世生生有牛舐病」，從那個時候一直到後來，得了這種病，這是一種業報，報應的，這種病叫「牛舐病」。

先看「憍梵鉢提」，這是印度文的讀音，從音翻譯過來的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，就叫「牛伺」，就是他自己講的「生生世世有牛伺病」。什麼叫牛伺？牛是反芻動物，牠在外面吃草，先把草儘量吃進去，沒有吃到胃裏去，牠有一個地方儲藏，等到吃完以後，再反芻，慢慢嚼，是這種情況。還有，不是把草吐出來慢慢嚼，不是吃草的時候，牠的口也是在虛嚼，牛的嘴就等於在吃草一樣上下牙齒在那裏嚼，等於吃東西一樣嘴巴在那裏動個不停，這叫牛伺。他為什麼有這種病呢？憍梵鉢提的口就跟牛不在吃東西的時候，那個口還是等於在吃草一樣虛假地在嚼，這看起來很不雅觀，這是一種病態，所以叫作牛伺病，他自己也說這是他過去造的口業。

造什麼口業呢？在過去劫的時候，他曾經輕弄過沙門，在印度，凡是出家修道的都叫沙門，他在過去劫拿沙門開玩笑。那個沙門是個老比丘，受過三壇大戒的老比丘，老比丘年紀老了，老年人牙齒沒有了，沒有牙齒吃東西是很困難的，他嘴裏慢慢地用牙根吃軟的食物，慢慢地嚼，那個慢慢嚼就跟牛在虛嚼的狀況差不多，那位老比丘在吃東西的時候，憍梵鉢提就拿他開玩笑。他說：你就像牛在吃草一樣。

笑話他，拿他來開玩笑，不尊重人叫作輕弄，可是他不曉得那個老比丘不是普通人，已經證到四果羅漢，他馬上告訴憍梵鉢提：你犯了口業，造了口業，你趕快懺悔。老比丘這樣告訴他，他當下就懺悔，那個懺悔不是我們現在普通作了錯事的懺悔，有口無心的懺悔沒用。憍梵鉢提一聽老比丘說自己已經證了四果，他是證果的羅漢，得了羅漢道，這樣告訴他，叫他懺悔，他心裏恐怖了，趕快就懺悔。若不懺悔，那個罪報不得了。雖是懺悔，還有餘下來的業報，所以到後來，生生世世，他的口吃東西，或是平常不吃東西，他的口就像牛吃草一樣，上面牙齒、下面牙齒，兩邊上下地嚼東西，這叫牛舐病。

當然他過去有善根，這一生遇到釋迦牟尼佛，跟佛出家，佛看他這個樣子，恐怕別人來笑話他，別人笑話他，別人就造口業，釋迦牟尼佛為了避免世間一般人造口業，就叫憍梵鉢提住在天上，在天上受天人供養。天上的人當然知道，不會像我們世間人這樣隨便、不了解因果，所以叫他住在天上。天人比我們人道眾生好，除了有天眼以外，還有宿命通，知道這個因果。現在釋迦牟尼佛在楞嚴法會，他從天

上來，當佛問到二十五圓通的時候，他就以舌根入圓通來答覆釋迦牟尼佛的詢問。

前面那段，憍梵鉢提說他過去造的口業，然後受到業報這種因緣。下面他說：「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「示我」，開示我，教我一個法門，教我什麼法門呢？「一味清淨心地法門」，這叫清淨心地，這個清淨心地是一味清淨心地。什麼叫一味清淨？普通人用舌根嘗味道，這個味道很多，就我們中國來講，分成五種味，大略分成甜、酸、苦、辣、鹹五種味道。我們普通人舌根嘗味道，一嘗到苦味道，就知道是苦的，一吃到甜的或是辣的，就知道這是什麼味道。要問：你怎麼知道這個味道？舌根沒什麼分別，分別就在第六識，第六識是虛妄分別心。所以當我們舌根一嘗到外面的味道，吃食物的時候，第六識跟著就起作用，第六識是分別，分別這是什麼味道。現在講一味清淨，「一味清淨」是釋迦牟尼佛教他從舌根上用功，用工夫的時候，不要分別甜酸苦辣鹹這些味道，這些味道都是虛妄不實、生滅的。要怎麼分別呢？不要用虛妄分別心，就是不要用第六意識，要反過來，體驗自己內在的根性，藏在舌根之中的本性，要得到那個根

性，性是一味的，這個味就代表本性上的一味，這一味是清淨的。所以佛開示我，教我學一味清淨心地法門，這一味就使我們的心地都清淨了。我們凡夫的妄心絕不清淨，污濁得很，得到一味，心地就清淨了。這個一味清淨心地，用什麼方法來學呢？這個法門是從舌根來修，放棄那些虛妄不實的、凡夫所分別的味道，要向本性之中求真味，真味就是一味。

佛告訴我這個心地法門，「我得滅心，入三摩地」，「我得滅心」是我修了這個法門，我就能夠得到滅心，「滅心」，第六識的分別心（第六識最壞就是虛妄分別），把第六識的分別心滅掉，不讓它起作用。「入三摩地」，「三摩地」是大定，入了大定的時候，才能得到一味清淨心地。這是講由於佛教他這個法門，讓他把第六識分別心滅除，不用第六識分別心，而得三摩地，得了正定。得正定的時候，才能得到一味清淨心地，才能入圓通法門，得了圓通。

下面這幾句講他這個法門怎麼修，「觀味之知」，他就以舌根來修，舌根是嘗味道的，嘗味道是由第六識來辨別，分別這個味道，「觀」是觀察，他首先觀味之知，

觀察、知道食物各種味道的這種知，「知」是知覺，知道這是什麼味道。他首先觀察「知」，這個知覺的能力，知道這是甜的、這是苦的，「觀味之知」是能夠知道各種味道的這個知的能力。這個知從那來的？「非體非物」，非體的「體」指舌根，知味道的知「非體」，不是從舌根的體生出來的。食物不到舌根，你的舌根不接觸食物，比如沒有這塊糖接觸你的舌根，你的舌根就不知道這是甜味道。假如你的舌根本身能夠生出知，就是沒有糖，你的舌根應該生出「知」，哦，這是甜的，事實上不如此。這就證明：知味的知，不是生在舌根的體上。「非物」，「物」指食物，味道就在各種食物上面，比如辣椒是辣的、甘蔗是甜的，這些味道都在各種食物裏嗎？這些味道都是食物生出來的，也不然，沒有舌接觸，這些食物的味道誰知道？誰知道這是甜、是辣、是苦的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就證明這個知不是生在食物上面，所以非物。他這樣研究，這兩句，首先觀察「知」在他的身體以內，在舌根上面，他應該能夠嘗味道，首先一定要有知覺，有知覺才能夠知道這是什麼味道；再來，他就研究，能夠知道各種味道，這個知的能力究竟在那裏？在舌根上面？還是在食物上面？他一研究，不是從舌根上面生出來，也不是在食物上生出來。

他這樣一觀察，研究結果，這個知味道的知，既不是生於舌根，也不是生於各種物體，「應念得超世間諸漏」，「應」當隨字講，「應念」是隨著念頭，這個念頭是什麼呢？「非體非物」，這個念頭一辨別清楚，這個「知」性，不是來自體，也不是來自各種食物。既是這樣，就不像我們凡夫眾生貪味道，貪味道就執著外面各種食物。不貪外面食物的味道，內在的舌根也就不起作用了，把內根、外塵都脫離了。《楞嚴經》後邊有句重要的話：「迴脫根塵」，「迴脫根塵」就是內根、外塵都不需用，必得脫離內根、外塵，然後才能明心見性，才能證到本性。所以他一研究這個，必得覺悟之後，這個清淨念頭，應著妄念一除的時候，淨念就起來，就是應念。隨著這一念就能超越「世間諸漏」，世間一切有漏法、生滅法，一切種種的煩惱，這就超越了。

內脫身心。外遺世界。遠離三有。如鳥出籠。離垢銷塵。法眼清淨。
成阿羅漢。如來親印登無學道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還味旋知。斯為第一。

這是接著前面「得超世間諸漏」講的，怎麼超越世間諸漏呢？超越世間諸漏就得了真常，本性就出現了，下面就解釋這個原因。「內脫身心」，「身」是身體的五根——眼耳鼻舌身，五根都在身上，舌根當然在身上，「心」就是識——虛妄分別的妄心。內為什麼能夠脫離身心呢？前面他觀察的結果，這個能知的作用，不是舌根上面生出來的，由於領悟這個事實，所以他內脫身心。「外遺世界」，由於前面他領悟到知的功能不是生於食物上面，所以對於外面的器世間，那個味塵等等，「遺」是脫離，把它遺棄了，遺棄了外面的世界器世間的世界。這是因為前面他知道「非體非物」，所以在這裏說「內脫身心，外遺世界」，身心是虛妄的身心，我們的色身，這個身體是假的，隨時在變動，我們一天不吃東西，身體就不能維持，不喝水，就口渴得不得了。要有那些東西，這樣身體才能維持住，那些東西稍微變動一下，身體就出問題，所以這都是假的。至於心理，這個虛妄的心理也是無常的，心的念頭，一個念頭、一個念頭在那裏變化。內脫身心的時候，這個虛妄、生滅的身心就脫離了，脫離虛妄的身心就得到真性，真心就顯出來，本性就顯出來。外遺世界的時候，外面的塵就離開，就放棄掉，不要了。為什麼一定要外遺世界呢？有世界、有塵，

就污染我們的心地，真能放棄器世間那些東西，心就不受污染，心就清淨了。所以這樣內脫身心、外遺世界，就「遠離三有」，「三有」是三界的別名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六道就在三界之內，遠離三界就是出了三界，出三界就是出了六道，六道輪迴就沒有了。

為什麼能夠遠離三有？遠離就能出三界嗎？就因為我們執著虛妄的身心，有虛妄的身心，就對外面攀緣那些假東西——色聲香味觸那些塵，塵是污染我們的，要遠離這些。所以有生死、有六道、有三界，就是這些假東西造成的，我們生死凡夫自己造成這些東西，一離開、一遺棄，三界就出去了。出去之後，「如鳥出籠」，這是比喻話，我們在三界之內，就是在六道裏生死輪迴，離不開，就像鳥被關在籠子裏出不去，遠離三有就是出了三界，就像鳥出了籠子。鳥被關在籠子裏是不舒服的，不得自由，我們眾生在三道裏面，生死不能自由的，每一次死，每死一次多麼痛苦，自己臨死的那一剎那多麼痛苦。自己不知道多恐慌、害怕，不知何去何從，太痛苦了。家人、親戚、朋友，一般人對亡者的同情也是痛苦不堪。每次死都是如此。我

們多生多劫以來，壽終正寢的也有，不是壽終正寢，天災人禍死亡的也有，這些過去，我們都忘記了。過去忘了沒關係，現在眼前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這次大地震死了多少人？我們過去生，多生多劫以來沒有遭遇過嗎？當然遭遇過，連地獄都去過，何況這個。但是我們凡夫眾生忘了，忘得乾乾淨淨的，還在這個籠子裏。現在了解，這位尊者能夠研究這個，就像鳥出籠，出了三界，鳥一出籠，天地多麼寬，牠要飛到那裏就飛到那裏，多麼自由自在。這是比喻話，一出了三界，生死假相，生死就沒有了，所以真正得了自由——如鳥出籠。

下面說：「離垢銷塵，法眼清淨，成阿羅漢」，這是說垢也離了、塵也消滅了，「垢」是什麼？就如我們凡夫眾生的情識，就是識，我們的識就是虛妄分別的識心，有識就有情，這是情識。這種情識都是自私自利的，只顧自己，看不到別人，好一點的，能夠同情別人，總之，自己的一部分不會放棄的，這叫我執。任何凡夫我執沒有的話，那不得了，他就證果了。只要沒有證果，都有我執。所以我執這個情識跟智慧不同，智慧是公，大公無私，平等的；情識是私，自私的，這就是垢。情識

就是垢，就是污染的，也就是說我們任何人都有我執，我執就是一種塵垢，這個垢把我們的心染壞了。「塵」是什麼？怎麼來的？這部經前面講，我們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有無明，才有三細六粗那些妄想心，有那些妄想心，想著想著，無中生有，想相出來。所謂塵，就是一種想相，本來沒有什麼東西，你心裏一想，那種假相就出現了。我們不懂什麼叫作想相，經裏就說「夢幻泡影」，我們人人都有作夢的經驗，夢裏那個夢境純粹是子虛烏有，完全是假的。但是作夢就是由我們的識心，我們想相，夢裏的心在那裏想相，想出一切山川景物、一切人事都非常現實的，那都是塵，想相叫作塵。所以研究佛法，你要覺悟什麼呢？覺悟這些塵，整個山河大地都是我們想相出來的。

全世界有六大板塊，科學家說，地震是因為六大板塊對流發生的熱量要釋放出來，實際上那些板塊是凡夫眾生共同的心理想相出來的。在太平盛世，大家是正常的心理，這個世界雖是想相出來的，它還運作正常，還風調雨順，這個大地運行得很正常。在亂世，大家的心理就亂糟糟的，只有自己，沒有他人，所以板塊互相激

盪，就等於我們一個人那個亂心出現，在亂發的話，心理一直熱躁，悶在那裏就要往外發，這些都是塵。你一覺悟，當下自己要把心理平下去，你要解除外在的天災人禍，天災人禍都是共業，有大影響力的人物，他可以把這個共業帶到危險的地方，粗淺地講是天災，再進一步帶到戰爭人禍的邊緣去，是這麼來的。你了解心法的時候，要「離垢銷塵」，你在心理轉，要怎麼離垢銷塵？你知道這個塵是你想相出來的，既是想相出來的，你心裏就把它打消，你自行就打消。要離垢銷塵，內在的情識、那個妄想心要離開，外在的塵，整個外面器世間都是塵，我們自己想相出來的，要把它消滅掉。

這樣一離垢、一銷塵，「法眼清淨」，在五眼當中，「法眼」是大菩薩的眼，大菩薩要度化眾生的，他的眼叫法眼，世間萬法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法眼「清淨」，他證到本性了，本性的智慧出現了，要得到法眼清淨，就要離垢銷塵。他法眼清淨了，「成阿羅漢」，這樣才能成阿羅漢。「如來親印登無學道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佛親自印證他，他已經登上無學道了，「登無學道」就不必再學了，已經畢業，

統統學會了。「無學道」當然指的是阿羅漢，可是這個阿羅漢不是小乘的阿羅漢，是大乘菩薩的阿羅漢，地位很高的，他登上無學道。

下面是結論：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還味旋知，斯為第一」，他說佛問各人從那個法悟到圓通，「如我所證」的，「還味旋知」，就是不分別世間的各種味道，回過頭來，返妄歸真，還這個一味，由根返回到本性上的一味清淨之心，這叫「還味」。「旋知」呢？一般凡夫就攀緣外面的塵，現在不攀外面的塵，旋過來，回過頭來，不攀緣，「旋知」是回過頭來求其清淨的真知。觀味的妄知——虛妄的知覺，讓他回過頭來，開發真知，證到本性。證到本性就是前面講的，要證阿羅漢怎麼證的？無明也破了，真正證到法身了，他是這麼來的，「斯為第一」。

上面是從舌根入圓通，下面是用身根悟的圓通法門，經文先念一小段：

畢陵伽婆蹉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發心從佛入道。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。乞食城中。心思法門。不覺路中毒刺傷。

足。舉身疼痛。我念有知。知此深痛。雖覺覺痛。覺清淨心無痛痛覺。

「畢陵伽婆蹉」是印度文的讀音，翻成中國字，意思叫作「餘習」，餘是餘留下來，習是習氣，他是什麼習氣呢？因為這個人在過去五百世的時候，曾經是婆羅門，在印度，婆羅門很尊貴，他生在那個家裏，是婆羅門的種姓，所以他的性情很傲慢。他家裏當然使用僕人，有個女傭，他叫她小婢，婢是女僕，他這一生出家修道，當時那位女僕成了恆河的河神，他要過恆河的時候，河水很深，他過不去，他就叫恆河的河神：小婢，妳把恆河水開一條路出來。河神看見他是個有道的人，就開出了一條路，讓他過去了，但是河神不高興，就稟告佛：這個人怎麼這樣傲慢，我現在已經是河神了，他還叫我女傭人。釋迦牟尼佛就告訴他：你趕快向這位河神道歉。他就向河神道歉說：小婢啊，我來向你道歉。要向河神道歉，還叫他小婢，大家都覺得很好笑。後來釋迦牟尼佛就向大家解釋，這個人並不是故意的，這是餘習，餘留下來的習氣。他傲慢，不是有意的傲慢，他是餘下來的習氣，所以名字叫畢陵伽婆蹉，名號是這麼來的。

「即從座起」，他就從座位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他向佛頂禮之後，稟告佛說「我初發心」的時候，那時發心「從佛入道」，跟佛來學道。剛入道的時候，「數聞如來」，「數」是屢次，「如來」是佛，不止一次聽到佛「說諸世間不可樂事」。世間不可樂的事情很多，比如苦，世間一切是苦的、萬法皆空、無常等等，就是四諦法門的苦諦，剛開始學佛都要學的，不了解世間的種種苦，誰願意離開三界？必得把世間種種苦的狀況、苦的事實了解了，必得要離苦得樂，你想離苦得樂，才肯發心學佛。必須了解這個苦，所以他從佛入道的時候「數聞」，就是多次聽到佛說這些世間的不可樂事情，就是說那些苦惱的事情，讓他了解苦諦。我們這個世間的確是苦，升官發財、當大皇帝，都是痛苦的事情。現在是競選，競選各級的民意代表，競選上來，他的心思一天也閒不下來，苦得很。比我們這些人都苦，他自己還不知道呢。必須了解這個，才能真正學佛。

他聽到佛說那些世間不可樂事，說那些苦事情，他「乞食城中」，佛的制度都要到城裏乞食，到城中乞食的時候，「心思法門」，他心裏就想著修苦諦，佛告訴他

這個法門，他的心理在道上面，心裏想著道，心心在道，所以心思法門。這時候「不覺路中」，不知不覺之中，在路上「毒刺傷足」，他心思在想，走路的時候，心不在路上，無心之中，不知不覺被路上的毒刺（刺上有毒）刺傷了他的腳。「舉身疼痛」，一刺上腳，這個毒發到全身，「舉身」就是全身，整個身體就疼痛起來了。全身都痛的時候，他就用工夫了，用功的機緣到了，他說：「我念有知，知此深痛」，他就研究了，我全身為什麼痛呢？我念的「念」就是在研究，我在觀念、在觀察、在研究，我就知道，「有知」，有個能知的，有個知覺，有知覺才知道自己這個深痛。「雖覺覺痛，覺清淨心無痛痛覺」，正在覺痛的時候，我雖然知道有個能知的，知道這個深痛。但是知道深痛，能覺的這個覺痛，這是虛妄的覺，而我覺清淨心，這個覺是本覺，本覺的清淨心「無痛痛覺」，實在沒有一個痛能夠痛到本覺的。

我又思惟。如是一身寧有雙覺。攝念未久。身心忽空。三七日中。諸漏虛盡。成阿羅漢。得親印記。發明無學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純覺遺身。斯為第一。

「我又思惟」，我又研究，「如是一身」，像我這個身體，「寧有雙覺」，「寧有」是安有、何嘗有，何嘗有兩個覺？兩個覺，一個指「雖覺覺痛」，雖覺的「覺」，上面的覺是「知覺」，凡夫的知覺，那個虛妄的知覺——有了虛妄的知覺就覺得痛。另一個指「覺清淨心無痛痛覺」，實在沒有任何一個痛，能夠加在他的身上，那就是真本覺。一個身體，怎麼會有虛妄的覺、沒有痛覺加在本覺上的覺？沒有兩個覺。

這樣就「攝念」，我把這些妄念收攝起來，不要那些妄想了。「未久」，沒有經過很久的時間，「身心忽空」，虛妄的身體、還有一些妄心，忽然就空了，一切皆空了。「三七日中」，三個七日之中，「諸漏虛盡」，「諸漏」是一切煩惱，包括見惑、思惑、無明，「虛盡」，「虛」當空字講，空盡了，一切皆空，空到盡處了。這樣的時候，空盡了，諸漏都盡了，「成阿羅漢，得親印記」，得到佛親自給他印證、給他授記。「發明無學」，「發明」是悟到圓通，「無學」是成了阿羅漢。

「身心忽空」，就指前面身體的痛、心裏感覺痛的那種知覺，身心兩方面一空了之後，痛苦一切就免了，就從這個，他一研究，得了道。「佛問圓通」，佛現在問：

從那個法門得了圓通？他說「如我所證」的，「純覺遺身」，「純覺」是把這一切虛妄的知覺都破除了，只有本覺（清淨心）顯露出來，「遺身」是身體感覺的那些痛苦，一切都沒有了，把那個假的身體統統遺忘了。這就得了「純覺遺身」，我證到圓通法門，是從身根入道的，「斯為第一」，這是第一。

很多蓮友都知道，我們得了病，痛苦得很。一念佛的時候，念著念著，痛苦就減輕很多，到最後痛苦就沒有了，我們蓮友去助念，發現很多這種情況。他是從身根，他是用觀的工夫，我們念佛法門用念佛，佛號一提起，身根這些痛苦，一切都把它轉變了，很有大用。

第一四一講

須菩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曠劫來。心得無礙。自憶受生。如恆河沙。初在母胎。即知空寂。如是乃至十方成空。亦令眾生證得空性。

上回講五根之中的身根，現在講意根，先看「須菩提」，這是印度文的讀音，按照讀音翻譯的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叫作「空生」，空是真空，就是真空妙有的空。為什麼叫空生呢？因為他剛出生的時候，本來家裏的財產、寶物很多，他一生下來，突然之間，寶物都不見了，空了。他父親就請占卜的人來占卜一下，究竟這個小孩生下來，未來是吉、還是凶呢？占卜的一占，是大吉，不是凶的，沒有好久，家裏的寶物又出現、又恢復了，因此後來取個名字叫須菩提，就是空生的意思。因為他家裏的寶物又重新出現，也翻成「善現」，所以須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有兩個，一是空生、一是善現。在二十五圓通之中，他最初是從那個法門悟到圓通呢？他是從意根悟到這個法門的。

請看經文，「須菩提，即從座起」，前面的人講完以後，他從自己的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這個禮節跟前面一樣的。然後他說「我曠劫來，心得無礙」，我從曠劫以來，「曠」是久遠劫以來，一個劫的時間是遙遠的，我們普通人都算不出來那麼遠，何況還是曠劫，那個時間太長了。從那個時候以來，他心得無礙，他的心就得到無礙了，這個「心」指的是意根，意根無礙。意根怎麼樣無礙？根據佛法唯識學所講的，我們眾生所以有生死就是由於第七識，第七識是第六識的根，第六識叫意識，第七識是意識的根，叫意根。這個意根，有兩種執著：一個我執、一個法執，我執是執著有我相，就是把第八識的見分當作我——我相；法執是把一切有形狀的器世間（實際上就是第八識的相分），執著這個法，空不了。就是著相的。第七識就執著我相、法相，他看不明白，本來這個相都是自己內心顯出來的，他不了解，把我相看作自己，法相也不承認是自己的，外面的山河大地，他不認為是自己的相分，還把它排到外面去。這都是糊里糊塗的，他的毛病就是著了相。換句話說，第七識所執著的我相、法相不空的話，他就有妨礙、有障礙，有障礙就有生死，在六道裏生生死死的，出不去。修小乘的人，斷了見思惑，我相空了，法相沒空，

那不能成佛。要了生死、要出六道，首先要破我相，不執著我相；要想成佛，進一步，要把法相破除掉，這才能夠成就。須菩提的第六識，他的心，心指的是意根，意根是無礙了，「曠劫以來，心得無礙」，他的意根就無礙了。意根無礙，換句話說，我相、法相，開始的時候，我相就空了，意根才沒有障礙。

「自憶受生如恆河沙」，這兩句是接著「曠劫以來」，曠劫以來，時間那麼遠。遠到什麼程度呢？自己想，自己能夠記得。我們凡夫都不知道，別說曠劫以來，就是前一生，我們都記不得，他都記得，「自憶」，他自己回憶，「受生」，每一期、每一次有了生命，受了生。所謂受生是什麼呢？比如入了母胎，然後在母胎裏面，逐漸長成人的身體，然後出生，這是受生。自己回憶受生，受生的次數有多少？「如恆河沙」，印度有一條恆河，恆河的沙有多少？他受的生，一次一次受生，受一次生就像一粒沙，這樣作個計算，多得像恆河裏的沙那麼多。這是形容的話，形容他受生得那麼多。從這裏可以了解一個意思，注意「憶」字，他受生以來，像恆河沙那麼多次，他都記得。憑什麼記得？他有宿命通，死了以後又轉生，一期一期地生

死，前世又有前世，生生世世，他都沒有忘記，他過去每一生的事情，他都記得清清楚楚，沒有忘記，這是宿命通。雖然受生那麼多次，他一回憶起來，完全了解，這是講他過去曠劫以來的有些事情。

所謂得了宿命通，意根沒有障礙才可以，意根一有障礙，執著相，怎麼樣也得不到。比如我們人，我們現在是凡夫，雖然沒有到那種程度，只要我們的雜念少一點，不要想這個、想那個，我們的記憶力就比較強一點。如果我們成天想這個、想那個，記憶力就不行，就不管用，這一點要知道。再說，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得宿命通，根據聖言量，佛講的因果，我們對因果要是確實深信不疑，我們對於我們過去的事情也知道，不但過去事情知道，未來的事情，自己也知道，這一點我們要了解。

下面講這一生，「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」，他說，我這一生來到這個世界、這個人間，「初在母胎」，當初入了母胎的時候，「即知空寂」，我在母親的胎裏，我就知道空寂的道理，「空寂」包括《心經》裏講的五蘊皆空，這個理就了解了。「如是乃至十方成空」，在母胎裏即知空寂，知道自己身體、自己生命

這個正報，正報是我們這個生命的現象，這是空的，四大假合，五蘊皆空，在母胎裏就知道了。「如是乃至」，像這樣，乃至出胎以後，「乃至」是講到後來，他知道「十方成空」，「十方」是十方世界，不但我們這個世界、這個地球，凡是有形狀，成為世界的，都是十方世界，「成空」，都是空的。為什麼都是空的？都是生滅法，生生滅滅的生滅法，這個空，前面講正報，後面講十方成空是依報，依報是我們所依靠的這個世界，就是這個地球，我們所依賴的這個地球，這就是我們的依報。這個地球怎麼會空呢？一般人怎麼樣也不了解，這個地球怎麼是空的呢？生滅，生生滅滅的，這個地球從過去，多少多少年以前，逐漸逐漸形成，它有成住壞空，原來沒有，然後慢慢成了，成了之後就住，住了一個時候就慢慢地壞，最後就空了。壞的現象是怎麼壞的？有大風災、大水災、大地震，慢慢在那裏壞，壞的現象就出現了。比如我們人的身體生老病死，死還沒來，怎麼知道將來有死？那要先老，老是什麼呢？眼睛的視力不好了、黑髮變成白髮了，這都是老的現象，這就是慢慢在變，自然界如此，正報的本身也是如此。就器世間來講，有成住壞空，就人身來講，有生老病死。

「十方成空」，就是器世間有成住壞空，因為世間人不懂，中國歷史有二十五史，你看看，那個朝代沒有戰爭？沒有你爭我奪的？外國歷史也是這樣，你翻翻外國歷史，那一代沒有戰爭？這都是人禍，人禍以外又有天災，這是連帶關係。那些當皇帝的人，他們不懂地球有成住壞空的道理，根本是糊里糊塗的，他們把它當作真實，講究現實，現實在那兒？一點也不現實。須菩提就懂，在娘胎裏就懂，生下來更懂，正報、依報，從本身到世界都是空的，這個道理他明白。前面從「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」是自己的正報，「十方成空」是依報，正報是我空——人我空，十方世界成空是法空。唯識學講我法二執，我法二執是什麼呢？我執是執著我相，法執是執著法相，山河大地都是法相。你要成佛，我法二相、我法二執不破除，怎麼能夠成就？

後兩句，「亦令眾生，證得空性」，他除了在母胎裏知道我空，出了母胎以後知道法空，知道器世間的依報也都是空，這兩者都了解了。再逐漸逐漸的，他能夠講了，用言語教化人家，所以「亦令眾生，證得空性」，他也教化眾生證得空性，「空

性」包括一個正報——就是我空，一個依報——就是法空。我法二空這個理就是空性，他真正得了空性，後面這兩句是講他教化眾生的。下面這一段：

蒙如來發性覺真空。空性圓明。得阿羅漢。頓入如來寶明空海。同佛知見。印成無學。解脫性空。我為無上。

前面講的是他還沒遇到釋迦牟尼佛以前，現在「蒙如來發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承蒙釋迦牟尼佛，「發」是啟發、發明，所謂發明，古人注解叫發明，就是給他一種啟發。佛給他什麼啟發？他的智慧、光明是他本性上本有的，佛拿道理來開示他，讓他明瞭，就是啟發他，幫他開發出來，還是他自己的，所以叫蒙如來發，如來幫他開發出來。開發什麼出來？「性覺真空」，「性」是本性，人人都有本性，「覺」這個本性是空——真空，「真空」不是一般人所看見的虛空，虛空是空空洞洞的，不是指這個，性覺的覺是靈活的、靈明覺知的，叫性覺。「性覺真空」，這個本性是靈明覺知的性覺，這是真空。講到真空，要告訴人家不是頑虛空，我們叫太空，太空是冥頑不靈的頑虛空，真空不是這個，真空是妙有。真空妙有，它能夠現出很

多很多相出來，這叫真空，這句話就是中道。所謂中道就是「真空不礙妙有，妙有不礙真空」，空、有是一體的，靜態的時候是真空，起作用的時候就起妙有，這是真空。前面雖然講他了解人我空、法我空，我法二空的理是了解了，但是真空妙有這種中道還沒徹底明瞭。現在經過釋迦牟尼佛給他一開發、一啟發，他了解了，性覺真空、中道這個道理完全明瞭了。

「空性圓明」，這句話是解釋「真空妙有」的道理、意義，真空妙有的空性是圓明的，「圓」是圓滿，圓滿的時候無處不在，包含一切叫圓，「明」是大光明，比如我們念佛，「阿彌陀」三個字就是無量光。這個圓明，拿圓字來講，「圓」不是偏於空的，就學佛來講，小乘偏於真空、偏於一邊，圓是就整體來講。小乘只了解真空，他可以出六道、出三界，三界以外的，他就不了解了。為什麼？他不懂妙有，三界以外，他不了解，所以他不能成佛，他要成佛就要發大心，所以圓是空到極處，不像小乘偏空，偏了真空。「明」是什麼呢？外道執著斷滅的知見，他們執著頑虛空是一個真理，那是斷滅知見，那個知見絕對不是明的，那是暗的。所以明是由本

性的光明出來，就把那些斷滅知見，那個邪見一掃而空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這是明。悟到圓明，那就真正悟到真空妙有了。這樣就「得阿羅漢」，證到大阿羅漢了。普通小乘的阿羅漢還不到這種程度，大阿羅漢必得明瞭真空妙有這個狀況、這個道理，所以他得了大阿羅漢。

「頓入如來寶明空海」，「頓入」是一次就入，不是逐漸的，經過佛給他一開示、一開發，就明瞭性覺真空，就是明瞭真空妙有這個道理，他就頓入如來寶明空海。什麼是如來寶明空海？佛經裏常講摩尼寶珠，摩尼寶珠可以生出任何東西，你想有什麼東西，這個寶珠就生出什麼東西來，所以摩尼寶珠又叫如意寶珠。如意珠那個寶，你想它生出什麼東西，它就生出什麼東西，這就是本性裏妙有的作用。成佛的時候，本性要現出什麼形相就現出什麼形相，無窮無盡的，就是如來這個「寶」，「明」是從本性發出來的大光明，「空海」是本性裏的性海，「海」是形容的名詞，無量無邊，海的確是無邊，它可以包含一切的。我們過去說「海無邊」，一般人不大相信，現在科學證明海是無邊的，陸地才有邊，比如我們站在海邊看海，好像這是海邊，

這是我們凡夫不了解，其實那個邊是陸地的邊，海是無邊的。現在研究地震學、地球物理，我們整個地球分成六大板塊，這六大板塊就分布在地球上這幾個大海洋裏面，板塊在那裏漂流，這證明海是無窮無盡、海是無邊的，所以這裏講空海，拿海來比喻。我們這個地球的海，跟本性一比，那是不成比例的，不過拿來比喻，讓我們了解我們本性就像那個，不然你怎麼認識你的本性？「性海」，我們凡夫眾生認為海是最大無邊的，說實在的，性海是真正無邊，它可以含藏一切，十方世界一切一切，無一不是從真空的性海裏含藏的。這是事實，也是道理，他一明瞭真空妙有的理以後，就頓入，一下子就入到這個理上面去了，「入」是徹底明瞭，就悟了，徹底領悟如來寶明空海，「寶明」就像如意珠一樣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形容妙有。「空海」表示真空，真空就含著一切妙有，這個道理、這個事實「頓入」，一下子就悟了，「入」是悟入進去。「同佛知見」，既是悟到這個理，他的知見就跟佛的知見完全相同了。

他為什麼同佛知見呢？佛的知見，講我法二空，比普通的我法二空還要徹底。

釋迦牟尼佛在《金剛經》裏講，空還不算數，一般說我相空了、法相也空了，我法二相雖然空了，心裏還有空的念頭在，我法二空都空了，我相、法相固然是空了，但是有一個空的念頭在心裏面，還是沒有徹底空。他「頓入如來寶明空海」，加「如來」兩個字，如來就指本性，頓入如來寶明空海，不但我、法兩者都空，連空的念頭也空掉，就是把我法二執合起來一併掃得乾乾淨淨的，這樣就「同佛知見」，跟佛所見所見的完全相同。佛的知見、心理，講到真空，什麼都沒有，因為什麼都沒有，他才能夠什麼都明瞭。三千大千世界以外，十方世界的任何一粒微塵他都了解，為什麼了解？他就是本性上一塵不染，連空的觀念也沒有，也空得乾乾淨淨的，這才是佛的知見。

「印成無學」，佛印證我已經成就無學之道，「無學」，就像在學校念書，畢業了，學業不用再學了，這個無學是大乘菩薩的無學之道，佛給他印證的，已經完成了這個無學。「解脫性空」，什麼叫解脫？雖然證到空理、證到真空，不住在真空裏面，就是《金剛經》講的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應無所住，不要住在真空裏，這

指的不是小乘，小乘證到我空的時候，他就入了涅槃，掉到涅槃坑裏去了。他不住在空裏面，不受空的纏縛。住在空裏面，好像又被繩子捆綁起來，又不得自由了。不住真空就是應無所住，那就「解脫」，就是真空不妨礙妙有，你隨便起什麼作用，就起什麼作用，叫「解脫性空」，這是真正的真空。「我為無上」，佛印證我成就了無學之道，真正得解脫性空，真正解脫了，這是無上的。無上是什麼？真空不妨礙妙有，這就是無上的。須菩提是解空第一，在佛弟子之中，他解釋空理是第一位，所以「無上」，至高無上了。下面是結論：

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諸相入非。非所非盡。旋法歸無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釋迦牟尼佛問：從那個法門入圓通？「如我所證，諸相入非」，「諸相」指人我相、法我相（我法二執），指這個相，我相、法相「入非」，「非」當空、空無講，我相、法相都無都空，「非所非盡」，「非」是能空之心，前面說我法二空，你的心能空，「所非」是所空的境界，所空的人我相、法我相，人我相、法我相是所空，「盡」也是空，空掉了，誰知所空？是能空，上面的「非」，能空的

心也空了，這就是空空，連空的意思、空的觀念也空了，能所，能空的心、所空的相，一切盡了，皆空了。「旋法歸無，斯為第一」，「無」也是空，把一切法，我、法二相空，連空也空了，把這一切法旋轉過來。我們凡夫眾生就是不能旋轉，他把一切理都旋轉過來，旋轉就是歸到本性，歸於無，歸到真空上去。「斯為第一」，這是我所證的，從意根領悟到真空，這是第一。

六根這個耳根，留在後面講，前面已經講了五根，下面就講識，開始講六識，舍利弗是從眼識圓通的，經文先念一遍：

舍利弗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曠劫來。心見清淨。如是受生如恆河沙。世出世間種種變化。一見則通。獲無障礙。我於中路。逢迦葉波兄弟相逐。宣說因緣。悟心無際。從佛出家。見覺明圓。得大無畏。成阿羅漢。為佛長子。從佛口生。從法化生。佛問圓通。如我所證。心見發光。光極知見。斯為第一。

「舍利弗，即從座起」，他從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這跟前面一樣，他稟告佛說：「我曠劫來」，我從久遠劫以來，「心見清淨」，「心見」是講眼識。為什麼講眼識？普通人用眼，用眼識，實際上沒有眼識，用第六識幫助眼識分別，那種分別是虛妄分別的；真正用眼識——用心，是什麼呢？用心指的用眼根，有三量，眼識用現量來見的，現量就是從本性然後發生作用，所以他用這個心，心見清淨。既是心見清淨，他對於外面的色塵，不受污染，他看的一切，只要是眼之所見，一切都是清淨無礙的。「如是受生如恆河沙」，他也跟須菩提一樣，他也不是這一生，久遠劫以來，受這個生，生生世世，都用這個眼識，這個眼識就是這麼清淨。受的生，像恆河沙那麼多。「世出世間」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「種種變化，一見則通」，所有的一切，一見就能通達。我們凡夫眾生看見世間法，我們明瞭嗎？我們實在不明瞭。我們每天看報紙、看電視，所報導的世界新聞，我們對原來的真相實在是蒙在鼓裏，真相我們實在不明瞭。要是叫舍利弗來看，他一看就清楚，新聞報導的這回事，他把真相就看清楚了，這是世間的事情。「出世間」是佛法講的覺悟的事。世間事情、出世間事情，種種的事情變化，世間事情的變化太多了，出世間

也有很多變化，他一看就通達。「獲無障礙」，他沒有障礙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這就是由於他眼識清淨，眼識所以清淨，不像我們是用第六識幫助眼根，第六識會起虛妄分別。他是用清淨的眼識，不用妄念幫助。

「我於中路，逢迦葉波」，這是他講這一生了，我在路上遇見迦葉波，迦葉波是佛的弟子。釋迦牟尼佛有好多弟子都叫迦葉，這裏講三迦葉，兄弟三人叫三迦葉，他遇見三迦葉「兄弟相逐」，「相逐」就是相隨，兄弟在路上相隨。「宣說因緣」，在路上走的時候，一邊走，一邊講因緣法。他遇到三迦葉兄弟在路上講因緣所生法，「悟心無際」，就悟到真心無際，「無際」是無量無邊的，真心才是無際的，有際的心就不是真心，他就悟到真心了。他原來見到佛的弟子三迦葉講因緣法，悟到真心無際，「真心」就是無量無邊、周徧法界的那個心。後來他就「從佛出家」，由那個因緣，他跟釋迦牟尼佛出家了。「見覺明圓」，那不得了，出家之後，佛跟他一說法，「見覺」就是眼識，眼識原來雖然得了無礙，還沒有明圓，現在大放光明，整個圓滿了。「得大無畏」，這樣就得了大無畏、大自在，「成阿羅漢」。成了阿羅漢之後，

「為佛長子」，他的眼識能夠明圓，得大無畏、大自在這種程度，他可以作佛的長子，佛的長子就是法王子，法王子可以承擔如來家業，繼續為佛弘法的。「從佛口生」，他聽佛講法，他智慧的慧命是從佛的口生出來的，「從法化生」，他的慧命好像是從佛所說的法裏化生的。慧命指的就是法身，我們眾生雖然都有法身，但是沒有經過佛的說法，開發不出來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心見發光，光極知見，斯為第一」，佛問從什麼法門得到圓通？如我所證的，我是「心見發光」，心見就指眼識，發光是開發智慧出來，由眼識開發光明，獲得沒有障礙，開了無障礙智。「光極知見」，光極，眼識那個光明智慧到了極處，那就整個都開發出來了，「光極知見」是徹底到了佛的知見，跟佛的知見完全相同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，我以這個得了圓通，就我來說，這是第一。

這裏講的「宣說因緣」，有一張表，因為時間到了，不能講，下次講的時候，先補充一下。「因緣」二字有四句話，天台宗就根據這四句話建立天台宗的教理，下次補充講。

第一四二講

普賢菩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為法王子。十方如來。教其弟子菩薩根者。修普賢行。從我立名。

這是接著上回舍利弗那段講完以後，現在開始講普賢菩薩這一段。舍利弗那段經文，上回講完，因為時間到了，經文裏有一句「宣說因緣」，就是舍利弗在路上，遇到三迦葉兄弟三人講因緣法，有個表，現在補充說一說，這個表是第三十七表，我們對照看一下。

這個表在後一面，「四句偈」是四句話，表裏列出來了：第一句「因緣所生法」、第二句「我說即是空」、第三句「亦名為假名」、第四句「亦名中道義」，這四句偈出自龍樹菩薩寫的《中觀論》。中國在北齊的時候（隋朝以前的北齊），有位慧文禪師，慧文禪師想選一部經或一部論來專門用功，他對著藏經焚香頂禮之後，就順手拿了一部經，結果一拿，就是龍樹菩薩的《中觀論》。拿到這部《中觀論》，他就打

開來看，看到其中這四句偈，他就從這四句偈悟了道。他這一悟道，就悟到天台宗基本的修持法門就是三諦法門，三諦是空諦、假諦、中諦。悟了空假中三諦的道理、觀空假中三諦的方法，後來他又根據這四句偈建立天台宗的四教。四教是什麼呢？天台宗把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的法門分成四種，這四種方法叫作教法，因為天台宗還有四種教儀——四教儀，這是講四種教法。四種教法就是「藏通別圓」，表裏列出來了：一個藏教、一個通教、一個別教、一個圓教，四種教化眾生的方法。教化眾生還要什麼方法？當然要方法，蕩益祖師寫《教觀綱宗》的時候，說了比喻，釋迦牟尼佛教化眾生，就等於醫生給人家看病一樣，順著病人有那些病，然後開出那些藥，病有不相同的，用藥也不相同。所以藏通別圓是應著眾生多生多劫以來這種習氣、這種病，分出了這四種。

第一句「因緣所生法」，「法」代表世間萬事萬物，我們眾生的根身（身體、生命），生理的、心理的都是法；眾生以外這個器世間，山河大地以及天地間的一切萬物都是法。先把法認清楚。這些法怎麼來的？都是因緣所生的，有因、有緣，因

緣和合才現出這個法來，這是因緣所生法。

從我們人類到一切有情眾生、器世間等等，這些法都是因緣法，普通人不知道，佛就把這些道理講出來，讓他們明瞭，這些法都是因緣和合，是假的，不要把它當真的。不學佛的人，任何人都把這些法當作真實的，就因為當作真實法，所以才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，爭奪這個、爭奪那個，爭奪到極處，就是搶奪、殺人，這些事情都出現了，再嚴重的就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，就是這麼出來的。佛說這是因緣所生法，要懂得這個，這些法是靠不住的，這屬於藏教。一般凡夫不了解這都是假法，告訴他這都是假法，抓也抓不住，你爭到手的時候，轉眼就沒有了，一般在這個地方執著得最厲害，最嚴重的、不明瞭因緣法的人，就用這個教法來教，這屬於藏教。

第二句「我說即是空」，這跟前面那句不同，前面只把事實說出來，後面這句「我說即是空」，說出一個道理來，一切因緣所生的法都是歸於空的，一絲一毫的真實性都沒有。就是萬法皆空，這是講理，用種種理來證明是空的，對於現實的利

害、執著的心稍微薄一點，不會那樣嚴重了，才能了解這個道理，這屬於通教。

第三句「亦名為假名」，什麼叫假名？就從萬法皆空的理上面再出發，怎麼出發呢？再分析這些假相，「假」有兩個層次：第一個層次，我們凡夫眾生把這一切（山河大地、包括我們人的本身）都當作真實的，以假當真，這是因緣法；第二個層次，經過空，了解空了，這些假法一切皆空，明瞭這個理了。把凡夫眾生所執著的那些假事情當作真實的，固然要不得，但是佛要弘法利生，要用言語、文字來表達，還必須用名相來表達，所以「亦名為假名」。我們凡夫眾生講這個地球，或是人類社會的國家、政府，任何一個團體、那一座山等等，這些都是名相，這叫假名，這些假名你不懂、不了解的話，你怎麼弘法？怎麼教化眾生？空雖然是空，但是有假名的，由空再轉出這些假相來，這是第三句講的，比第二句又進一步了，這叫別教。這屬於別教，別教純粹是菩薩法。

第四句「亦名中道義」，中道義就是前面講空、第三講假，把空、假這兩者都歸於中道，不偏於空、不偏於假，叫中道義，這是圓教，圓是圓融起來。

了解這四教，用工夫就講三諦，三諦是：第二句講的空諦、第三句講的假諦、第四句講的中諦，中道義也叫第一義諦。這怎麼來的？第一句「因緣所生法」是假，第二句「我說即是空」是空，先由假入空，把凡夫眾生所執著的那些假法，以假當真的那些法歸到空，就是由假入空。然後由空入假，第三句「亦名為假名」，這個假是講分別看的那些假相，研究化學、社會科學，各種學說有各種差別的那些相，愈分愈細，這都是假名。最後由空、假入中，空、假兩者觀成功，入到中道，那一切都圓融起來了。講三諦三觀，三諦是空諦、假諦、中諦，三觀是空觀、假觀、中觀，「觀」是能觀的心，用自己的心智來觀，「諦」是所觀的道理，把它當作一個目標、一個境界來觀，這叫三諦三觀。

剛才講的三觀，由假入空、由空入假、由空假入中，這是次第三觀，按照次序來觀三諦。進一步是通觀，叫作通相三觀，什麼是通相三觀？觀空諦的時候，一空一切空，假、中都歸到空裏面去；觀假諦的時候，一假一切假，空、中都歸於假；觀中諦的時候，一中一切中，空、假都歸於中諦，這是通相三觀。最後一種叫一心

三觀，一心三觀是什麼呢？就在我們這一念之中，空假中三觀具足的。換句話說，講空諦、假諦、中諦，你一念之中，就把三諦全部包括在內，這叫一心三觀。天台宗講止觀法門，就用這個方法。

蕩益祖師寫的《阿彌陀經要解》，就是用三諦三觀來注解。為什麼要這樣注解？他告訴我們：照止觀法門來學很麻煩。研究文字都研究不明瞭，何況還要照方法用功，那更難。但是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就把三諦三觀都包含在內，不但次第三觀、通相三觀，一句佛號就把一心三觀都包括在內了。你只要提起阿彌陀佛這句名號來，一心三觀自然在當中，它就有這種功用，所以蕩益祖師的《阿彌陀經要解》是這樣注的。所謂三根普被，執持名號就是這樣，你不懂這個理，沒問題，你一持名，就能跟那個明理的人一樣，一樣能夠成就。你研究佛理，就是把藏通別圓、三諦三觀研究清楚，那要長年累月地來研究，才研究得清楚。天台宗就依這四句偈建立四教，四教就是藏通別圓四種教法，除了教法以外，另外還有四儀，這是講四種教法。這四種教法是從慧文禪師傳給他的弟子慧思禪師，慧思禪師再傳給智者大師，到智

者大師完成了，完成天台宗一宗完整的教義。

上回講舍利弗，他一聽到「因緣所生法」這四句偈子，就開悟了，這是上回講的，現在我們從普賢菩薩這一段開始。請看經文：「普賢菩薩，即從座起」，這尊菩薩就從他的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這個禮節跟前面一樣，「而白佛言」，然後稟告佛。先了解「普賢菩薩」，根據祖師注解，這部經裏也講過，凡是發心學普賢菩薩那種修持、發那個大願，在過去有很多的佛，凡是發這樣大心的人，都可以給他取個名字，叫普賢菩薩。在這裏講的普賢菩薩，他到什麼程度呢？講他現在的根器、現在的程度，是等覺菩薩，那是差一點點就要成佛了。再講到過去，講他本來的程度是什麼呢？過去已經成了佛，普賢菩薩、文殊菩薩，這兩尊菩薩是古佛再來的，現在幫助釋迦牟尼佛來弘法，他來作影響眾，要了解他這個因緣。

他起來頂禮佛足以後，就向佛報告說：「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為法王子」，他說，我已經，「曾」是過去，提他過去經歷過的，我曾經與恆沙，「恆沙」是恆河沙，恆河沙那麼多的「如來」，指那些佛，與那麼多佛怎麼呢？我都為他的「法王子」。每

尊佛都是法王，成了佛就要說法，說覺悟之法，他稱為法王，要真正把法王所說的法繼續說出來，繼承下來讓佛法不要斷絕，就如同一個家裏面，父親開創了事業，這個事業要交給他的兒子來繼承，由他的長子來繼承。佛法用這個比喻，佛法的法王由誰來繼承呢？由大菩薩來繼承，大菩薩能夠繼承法王的佛法，等於法王的家業，這是法王的子，叫法王子。像普賢菩薩，他能夠成為法王子，他的地位很高。所謂「普」，根據古人注解，他修行的行為、發的大心，就是《華嚴經》裏的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」，他的心普遍到法界、普遍到一真法界，這叫普，「賢」是講他的位置，這位菩薩的位置距離成佛差一點點，就是到了等覺位置，這叫賢。他這樣的地位，所以稱為法王子。他當過多少次法王子呢？作過恆河沙數那麼多佛的法王子，可以想像他的來歷，時間多麼遙遠。「十方如來」，十方世界那些佛，「教其弟子」，每尊佛都教弟子，「菩薩根者」，那些佛弟子之中，有大菩薩根器的。所謂菩薩根器是什麼呢？就是圓根，天台宗講藏通別圓，圓教的根器，還有頓根，頓是一聞百悟的，只要聞到一個道理，馬上就開悟，不但馬上開悟，很快就能證果，這叫頓，就是圓頓根器的人。「修普賢行，從我立名」，那些佛的弟子之中，有這一類根

器的人，佛教他們修普賢行，還替這些人取個名字，叫作普賢菩薩。這是講以前的歷史。下面就講他跟釋迦牟尼佛的情況：

世尊。我用心聞。分別眾生所有知見。若於他方恆沙界外。有一眾生。心中發明普賢行者。我於爾時。乘六牙象。分身百千皆至其處。縱彼障深。未得見我。我與其人暗中摩頂。擁護安慰。令其成就。

「世尊」是普賢菩薩稱呼釋迦牟尼佛，接著說：「我用心聞，分別眾生所有知見」，普通人是用耳、耳識來聽，他說「我用心聞」，怎麼用心聞呢？他用心聞，不是我們普通的分別心——虛妄分別的心。我們用虛妄分別心來聞，一聞就錯誤，得不到本性。他用心聞，就是用智慧，不是我們虛妄分別的心，他用這個心來聞的時候，「分別眾生所有知見」，「分別」也不是我們現在所分別的，我們現在是虛妄分別，他是用智慧來分別，就等於用智慧來觀照一樣，因此所有眾生的知見，他都分別得清清楚楚，一切眾生的心理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所有的他沒有不了解。

「若於他方恆沙界外」，普賢菩薩用心聞，他的分別是用智慧分別，就是從自性中出現的，叫自性分別，所以他不但在我們這個世界，在他方的十方世界，恆沙世界以外，在這麼多世界以外，「有一眾生」，如果有任何一位眾生，「心中發明普賢行」，他心中發心要學普賢行，就是《華嚴經》〈普賢行願品〉裏講的十大願王，要照那個修行。「我於爾時」，只要那個眾生心裏一動念、一發願要照那個學，我在這個時候，幾乎跟那個眾生發心的同時，「乘六牙象」，我就乘著長了六顆牙齒的象，「分身百千」，我就分出去很多很多的身，「皆至其處」，都到發心學普賢行的那個人那裏去。

這一段講的不是普通凡夫眾生，你耳識再靈光也辦不到，我們的耳識能力太有限了。「有一眾生」是舉一個作代表，換句話說，恆沙世界那麼多，界內的恆沙世界，所有各處，無處不在，任何一個世界，只要有一個眾生能這樣發心，他都去。去幹什麼呢？幫助他，用他的力量來加被他。為什麼「乘六牙象」？我們看華嚴三聖，普賢菩薩騎的是象，象有六牙，「六」代表大菩薩弘法利生要行六度法門，「六

牙」表示六度。「象」表示什麼呢？象的力量最大，牠載重的耐力最堅強，就像在沙漠裏，靠普通牛馬是不夠的，駱駝在沙漠裏作交通運輸工具一樣，乘六牙象，證明牠的力量大，分身太多太多了。「皆至其處」，去幹什麼？到那裏去加被那個人，幫助他。

「縱彼障深，未得見我」，那些發心學普賢行的人，各人的業障不相等，有的障礙輕，可以看見普賢菩薩，有的障礙深，看不到，「未得見我」是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普賢菩薩。雖然看不到我，「我與其人，暗中摩頂」，他看不到我，沒關係，我在冥冥之中，在暗地裏，我摩他頂，「擁護安慰」，「摩頂」就表示關懷、擁護、安慰，「令其成就」，這樣在暗中協助他，讓他修這個法能夠成就。

經文這麼說，普賢菩薩明明白白這樣講，我們真正發心修十大願王，十大願王最後就告訴我們要指歸到淨土。我們一方面發十大願王，修普賢菩薩這種行，一方面就按照十大願王，最後導歸淨土，普賢菩薩就來暗中加被我們，讓我們能夠成就。

最後講結論：

佛問圓通。我說本因。心聞發明。分別自在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佛問：從那個法得到圓通呢？「我說本因」，我就把我本來的因地說出來，「心聞發明」，用心來聞，就是用耳識，普通人用耳識，他用心聞來發明，「發明」是把本有真心的光明全部發明出來，這是屬於自己成就這方面。「分別自在」，能夠觀察眾生的一切心理，毫無障礙的，叫「自在」，恆沙世界那麼多的眾生，我都能分別得清清楚楚，這是利他的。「心聞發明」是自利，「分別自在」是利他，「斯為第一」，這是第一，我是由耳識得到圓通的本因。

下面講鼻識，我們的鼻根發識叫鼻識，用鼻識來入圓通法門：

孫陀羅難陀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出家。從佛入道。雖具戒律。於三摩地。心常散動。未獲無漏。世尊教我及俱絺羅。觀鼻端白。

「孫陀羅難陀」翻成中國的意思叫「艷喜」，艷是他太太的名字，喜是他自己

的名字，太太的名字加上自己的名字，叫作艷喜，他是釋迦牟尼佛的親弟弟。「即從座起」，他從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先向佛行禮，然後告訴佛說：「我初出家」，我剛出家的時候，「從佛入道」，跟著佛來學道，「雖具戒律」，雖然受了戒、持戒律，「於三摩地，心常散動」，「三摩地」是定，持戒入定。但是在修定功的時候，心裏常常散動，定不下來，「未獲無漏」，沒有獲得無漏法。「無漏」是入定以後，把有漏法破除掉，得到無漏的真法，就是斷惑證真。他雖然學戒律、持戒，因為定功的工夫不到，不能入定，心裏常常散亂，在那裏浮動。「世尊教我」，「世尊」就是佛，佛就教我，「及俱絺羅」，還有俱絺羅，「俱絺羅」是舍利弗的母親，俱絺羅在修道的時候，也不容易入定，心裏常常散亂，因此佛就教孫陀羅難陀跟俱絺羅，兩個人一起學，共同來修這個法，修什麼法？「觀鼻端白」，「觀」是用觀的工夫，觀什麼呢？觀鼻端，「鼻端」就是鼻尖，把眼定在鼻尖上面。你用心，心無二用，就觀鼻尖上面，好像有一點白白的白點子，就是「鼻端白」，用這個工夫。最主要的，你心定不下來，就用這個方法讓你散亂的心收在這個地方。

我初諦觀。經三七日。見鼻中氣。出入如烟。身心內明。圓洞世界。徧成虛淨。猶如瑠璃。烟相漸銷。鼻息成白。

「我初諦觀」，我開始諦觀的時候，「諦觀」是用心在那裏觀，就是觀鼻尖子。「經三七日」，經過了三七二十一天，在這個時候，「見鼻中氣，出入如烟」，觀察出一個現象了，什麼現象呢？鼻子裏的氣息，我們普通人用鼻子呼吸，呼吸就是氣，氣體一呼一吸，吸進去，然後又出來，這叫息。鼻中的氣體一出一入，就好像煙一樣，跟煙囱冒煙是一樣的。一般人呼吸，不用工夫的人不知道，用工夫的人，你慢慢觀察呼吸的氣，為什麼看見鼻子呼吸出入的氣就像煙一樣呢？要知道，煙下面燒著火，火燒起來，然後冒著煙，有火才有煙。我們身體那有火？身體有火，什麼火？煩惱火。有煩惱的時候，自己可以試驗，平常我們不知道，自己一發脾氣、一煩惱，歡喜的時候也是這樣，只要情緒一動的時候，身體的呼吸就起了變化，鼻息裏的氣體，出來的現象就跟燒了火、冒出了煙是一樣的。

「身心內明，圓洞世界，徧成虛淨」，後來成就了，這個觀觀成了。觀成怎麼

樣呢？那個煙沒有了，「身心內明」，他自己的身體、心理，心理是內在的，完全明瞭了，完全發明出來，光明相現出來了。光明相現出來之後，「圓洞世界」，「圓」是圓滿，「洞」是洞察，圓滿地洞觀，洞觀是把十方世界觀察到一點障礙都沒有，如果有障礙就不能說是洞觀。「圓洞世界」是圓滿地觀察這個世界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「徧成虛淨」，普遍地變成一個空虛、清淨的，「虛」是沒有障礙，一切真空了，「淨」是清淨，一點污染都沒有，這是講外在的世界。外在世界所以這樣，就是身心內明的關係，身心內明，觀察外面的世界，就變成虛淨。「猶如瑠璃」，用比喻話，好像一片瑠璃世界。「身心內明」表示光明智慧，智慧什麼？光明就是智慧，凡是智慧，就能把一切事情看得明明白白的，這就是明，沒有明是不行的，明明白白的，你才看得清楚世界，那就是一片瑠璃。

下面這兩句：「烟相漸銷，鼻息成白」，這是回過頭來解釋，解釋「身心內明，圓洞世界」，內明、外面的虛淨，成為一片瑠璃，為什麼這樣？由於前面初步的工夫，看見出入息——出入如烟，「烟相漸銷」，烟相漸漸消除了，「鼻息成白」，從鼻

子裏出入的氣息，那個氣息完全成為白淨的、清淨的，一片明白了。解釋他為什麼能夠由內明，把外面成為虛淨。下面就講：

心開漏盡。諸出入息化為光明。照十方界。得阿羅漢。世尊記我當得菩提。

「心開漏盡」，「心」是這部經講的如來藏——如來藏心，如來藏心就是我們的真心。這個時候真心完全開發出來了，那些漏（那些煩惱），有漏的那些煩惱盡了，漏盡了，把一切煩惱都斷得乾乾淨淨的。「諸出入息化為光明」，鼻子裏出出入入、進進出出的，氣息還是氣息，這些出入息，這些氣息統統變化了，變化什麼？變化為光明，一片大光明。「照十方界」，這個大光明照遍了十方世界。「得阿羅漢」，他得了阿羅漢，證到阿羅漢果了。「世尊記我當得菩提」，「記」是授記，所以佛給他授記，「當得菩提」，他將來可以成佛。最後他說：

佛問圓通。我以銷息。息久發明。明圓滅漏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佛問：從那個法入了圓通的？「我以銷息」，就我來講，我是用「銷息」來的。所謂銷息，就是「息久發明」，原來觀鼻尖子，觀鼻端的白，觀到後來，這個出入息變成煙，最後這個煙消失掉了，變成一片光明。息久然後發了光明，光明就是智慧，那就把煩惱斷了，開了大智慧。「明圓滅漏」，「明圓」是大光明圓滿，智慧圓滿了，「滅漏」，有漏的諸漏，一切煩惱都滅除掉。「斯為第一」，就我來說，這是第一法門。

明圓滅漏的「漏」，諸漏包括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，我們都有，他是見思惑滅了、塵沙惑也滅了、無明也滅掉了，所以到了等覺地位，這是由於觀鼻來的。我們念佛念阿彌陀佛，「阿彌陀」就是無量光、無量壽，我們一句阿彌陀佛持得成功，內在的心跟佛號圓融在一起，就得了大光明藏，這些諸漏就這樣消滅的。我們在這個世界念佛往生，往生極樂世界之後，還是靠念佛成佛，可想而知，這個念佛法門特別在那裏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第一四三講

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曠劫來。辯才無礙。宣說苦空。深達實相。如是乃至恆沙如來祕密法門。我於眾中。微妙開示。得無所畏。

這是講六識之中的舌識，就是我們吃東西嘗味道的舌識，我們的舌一方面嘗味道、一方面是說話用的。十八界加七大，一共二十五圓通，二十五種法的每一種法，只要根機對了都能成功，就是得了圓通法門，這是用舌識得圓通。

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」譯成中文的意思叫滿慈子，「滿慈」是他父母的名字，「子」指他自己。「即從座起」，他從座位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他在佛的足前頂禮，行禮之後就稟告佛說：「我曠劫來，辯才無礙」，一個劫的時間長遠得很，曠劫是不知道有多少劫，久遠劫了。他說，我從久遠劫以來就是辯才無礙，「辯」是能夠跟人家辯論，所謂辯論，是辨別是非、真假，他有這種才能，有這種能力才能辯。

普通人說你的口才很好，能夠有辨別能力，但是都有限度的。滿慈子是無礙的，沒有任何障礙，一般講的無礙有四種，不必四種都說出來，介紹一、兩種就可以了。

第一種法無礙，就佛法來講，不管世間那一種法、世間學問怎麼高深的人，都不懂世間這些法的總根在那裏，最後歸到那裏去，一般人不知道。要是知道，那就不得了，就證果了。但是他法無礙，世間無論那一種法，總原則是一個，最後是萬法皆空，換句話說知道萬法皆空，無論宇宙、人類社會，各種法都歸結到空相。為什麼這麼重要？歸於空相的時候，他是沒有障礙，有一絲一毫不空，他的智慧就受了限制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裏講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」，這些相統統要不得。這四相，有任何一相在心裏空不掉，他知道的法都有障礙。他知道世間萬法的總相是一個空，是空的，知道以後，世間任何一個法，他都能說到最徹底。如果他未得到佛法的啟示，他沒辦法到這種程度。富樓那在法上面了解這麼透徹，所以構成他說法無礙，辯才無礙。

第二種義無礙，世間任何法，每個法都有一個意義。比如一座山有一座山的意

義、一條河流有一條河流的意義，甚至一花、一草、人類社會每種設施，都有它的意義，這個意義千差萬別。總歸起來講，一個法是一個法，彼此不相同，就是同一棵樹上，研究植物的人就知道，一棵樹上的樹枝子、樹葉子都彼此不相同，你要找幾片葉子完全相同的，找不到。這叫差別相，植物、動物、礦物等等，各種物的各各差別相都不相同。既是不相同，每個相都有意義，都有它代表的涵義。在意義方面，他能夠把萬法的差別相以及差別的道理，一個事相有一個事相的作用，他都了解。萬法的意義各各不相同，比如我們頭上、身上，頭髮是毛，眼眉上的眉毛也是毛，但是作用不同，代表的意義不同，頭髮上的毛跟眼眉上的毛不相同。身體其他部分也長毛髮，為什麼長在那個地方，它有它的意義。誰能把本身這些弄清楚？別說內臟研究不清楚，在皮膚表面長得清清楚楚，自己都不知道。那我們還說自己學問不得了？凡夫就要承認自己是凡夫，我們的學問就是有限。有限沒關係，就怕自己滿足、自己不謙虛，謙虛地跟聖人學，那就可以。他對這些差別的義理，都能通達、都能了解，這樣說法的時候無礙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佛是無礙，佛的辯才一定無礙，學到這個程度，可以得到佛的辯才無礙。

辯才無礙有四種，我們只講兩種，其餘的，各位要了解，《佛學辭典》裏可以查出來，自己看一看。富樓那說，他從曠劫以來就辯才無礙，得了無礙的辯才，可見他的辯才是長久以來就有了。我們不說無礙的辯才，就說有礙的，有一點辯才，在若干年前學的一個法，可以把人家駁倒，過了若干年，那個又忘記了，記不得了。尤其現在世界上資訊那麼多，每天那麼多資訊，你都能記得嗎？記不得，記不得就沒用。辯才也是如此，記不得不行。他從曠劫以來到現在，都還能夠辯才無礙，那是為什麼？他能夠把以前的全部記得，都能記得清清楚楚，這沒有宿命通是不行的。一般說要發心行菩薩道，那要當心，行菩薩道，小菩薩的工夫不到，有隔陰之迷，我們現在這一生想行菩薩道，沒有得宿命通，一轉世，雖然再到人間來，把以前都忘記了，有隔陰之迷，一隔陰就迷了，很危險的。因此我們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再從極樂世界回來，當然沒有隔陰之迷了。他把曠劫以來得的辯才，都能記得，可見他是得了宿命通的。

他用無礙的辯才，「宣說苦空」，「苦」是觀受是苦，我們觀察自己所受的一切

皆苦，沒有那件事不苦。就拿吃東西來講，吃的東西再好，吃的時候是樂，一直吃下去，尤其是年紀老的人，覺得好吃，再吃，吃得過飽，苦就來了，胃消受不了。再好的東西，轉眼之間就成苦事，所以一切皆苦。家庭一團和氣、幸福美滿，一個天災或者一個人禍一來，家破人亡，誰能保證永久相聚在一起？誰也不能保證，所以是苦的。「空」是萬法皆空，講因緣生滅，生生滅滅的沒有一個真實性，智慧高的人當體即空，智慧不到的人要分析才空。現在物理學家把物理分成各種分子，又是電子、質子、中子，分析到最後他還是不能空。如果分析到最後，他的智慧到了，就像禪宗講的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」，那好，那就空了，開智慧了。現在的科學家，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他捨棄不了物質的色法，他就空不了，空不了生死就不能了。你學問再大，把全球的書都讀完了，你空不了，生死就不能了，所以萬法皆空。這個道理，除了苦、空，經文只用兩個字作代表，還有無常、無我，一切是無常的，無我呢？「我」是什麼？凡夫眾生都執著有我，實際上各位念過《心經》就知道，「我」是色受想行識這五種成分和合起來的，智慧到了一觀，觀五蘊皆空，這五蘊都空了，你所執著的我，這個我到那裏去了？就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。凡夫眾生

四種顛倒，本來是苦，他以苦為樂；空，他認為不空、認為最現實；無我，他執著有我；本來是無常的，他認為是常，這是凡夫眾生。富樓那從曠劫以來，就跟眾生說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這些法，這還是小乘法，就是小乘聲聞、中乘緣覺講的。

「深達實相」，「實相」是真如本性，本性就是實相。為什麼叫實相？講到實際上，實相是無相的，是真空，真空才是實相；真空又起作用，又有了，是妙有。不是我們凡夫眾生所看的這種有，有這個、有那個，由真空起來的作用，妙有是最微妙、最清淨、最光明的，由那個發揮出來的作用，妙有就是妙用。實相就指本體，富樓那深達實相，宣說「苦空無常無我」是小乘法，由小乘法就能很深入地通達實相，「深達實相」是大乘菩薩法，無論小乘法、大乘法，他都能宣說。

「如是乃至恆沙如來祕密法門」，「如是」指上面講的小乘法、大乘法，大乘法最高的理就能通達實相，直接通達真空妙有那種無礙的法。「乃至恆沙如來」，就像恆河裏那麼多沙，有那麼多的如來，就是那麼多佛。每尊佛說的最深奧的法，叫「祕密法門」，為什麼叫祕密法門？這個法說出來，你的根機不到，學習程度沒到就聽

不懂，怎麼聽也聽不懂，因為這個理太深奧了，就學的人來講，就是秘密。實際上，就我們凡夫來講，別說最深的，講真如實相是秘密，就是萬法皆空，教我們明瞭生滅法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教我們了解這個，我們都不了解，連生滅法都不了解，生滅法對我們來說，就是秘密法。萬法都是空的，這是真空的法，就是秘密法，你一覺悟，你就了解，不覺悟就是秘密。但是就佛來講，他有什麼秘密？他的心慈悲得很，希望人人都了解。就跟孔子一樣，孔子的學生認為：老師是不是保留一部分道理不教學生？孔子說：「吾無隱乎爾」，我沒有把學問隱藏起來，不告訴你們。「吾無隱乎爾」，我一切都是公開說，但是你不懂，對不懂的人而言，就是隱乎爾、就是秘密，佛法就是這樣。這個秘密法門，雖然眾生聽得不完全了解，佛還是要說的，根機對了，針對了根機，他就能得到好處，他就能夠開悟。恆河沙數那麼多佛的秘密法門，富樓那都宣說。

那麼多佛宣說的這些法門，「我於眾中，微妙開示，得無所畏」，我在大眾之中微妙開示，所謂「微妙開示」，使聽的人都能隨著自己的程度，他該從那方面了解，

就能夠了解，都能夠有所得。「得無所畏」，他在大眾中說這些法，毫無所畏的，沒有什麼畏懼。這個沒有畏懼，不是普通人講的無懼，我們凡夫眾生也說無畏，很多人對著大眾，幾千人、幾萬人聚在一起，他也是無畏。這個無畏不是那個無畏，那些人對那麼多大眾講，他也無畏，你要問他問題，他答不上來。雖然答不上來，他還是無畏，他還是講他的，這就是凡夫眾生，他不怕謗法，這就沒話說了。這裏講的無畏，不是那個講法，他是在道理上，佛的法門都通達了、都透徹了，不管任何人提出任何疑難的問題，都難不倒他，這才是無畏。凡夫眾生舉辦各種演講，還是謙虛一點，不要多講還好一點，講得愈多愈糟糕，這怎麼叫無畏？他是微妙開示，把佛的祕密法門，前面講的苦空，以至於深達實相的這些法，他都來開示。什麼叫開示？一般人不能了解，非常微妙的，他把它像門一樣開開來，開開來之後，告訴人家，就是門裏面有那些寶物，都展示出來，佛法是覺悟之法，在門裏面是什麼法寶，全都展現出來。這種開示要得無所畏的時候才能開示，現在任何人學了幾年佛法，也沒看幾本經書，也對大眾開示，而且人愈多愈好，也是無畏，不是那樣的。有張講無畏的講表，我們把講表對一對就知道。

無畏有四種，三十七表背面，在上回講的四句偈後面——「菩薩四種無畏」，佛也有四種無畏，佛有佛的四種無畏，但是富樓那是菩薩，他顯示的是菩薩地位，就照菩薩四種無畏講。各位看講表：

第一種：「總持一切法不忘」，「總持」是把一切法的總要領，總持住，持是執持的意思。菩薩到這種程度，能夠把他所聞到的、所學來的佛法，都能把佛教的佛法總持起來，總持起來以後就不會忘記。還有，每個法都有每個法的道理、意義，能夠把佛法的這些義理，都能總持不忘，記在心裏面，這是第一種。

第二種：「盡知眾生根欲性心」，無量無邊的眾生，每個眾生的根性，他在學佛的時候，他是什麼根機？世間的一切眾生，他心裏欲念是什麼？還有，他的性向、他的心理是什麼？等等這些事，無論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凡是眾生這些心理，統統知道，「盡知」，沒有不知道的。

第三種：「能酬答一切異見問難」，世間一切眾生的心理既是千差萬別的，所以見解也不同。所謂「異見」，比如你講有三世因果，他偏說沒有三世因果，你說萬

法皆空，他說不空，還提出現實問題反對你說真空，這些都叫異見。他故意提出問題來，跟你意見相反，而且意見很多，別說以前恆河沙數那些佛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時代，那個時候印度那些外道，他們那些理論、意見，就佛法來看，那簡直不成為一個理論，但是他說得成理，又能夠建立他的理論體系。富樓那對專門喜歡提出異見的那些人講出來的那種理論，他都有辦法破除掉，這叫破；佛法的正確理論，他能夠說得出來，清清楚楚地能夠表達出來，就叫立。這在唯識學上叫因明學，也叫因明，因明學在世間學術界，就是哲學的理則學。因明學重要的就是能破能立，對方的邪見，說得一般人都相信的那個理論，能夠把它破除；外道故意來模糊、歪曲你正確的佛法理論，你能夠聽出來、說出來，能夠建立起來，能破能立。富樓那都能辦得到，所以他能夠「酬答」，「酬」是你有問題，我來答覆你，等於有來有往，能夠酬答一切的異見、那些問難，所有各種難題，他都能夠解答。普通的辯論會，使對方辯輸了，只是服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讓人在口裏沒辦法跟你辯駁，駁不倒你，他心裏還是不服，這就沒有成功。富樓那能夠酬答一切問難的話，就是故意來找麻煩，或者不是故意的，真正有問題來的時候，真的替他解決問題，不但把他

的異見破除掉，而且讓他認識佛法的真理，讓他心裏誠心誠意地相信你的解答，這就是能酬答一切問難。這不容易，沒有智慧不行的。

第四種，「如法善巧能斷眾疑」，說出來的道理都是如法的，不管怎麼說，這些法說出來，都合乎佛所說的真實義理，這叫如法。不如法的說，就像過去中國歷史上講的蘇秦、張儀那些人，他的口舌伶俐得很，他說得不如法，說的完全是縱橫捭闔的權術那種法，那不是真理。「如法」是完全符合佛法所講的覺悟之法，他講的不但如覺悟的法，而且「善巧」。怎麼善巧？這個道理很深，你不懂，他說個簡單的比喻讓你能夠明瞭。什麼比喻？例如我們中國人，不管學佛不學佛、作官不作官，都知道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的道理，這個因與果之間，你種什麼因，你想後來結成另一個果，談不上，這兩句話就把很深的三世因果說得多麼透徹。再講作人之道，中國人也講「無功不受祿」，你沒有功勞，你收俸祿？你真正是中國的讀書人，不能收。我沒有真正付出去，我沒作出對人家、對社會有貢獻的事，有什麼好處，都不能要。為什麼呢？一要之後就有危險出來，什麼危險？因果。你看這幾句話多

簡單，人人一聽都明瞭。他說這些比喻，把很深的道理化成很淺顯、很容易明瞭，這叫善巧，如法善巧。如法善巧「能斷眾疑」，大眾之中，不管那一類眾生，他心裏有任何疑問，他問你，你都可以根據他能了解的替他解答。比如他是學科學的，你就借用科學名詞，這些名詞他熟悉，你把這些名詞跟佛法名詞結合上或者比較，讓他明瞭佛法；他是學哲學或者學藝術的，藝術有藝術名詞、哲學有哲學名詞，也有他們研究的學理，你借用那些學理把佛法的道理結合上，讓他很方便的從他所知、所能接受的來知道佛法的道理，解決很多疑難問題，這是能斷眾疑。「眾」不是一人、兩人，那是多少眾生，疑惑有多少。就是同一個眾生，他的懷疑也多得很多，一個人的疑惑就很多，何況是眾生，所以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

這張表我們看過了，菩薩有這四種無畏，所以他對大眾說法，這個無畏叫說法無畏。不是你膽子大、人多也不怕，你敢說，說錯了也不怕，構成謗法也不怕，那你最好不要說。必須具備菩薩四種無畏，說法才真正有功德。所以我們學發菩薩心，要弘法利生，不管對大眾或者對一個人，你要勸化他，你要注意這些問題，講的佛

法要合乎義理。合乎佛法的義理說出來，聽的人能夠接受，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普通講契理、契機，契合佛經講的理，又契合聽的人的根機，富樓那都具備了，所以他說「我於眾中，微妙開示，得無所畏」，他是無所畏，這才真正無所畏。

富樓那到這種程度，我們沒到這種程度。我們是凡夫眾生，既是發了菩提心，也想弘法、也想勸人學佛，我們怎麼辦呢？我們老恩師在世的時候常講：自己要小心。怎麼小心？一部經的本文，今日之下，一位學佛多少年的人，誰敢說經的本文看明白了？沒那回事。很多人說看經文就好，不要看注解，看經文很容易懂，一看注解就不懂了。你認為只看經文就完全明白了，實在在那可說你完全不明瞭。所以自己要研究經、講給人家聽，必得根據注解，找那裏的注解？古代祖師的注解，祖師都是開悟證果的人，他不會注解錯誤的。我們必得要小心，不論要講、要看、自己研究，都要根據古代祖師的注解，那才放心。不然的話，現在外面多得很，甚至隨便把經文翻成白話文，一看，文字都看得明白，但是那個義理、那個經義，不知錯到什麼地方，你也不知道，那非常危險。所以我們必須小心一點，照祖師的注解來

說、來研究，這才比較可靠。後面他又說：

世尊知我有大辯才。以音聲輪。教我發揚。我於佛前。助佛轉輪。因師子吼。成阿羅漢。世尊印我說法無上。佛問圓通。我以法音。降伏魔怨。銷滅諸漏。斯為第一。

「世尊知我有大辯才」，「世尊」指釋迦牟尼佛，他這一世跟釋迦牟尼佛學，釋迦牟尼佛知道我有大辯才，「大辯才」是符合義理又很善巧方便的辯才，「才」是口才。「以音聲輪，教我發揚」，「音聲」是發出的聲音，從口裏、從舌發出來的，沒有舌，音發不出來，「輪」是比喻話，比如車輪是圓的，它會滾動，到處跑，就因為是圓的，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到。講到說法的事情，他沒有辦不到的，沒有一法他不會說，這叫輪，所以叫法輪，弘揚佛法的法輪。佛以音聲、以舌，舌識發出音聲輪來，「教我發揚」，釋迦牟尼佛把弘法利生的這種工作交付給我，教我去發揚，「發」是往外發，「揚」是宣揚。佛法沒有人發揚，怎麼傳下來？怎麼推廣到整個世界去？所以要他來發揚。

「我於佛前，助佛轉輪」，我在世尊面前，「助」是幫助，幫助佛轉輪，「轉輪」是轉法輪，這個輪子雖然可以到，但是要是有人來使輪子轉動，他說法就是法輪在轉，就是轉法輪。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，由釋迦牟尼佛來教化的這個時候，他來幫助佛轉法輪。「因師子吼，成阿羅漢」，「師子」是山上的獅子，在經典裏用師字，兩個字可以相通。山上的獅子很兇猛的，在我們中國講虎是萬獸之王，在印度，獅子是獸中之王，獅子一吼，「吼」是用聲音發出來，不管大的獸、小的獸，萬獸都被牠鎮伏住，不敢動了。因為這個關係，把佛說法作個比喻，佛是人中的獅子，佛說法就像獅子吼，人類之中的外道、故意找麻煩、邪知邪見的人，除了人以外，還有其他各道，就像萬獸一樣，聽獅子一吼，他們就被伏住了。佛的法一說，一切不同的意見都被佛法破除，不但破除，而且讓他開悟，這叫獅子吼。他就因著獅子吼，幫助佛弘法，發出獅子吼而成了阿羅漢，證到羅漢果。「世尊印我」，佛印證我，好像蓋了一個大印來證明，說我在大眾之中「說法無上」，我在大眾中，代替佛來弘揚佛法、轉法輪，其他的佛弟子都比不上，我是說法無上的，「無上」是別人沒有比我更高的。

最後是結論，答覆佛問的圓通，「佛問圓通，我以法音，降伏魔怨，銷滅諸漏，斯為第一」，世尊問大眾：你們以什麼法，從那個法門得了圓通？得圓通就是悟到如來藏性、證了果，我是以法音，「法音」就是由我的舌，舌識發出說法來，就是前面講的說法無畏。以這個降伏了魔怨，降伏了那些魔眾，三界都有魔，有天魔，怨是什麼呢？很多怨賊，怨賊從那裏來？五蘊來的。五蘊是我們自己的色受想行識，這些五蘊有五陰魔，後面講五蘊開出來有多少魔，每一蘊都可以招很多魔怨出來，他是藉著弘法的法輪，降伏了三界天魔以及五陰魔、五陰魔的怨賊。這樣消滅了諸漏，「諸漏」就是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，這些都消滅了。斯為第一，所以能夠消滅這麼多煩惱（漏就是煩惱），消滅這些煩惱，以我來說，我是從法音弘法得來的，這是第一。降伏魔法、解除怨賊，憑什麼呢？憑佛理，不懂佛法的理，不懂義理，怎麼降伏？怨賊怎麼降、怎麼除？通達那些佛法才能辦得到。

第一四四講

優波離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親隨佛踰城出家。親觀如來六年勤苦。親見如來降伏諸魔。制諸外道。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。

我們繼續講六識與圓通，上回講富樓那以舌識來入圓通，那是辯才無礙。剛才念的是身識，眼耳鼻舌身意的身識，由身識入圓通法門。看經文：「優波離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這跟前面經文的文法是一樣的，這位尊者就從他的座位上起來，頂禮佛足，然後稟告佛。這一段，這是開頭他講圓通的記載。我們了解一下這位尊者的名稱，梵文叫作「優波離」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叫「上首」。為什麼叫上首呢？因為他在佛弟子之中，持戒最嚴格，他是持戒第一位，在這方面，他是諸弟子中的首座，戒行最好的一位尊者。另一個意思叫「近執」，一般說這個執字，給人家服務作事情的叫執事。為什麼他叫近執呢？釋迦牟尼佛當初還在王宮裏作太子的時候，他是太子身邊一個侍候的臣子，所以叫近執，最接近的一個執事臣子，所以又翻成近執，有這兩方面的意義。

因為他是太子身邊最近的一個臣子，所以他說：「我親隨佛踰城出家」，「佛」指釋迦牟尼佛，我親自隨從佛，從王宮裏出城，到外面出家。「親觀如來六年勤苦」，又親自看到，「觀」是觀察佛出家之後，有六年這麼長的時間勤苦地修行。「親見如來降伏諸魔」，他又親自見到如來降伏諸魔，還「制諸外道」。最後他又親見到釋迦牟尼佛「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」，這都是他親自跟隨佛看到的。

現在我們分別了解一下他講的這幾點，第一，他說他「親隨佛踰城出家」。當初釋迦牟尼佛在王宮裏作淨飯王的太子，淨飯王將來要把王位傳給太子，但是太子感受到人有生老病死這些狀況沒辦法解決，所以發心要出家。那時淨飯王怎麼說也不讓太子出家，太子半夜裏就帶了優波離騎馬出了城，他是親隨太子出城的，「踰城」是沒有經過許可，夜間出城了，出城之後，太子就出家了。太子恐怕他的父王在王宮裏很著急，就派優波離回來稟告他的父王，說他已經出家了，叫父王不要著急。父王沒辦法，再派優波離，同時又派了另外五位，一同陪著太子在外面修行。其餘五個人，憍陳如等五位前面講過，那幾位在太子開始修苦行的時候，他們都還

跟著他，後來太子捨棄苦行，當時印度的那些外道都學苦行，比如儘量不要吃飯，吃得愈少愈好，有些是飢餓外道，早年那些外道修行，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非常苦，太子開始的時候也修這些苦行，最後把這些都捨棄。佛的八相成道是表演的，從出家到修行，一個階段、一個階段都是表演的，為什麼後來捨棄呢？要成就了生死，專門修苦行不是唯一的辦法，還有另外的辦法，所以太子捨棄苦行。捨棄的時候，憍陳如那幾位就離開了，但是優波離還是跟著佛，所以他說「親觀如來六年勤苦」。

在勤苦修持的時候，「親見如來降伏諸魔」，親見如來（就是佛）怎麼降伏那些魔道。諸魔不只一種，好多好多。最後快要成佛的時候，在菩提樹下快要成佛道的時候，魔王波旬還派了天上的魔女來破壞佛入定，破壞佛的定工夫，都被釋迦牟尼佛一一地降伏住了。到後來「制諸外道」，印度那個時候外道很多，最有影響力的是婆羅門教，在釋迦牟尼佛還沒成佛以前，最多人信的就是婆羅門教，尊重那個教是最清高、最好的，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，一弘揚佛法，很多人都改信佛教。婆羅門就想種種的方法來陷害釋迦牟尼佛，除了婆羅門，還有其他的大外道，都想種種方

法來陷害佛，無論那一種，都被佛制伏了，「制諸外道」。諸魔、諸外道不只一個，很多很多，都是佛給他制伏的。優波離說，他都親見，就是親自看見如來如此。

最後他看到「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」，他看見釋迦牟尼佛在修行以後，把世間凡夫所貪的這些貪欲、所貪的五欲就不貪了。還有「諸漏」，漏是煩惱的一個名詞，普通叫煩惱，在佛經裏又叫漏，漏不只一種，煩惱不只一種，所以說諸漏。諸漏有欲界的、色界的、無色界的煩惱，欲界的煩惱最嚴重，色界、無色界的煩惱也很嚴重，雖然沒有欲界那麼多，也很嚴重，最後三界統統有的叫無明。諸漏概括地說，有三種，第一是欲漏，欲漏是欲界的；第二是有漏，「有」是一種苦果的名稱，有漏是色界、無色界的；第三叫無明漏，無明漏是三界的無明，統統在這裏面，這叫諸漏。換句話說，把三界這些煩惱統統破除掉，解脫了才成佛。這些煩惱不破除，成什麼佛？我們凡夫貪五欲六塵，諸漏滿滿的，成佛要把這些破除掉，破除就是解脫，解脫這個世間了，這也是優波離親眼看到的。他因為跟隨佛出城、出家修道、破魔、成佛、制伏外道，這一段，他全程都跟著佛看見了，這樣他就發心，他發心

非常堅定的，因此他說：

承佛教戒。如是乃至三千威儀。八萬微細性業遮業。悉皆清淨。身心寂滅。成阿羅漢。

優波離有這樣的因緣，他跟著佛看到之後，他就發心出家，關於他跟釋迦牟尼佛的因緣，剛才是很簡單地說一說，詳細的情況，各位有興趣可以看《佛本行經》，這部經又叫《佛本行集經》，裏面特別有一品叫〈優波離品〉，專門介紹他跟釋迦牟尼佛之間的因緣，各位可以自己看。現在他講，看到佛那樣成就，他自己發心出家，「承佛教戒」，「承」是承受、接受，「教」是教化，「戒」是受戒，承受釋迦牟尼佛說佛法來教化他。「如是乃至三千威儀，八萬微細」，戒有很多種，比如現在出家受戒，有三壇大戒，當然先受沙彌戒，出家時先受了，再受正式的比丘戒，比丘戒是聲聞的二百五十條戒，受二百五十條戒是總括起來講，實際分開來講，有多少條，那幾條、那幾條合起來有二百五十條，這比丘的更多，比丘尼的更多。他受比丘戒，「承佛教戒」是先受比丘戒——二百五十條的戒，受了二百五十條戒以後，依照這些

戒來修持，逐漸逐漸又多了，「如是乃至」，「如是」是照著二百五十條比丘戒修，然後再受「三千威儀，八萬微細」，這就指菩薩戒，大乘菩薩戒，除了一條一條的戒以外，還有威儀，很微細的行為統統在內，這是菩薩大戒。

三千威儀，「威」是表示你受戒，自然就有一種威德，道德就有了，威表示威德，「儀」是現出了儀容，有威德、有儀容，表現在外面，叫威儀。威儀詳細說起來有三千，三千怎麼算法？基本的受戒的時候，要注重行、住、坐、臥，「行」是行路的時候，有行的威儀、戒律；「住」是平時站著，站有站的威儀；「坐」是坐著，也有坐的威儀；「臥」是休息睡眠的時候，也有威儀。行住坐臥，每一種有二百五十戒，四種合起來，就是一千。戒有三聚戒，所謂三聚戒，包括律儀、一切善法、攝受眾生，攝律儀、攝善法、攝眾生，這叫三聚戒。行住坐臥這三聚戒都有，每一種有一千，三聚就是三千，叫三千威儀。籠統講是三千威儀，細細算起來，一條一條的，算得出來，不是虛的名詞，是實際的數目。再說八萬微細，就是微細的那種戒，威儀的那種行持、那種行為，八萬是說個整數，詳細算起來有八萬四千，八萬

四千的微細行為叫細行，這也可以一條一條算出來。這就不算了，要是算起來，大家感覺我們也沒受過戒，聽起來也不了解，算起來很麻煩。要知道八萬微細是八萬四千微細行，一條一條的都能算得出來。他承佛授與他這些，前面是比丘戒，後面是菩薩戒。

這些戒有兩大類，一是性戒、一是遮戒，「戒」是講戒行，受戒的事情。「性」是所戒的這些事情，本來就是不能犯的，不管受戒不受戒，都不能犯。不是說我受戒，我犯了戒就有罪；我沒有受過戒，犯了戒，不受戒條約束，不是這麼說的。不管受戒不受戒，一般不學佛的人犯了戒，殺了人都是有罪，都是造罪業的。為什麼呢？最簡單地說，我們在家都受過五戒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，這都是「性戒」，性戒一犯，就是犯了罪業。「遮戒」是五戒之中的戒飲酒，飲酒為什麼叫遮戒？喝酒本身不像殺盜淫妄，殺業是殺害眾生，偷盜是把人家的東西偷來，都對眾生有損害的。飲酒是自己喝酒，對他人有什麼妨礙？沒有，這本身沒有什麼罪。但是喝酒之後，酒能亂性，能引起前面的殺盜淫妄，可以引起那些罪；不飲酒，那

些罪就遮住了，不會犯那些性戒的罪，所以叫遮戒。飲酒是其中之一，其餘還有很多。遮戒受了，佛制定的戒，受了戒就要持，受了戒而不能執持，犯了戒就有罪。這種遮戒，不受就沒有罪，普通不學佛的人，他沒有受過戒，他喝酒就喝酒，他沒有什麼罪，但是你既然學佛受了戒，受了遮戒之後就要持，不持就是犯罪。

就優波離來說，「性業遮業，悉皆清淨」，他都持得非常清淨，一絲一毫也沒犯。小乘有二百五十條戒，大乘菩薩戒更嚴格，動念頭就不許可，一動念頭就犯了戒，比如殺生戒，雖然沒有殺眾生，心裏一動了殺的念頭，就犯戒了。無論是聲聞戒、菩薩戒，優婆離都守得非常清淨。「身心寂滅，成阿羅漢」，身心寂滅從那裏來的？就他來說，性戒、遮戒這兩種，二百五十條戒，以至於三千威儀、八萬微細，統統沒有犯戒，沒有犯戒就沒有業，沒有罪業，他性戒、遮戒都沒有犯，都是清淨的。「清淨」這兩個字注意，一般人說受了戒，這不可以作、那不可以作，飲酒當然不能飲，吃的東西，連大蒜、蔥這些東西都是遮戒，都不能吃，那有什麼不好？沒有受戒之前不知道，戒受了之後才知道，的確是清淨了。飲食方面，對於這些東西，

真正講衛生也好、講心理修持也好，就是清淨的。清淨之後，才能身心寂滅。我們凡夫眾生身體有很多煩惱，這種病、那種病，行動也不能自由，這是身體方面，身為苦本，我們眾生的一切苦就是從身體來的。這個心更苦，身體受苦，再加上心理一分別，苦得更厲害。所以身心種種的煩惱、苦惱，由於持戒清淨，身心這些都滅了。小乘受了二百五十戒，身識可以寂然不動，能制住了；大乘菩薩戒，連意識也不讓它起分別。「身心寂滅」，「身」指聲聞戒，「心」指菩薩戒，他由於戒守得那麼清白，所以把一切的意識、身識，所有的那些苦惱都滅除掉了，這樣就「成阿羅漢」，把這些煩惱統統滅除，成就了，證到羅漢果。下面他說：

我是如來眾中綱紀。親印我心。持戒修身。眾推為上。

「我是如來眾中綱紀」，他說，我在佛的弟子之中，我作大眾的綱紀。戒律是維持綱紀的，世間萬法都要有綱紀，「綱」是網上的大繩，綱下面那個網有綱口（有目），要是沒有維繫網子的綱，就不能提綱，綱就拉不起來。這是比喻人類社會要有綱紀，講到細密的修持，心裏要學定功，就要有綱紀，戒律就是綱紀。我在佛的

弟子之中，我以戒律來作大眾的綱紀。「親印我心」，佛就親自印證我心，「持戒修身，眾推為上」，「親印我心」是菩薩戒，「持戒修身」是二百五十條比丘戒，但我自己修持得最清淨，而且在眾弟子之中，我是持戒第一，作眾中的綱紀，因此如來在大眾之中推崇我是持戒第一，就是「眾推為上」，大眾之中，我是持戒第一。最後講他由這裏入圓通的：

佛問圓通。我以執身。身得自在。次第執心。心得通達。然後身心一切通利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佛問大眾：從那個法門得到圓通？「我以執身，身得自在」，以我來說，我修二百五十條戒，修身的，我身得自在了，再「次第執心」，進一步逐漸逐漸，我受持菩薩戒，菩薩戒更要注重心，就是執心，「心得通達」，這就不得了。自在通達都沒有障礙了，一切障礙都破除了。「然後身心一切通利」，這樣身心清淨到了通達，所以一切都通利了，無往而不利，就無礙了，到了無礙的境界，「斯為第一」，我是從持戒得了圓通的。下面是目犍連，目犍連以意識入圓通的，經文

這樣說：

大目犍連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初於路乞食。逢遇優樓頻螺。伽耶。那提。三迦葉波。宣說如來因緣深義。我頓發心。得大通達。

「大目犍連，即從座起」，大目犍連是佛的大弟子，我們都知道，不詳細介紹了，他從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這跟前面一樣的禮節。然後他說：「我初於路乞食，逢遇優樓頻螺、伽耶、那提，三迦葉波」，我當初在路上乞食的時候，遇到優樓頻螺、伽耶、那提，這三位是兄弟，叫三迦葉波。這三兄弟「宣說如來因緣深義」，目犍連在路上，遇見這三兄弟說佛的「因緣深義」，就是前面講的因緣所生法，上回跟各位介紹過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這四句話是深義，非常深的，不是我們普通了解的很粗淺的意思，是講很深的意義。一聽到三兄弟講到佛法這個因緣深奧的意義，「我頓發心」，「頓」是一下子，我一聽到因緣深義之後，馬上就發了心，一發心就「得大通達」，「大通達」是把很深的義理都能明瞭。

明瞭什麼呢？把這裏講的如來藏都了解、通達，一點障礙都沒有，徹底見到本性了。「我頓發心」包括兩個意義：一個是得大通達、一個是下面講的從佛出家。這裏講他心原來沒有發出來，一聞因緣深義，他明白了心性，得了大通達，是這個發心。下面他說：

如來惠我袈裟著身。鬚髮自落。我遊十方。得無罣礙。神通發明。推為無上。成阿羅漢。

我對佛說的因緣所生法，三迦葉講的是釋迦牟尼佛講的偈子，我一聞之後，對佛就非常仰慕，發心以後就跟佛出家。「如來惠我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「惠我」是惠賜我，給我一種恩惠，為什麼呢？當他到釋迦牟尼佛那個地方去的時候，佛就喚：善來比丘。這就特別了，這也是因緣，善來比丘是讚歎的意思，佛這麼一說，「袈裟著身」，出家的衣服自然就披到他身上去了，不但如此，「鬚髮自落」，你看，今日之下那有？佛世才有，他遇到佛，佛一說善來比丘，袈裟就自然穿在他的身上，而且鬚髮自然就落了，馬上比丘相就現出來了。現出來以後，「我遊十方」，我就能

夠以出家的相遊到十方世界去，遊到十方世界「得無罣礙」，無論到那裏去，都沒有障礙，他得了神通自在，「神通發明」，得了神通發明，他無論到那兒去，一點罣礙都沒有。

得了神通，發明什麼呢？我們現在一般說某人得了神通，神通怎麼得的？發明，就是從意識發明。現在任何一個眾生，雖然我們學佛，念了多年佛，我們現在還是意識在起作用。他這一發明就把意識開發出來，從意識直接就明，從意識裏面就開發出如來藏性，就直接發明了本性。講神通，當初印度的外道都有神通，五種神通都有，那不算稀奇的。只有佛家講漏盡通，漏是諸漏，前面講煩惱，煩惱盡了，證果了，這就是神通發明，煩惱盡了，得了漏盡通，那才可靠。前面那五通，要入定才得神通，沒有得漏盡通，要想得到前面那五種神通，起碼要入定。入定之後才有神通出現，出定之後，不入定，神通就沒有了，靠不住的。何況現在的人，想入定也定不了，沒有入定工夫，那有神通？更沒有的，要了解這個。他這裏講神通發明，就證到本性。「推為無上」，佛推他在諸弟子之中，神通第一，「成阿羅漢」。

寧唯世尊。十方如來歎我神力。圓明清淨。自在無畏。

「寧唯世尊」，這句話一轉，「寧」當豈字、何字講，「寧唯」是豈止、何止，何止世尊，豈止娑婆世界的釋迦牟尼佛，「十方如來」，十方世界那些多多少少佛，「歎我神力」，都讚歎我的神通力量，「圓明清淨」，我這種神通力量是圓明清淨的。怎麼圓明清淨？能夠普遍到十方世界去，到十方世界不是遊覽，當然是弘法利生，這叫圓明；清淨呢？他雖是到十方世界，他的真心是不動的，一真的心還是不動，絲毫不染。我們普通凡夫到那裏去都染污了，他無論到那裏，清淨不染的，這叫清淨。「自在無畏」，他要示現什麼狀況都可以，自由自在的；沒有任何魔障，什麼邪魔外道，他都可以降伏，這叫無畏。所以十方如來都讚歎他的神力，他的神力表現出來，就是圓明、清淨、自在、無畏。

佛問圓通。我以旋湛。心光發宣。如澄濁流。久成清瑩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釋迦牟尼佛問諸弟子怎麼得圓通，「我以旋湛」，就我來說，「以旋湛」，把這個識旋轉過來，歸到本性上面，就是旋識歸性，湛然的「湛」是講性，

旋識歸性就是返妄歸真。「心光發宣」，一返妄歸真，就發出智慧來，「心光」是真
心裏發出光明來，無量智慧就發宣出來，宣揚出來了。他是以意識入圓通的，他把
意識一轉，轉到本性上去，本性上一發出心光來，就顯出神通，「宣」是神通出現
了，是這麼來的。了解這個，我們不要聽人講某人有神通，他說他有神通，你先問
他：你有沒有返妄歸真？有沒有旋識歸性？沒有這個，那個神通說歸說，你聽歸聽，
不要相信。下面說比喻，這個心光一發現，神通出現，「如澄濁流」，就像混濁的流
水得到澄清了，久而久之成為清瑩，清瑩是一點雜質都沒有，碧清得徹底，純粹的
湛然本性出現了。他的神通是這麼來的，「斯為第一」，他由意識轉到本性，出現神
通，他就得到圓通，是從這裏入了圓通。

他是從因緣深義，然後轉識成智，我們念佛，參照他的修行歷程，我們一面研
究教理、一面如法持名，這兩者都要研究，缺一不可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第一四五講

烏芻瑟摩。於如來前。合掌頂禮佛之雙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常先憶久遠劫前。性多貪欲。有佛出世。名曰空王。說多婬人成猛火聚。教我徧觀百骸四肢諸冷煖氣。

接著前面講的六識，六識前面講根、塵。釋迦牟尼佛為了教楞嚴法會上的聽眾們，選擇最好的一種修持法門，因此請法會上已經證果的這些大菩薩，雖然也有一些聲聞證了羅漢果的，實際上他早就是大菩薩了，由他們每個人說出當初是從那個法門修成功的，所謂修成功，就是得了圓通。講完之後，就教法會上的人選最適當的一個法門，用意是如此。上次六識講完了，現在從七大開始，剛才念的這段先講火大，地水火風的火大。所謂大是什麼呢？大種，一般講，地水火風四大種，四大種子。除了地水火風以外，還有空、根等等，一共有七大，現在從火大開始講。

由火大修成功的尊者叫烏芻瑟摩，「烏芻瑟摩」是梵文的字音，翻成中文的意

思叫「火頭」，就是火頭金剛。為什麼叫火頭金剛呢？他從火大種來修持用工夫，修成功入了火光三昧（火光定），得了這種大定，成就了，就像金剛那樣，叫火頭金剛。他為什麼從火大種來修？這有他的因緣，這位菩薩在經文裏自己說，在過去久遠劫以前，他只是一個凡夫，凡夫眾生對五欲都貪戀得很厲害，財色名食睡，他特別對色欲貪得非常重。色欲就是淫欲，他過去在凡夫地位的時候，對男女的淫欲非常重。就在那個時候有尊佛出世，他有善根能夠接近那尊佛，那尊佛就告訴他淫欲多的人，將來的災難受不了。淫欲多的話，就成為一種猛火，一團猛烈的火，這個猛烈的火聚在一起，使人在有生之年苦惱得很。在生前，這叫欲火，死了以後，叫作業火——造業的業火。生前有欲火、死後有業火，整個就是一團大火聚在那裏，變成火聚。未來得的果怎麼樣？看他的輕重程度，輕的墮落在鬼道，重的就墮落到地獄道，未來是得這種苦報。他聽到那尊佛告訴他這麼嚴重的後果，他害怕了，因此那尊佛就教他用這個工夫，就是觀火，從火觀成功了，就入火光三昧，成為火頭金剛。修觀火的工夫，當然不只一生，多生多劫才成就的，成就之後，他發了願，每尊佛出世的時候，他都作一個金剛神，金剛神是護法的，作每尊佛的護法。所以

只要佛講經說法，無論什麼時候，他都站在那裏護法，叫火頭金剛。

經文講「烏芻瑟摩，於如來前，合掌頂禮佛之雙足」，這幾句經文跟其他有點不同，其他的都是這麼說——「即從座起」，都從各人自己的座位上起來，但是烏芻瑟摩沒有從座位起來。為什麼沒有從座位起來？他是金剛護法，他不坐，站在道場上來護佛的法，所以沒有從座位起來，他本來就是站著。因此他就到佛的面前，合掌頂禮佛的雙足，按照禮的規矩來行禮。拜佛以後，「而白佛言」，然後稟告佛說：「我常先憶」，「先憶」是想到從前，我常常憶到從前什麼時候？「久遠劫前」，一個劫的時間長得很，今日之下，普通人要計算一個劫的時間，可以說很難算得清楚，時間就那麼長。但是他講久遠劫，不只一個劫，太多劫了。在那麼久以前，他還是凡夫的時候，「性多貪欲」，他的根性多貪欲。一個眾生有一個眾生的習氣，同樣在人道的凡夫眾生，雖然共同有財色名食睡的欲望，這五個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欲望，但是眾生的情況不完全一樣，有的在錢財方面貪心非常重，有的在色方面重、有的在名上面特別重，這是根據過去每個眾生的習氣來的。這位烏芻瑟摩在淫欲方面特

別重。

性多貪欲的「性」字，我們要稍微辨別一下，學佛的人都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本性，禪宗講明心見性，就是心性，心性任何眾生本有的，要知道本性清淨本然，這部經裏講它非常清淨的，本來就是如此。既是性中清淨，清淨本然，本然如此，這裏為什麼講他性多貪欲？中國文字各位研究過自然就明瞭，看這個字用在那裏，就表示什麼意思。這裏的性字，不當真如本性的性講，真如本性是我們心性的本體，是真心。這個性字是一種習氣，一生一生的習氣，熏習到最後，讓我們凡夫對自己的習氣辨不清楚，它就好像是天生的天性一樣。中國儒家講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」，一個人從小到大，對一樁事情慢慢地熏染，熏染到後來，就變成跟天性一樣，這個性就講由習慣堆積起來，成為自然的，是這樣。這個字你要認清楚，絕對不是佛法所講的真如本性的性，要辨別清楚。

他說在久遠劫以前，他就有一種習氣，積得太多太多了，變成一個性，習慣變成性了。變成性就不得了，一舉一動就自然表現出來，這就非常厲害了，所以「性

多貪欲」。這個時候有尊佛出世，這尊佛的名字叫空王佛，空王佛「說多婬人，成猛火聚」，就告訴他這兩句話，前面講過淫欲多的人時時刻刻起欲火，欲火燒身，在生前就不得自在，就是煩惱，這種煩惱隨時纏繞著他，使他很痛苦。這還不算，多欲的人，這是欲火，欲火多了以後，就按照這個欲望造業。佛家講戒，受了戒，出家戒根本就是戒淫的，在家戒要戒邪淫，都要戒的，不戒就是下面空王佛所講的，讓欲火在那裏發展、猖獗，就變成猛火聚，火勢燒得很猛烈，猛火一聚，遍身就是一團火。古代祖師注解，這個猛火聚變成業火，這一生壽命終了的時候，他必然要墮落，由於那個業火必然墮落，或者墮落到鬼道裏去，鬼道裏的餓鬼，喉嚨裏就冒火，食物送到喉嚨裏，火就把吃的食物燒焦了，不能吃，業火就是那麼厲害。墮落到地獄裏，地獄的種類雖然很多，共同的就是受火燒，這叫猛火聚。比如某某眾生，他生前的淫欲心那麼重，當下雖然是痛苦，已經很痛苦了，死後更痛苦，墮落到惡道裏更痛苦。空王佛告訴他這種因果，告訴他未來苦報那種事實。

空王佛把這個嚴重的事實告訴他以後，就教他用工夫的方法，下面說「教我徧

觀百骸四肢諸冷煖氣」，空王佛教我徧觀，徧觀那裏？徧觀我的身體，「百骸四肢」，身體每個部分、每個關節，加上手腳四肢，普遍這樣觀察，觀察自己「諸冷煖氣」。中國的學問，研究文字，雖然兩個字用在一起，有它偏重的意義，冷煖二字偏重在暖氣，身上的暖氣就是火大。為什麼要觀火大？淫欲之火就從火大燃燒起來的，一個人的淫心一動，他的身體就發熱，就是暖氣特別旺，暖氣特別旺就要造業，不必等到造業，就在身體暖氣特別旺的時候，當下就受苦。為什麼呢？中國的中醫講（西醫現在也懂了），人的身體，這個氣體包括冷、暖氣，要維持平衡的，地、水、火、風，中國講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，五行要維持平衡地運作，身體正常，沒什麼病。有病就在某些方面，或者寒氣太重、或者暖氣太重，火氣一上來，那種偏重的發展，身體就有病了。所以這個時候，空王佛就針對他的淫欲太重，教他觀火大，觀火氣就從這上面。佛的教法好，就針對他的毛病來開藥方，讓他來治療這個病，所以教他觀：你觀自己的身體，遍身觀你的百骸、筋骨之間的各種關節、你的四肢，每個部分都看了，觀察冷煖氣，就是觀察你身上的熱氣，熱氣是不是正常？不正常就有問題，你就在這上面下工夫。下面這段接著說：

神光內凝。化多婬心成智慧火。從是諸佛皆呼召我。名為火頭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。成阿羅漢。心發大願。諸佛成道。我為力士。親伏魔怨。

他就按照空王佛教他觀的方法，就觀自己的身體，觀了以後，「神光內凝」，「神光」是從本性裏發出來的光，這種靈性的靈光怎麼內凝呢？「凝」是凝聚，原來是觀察整個身體起的欲火，觀到後來的時候，欲火慢慢變了，火是有的，欲沒有了，淫欲沒有了，淫欲之心轉變了。所謂轉變，把淫心去掉以後，轉成火光，就是神光，「神光內凝」是從內，從自己本性裏發出來的，「化多婬心成智慧火」，把原來很多的淫欲之心轉化了，變化火，不是欲火，是智慧火，轉化成為智慧了。

變成智慧火以後，「從是諸佛」，從那個時候有很多佛，一世一世的佛出世，「皆呼召我」，那些佛皆呼喚我、召喚我，「名為火頭」，都替我取個名字，叫我火頭。「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羅漢」，什麼是火光三昧力？「火光」是從心性上發出的光明，「三昧力」是定力，他有火光，本性發出火光的這種定力，出現在頭上，頭上

就出現火燄，像火把一樣，照出一團火燄，實際上是他由性光發出來的大光明，因為是從頭上發出來的，因此每尊佛出世遇到他，都叫他火頭。因為這樣的關係，他有火光三昧力，以這個定力成就了阿羅漢。成就阿羅漢的時候，「心發大願」，他就發了大願，發什麼大願呢？「諸佛成道」，不論那尊佛成道的時候，「成道」就如同釋迦牟尼佛示現八相成道，「我為力士」，我都替他作大力士，「力士」是金剛力士，就是金剛神，他作這個大力士，他從頭上發出火光來。「親伏魔怨」，任何一尊佛八相成道的時候，天魔都來擾亂，這些魔怨都來破壞的，所以他來降伏，由他來親自降伏魔怨。他有這種定功，所以能為大力士，來降伏那些魔怨，怨是魔王、怨家等等。

佛問圓通。我以諦觀身心煖觸。無礙流通。諸漏既銷。生大寶燄。登無上覺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「佛」指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現在問圓通，以那個法得圓通？就是得了定，證果了，成就了。以我來說，「我以諦觀身心煖觸」，我確確實實地下

真工夫，觀我的身體、心理，觀身心的煖觸，結果一觀的時候，煖觸觀空了。因為煖觸是火大種，這種觸塵是虛妄的，我們凡夫不知道，以為是實在的，用工夫一觀的時候，就觀空了。「無礙流通」，煖觸一觀空，就無礙了，我們一切不得自由，這裏有妨礙、那裏有妨礙，就是這些假東西在妨礙我們。他觀空了，以煖觸觀空了，淫心沒有了，火光三昧出現了，從自性之中出現智慧火，智慧火是流通的，可以向各方面去流通。「諸漏既銷」，「諸漏」是各種煩惱，都消除了。「生大寶燄」，「寶燄」是在頭上一團大光明的火燄，看起來是火燄，實際上是寶，從本性裏出現的神光。「登無上覺，斯為第一」，在我來說，以火來觀，至高無上的覺達到第一。

講七大種或四大種，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，都是地在前面，這部經特別把火放在前面，地在火的後面講，這是什麼道理？因為淫欲是從火發生的，修道要了生死，非斷除淫欲不可，它就這麼重要。要斷除淫欲，出家戒一定要斷，在家戒只戒邪淫，還有正淫，有正淫還是不能了生死。那怎麼辦？只有生生世世來斷除，斷到你不管在家、出家，你的淫心像這位尊者把它轉化了。要知道，他學多少生？

要多生多劫才能把那個淫心化成智慧。因此學了這段經文就要了解，為什麼要修念佛法門？念佛法門特別在那裏？就在家人來說，淫心、邪淫不可犯的，邪淫一犯不得了。那不但不能了生死，而且要墮落的，還有正淫，正淫還沒了，壽命終了的時候，藉著佛號帶業往生，有業火在，帶業往生，一往生極樂世界，娑婆世界的六道出去了，特別在這裏。所以今日之下，講普通法門、特別法門，特別法門在那裏？特別法門能夠帶業，普通法門沒什麼帶業的，你的業火非斷除不可。要斷業火當然可以斷，但絕對不是這一生、兩生、幾百生、幾千生能斷得了，那要多生多劫才能斷除，這個我們要了解。

下面講地大種，經文先念一遍，在二百零一頁：

持地菩薩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。我為比丘。常於一切要路津口。田地險隘。有不如法。妨損車馬。我皆平填。或作橋梁。或負沙土。如是勤苦。經無量佛出現於世。或有眾生於闍闌處。要人擎物。我先為擎。至其所詣。放物即行。不取

其直。

「持地菩薩」，怎麼叫持地菩薩？他是特別，他過去發了願，生生世世，世間這個地、這個路不平，他來平道路、平地，所以叫持地菩薩。這尊菩薩「即從座起」，從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，他稟告佛說「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」，「念」是追念，我回憶往昔，在以往的那個時間，「昔」是昔時，那個時候有普光如來出現到世間來。「我為比丘」，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出家人，是個比丘。「常於一切要路津口，田地險隘」，我經常在「一切」，要知道不是一個地方，很多很多地方，「要路」是主要的道路，就是大路，「津口」是河流的渡口，從陸地要乘船的地方，「田地」包括種田的地、一般陸地，凡是遇到險隘的地方，「險」是危險，「隘」是狹隘，凡是很狹窄的地方，不好通過，那個地方的路很險不平，很容易跌倒。「有不如法」，「不如法」是路不平。那些地方「妨損車馬」，「妨」是妨礙，「損」是什麼呢？古時候的車子，就中國來講，普通車子前面有馬拉著車子，在印度那個時候，是不是有騎馬的？還是馬拉車？這不必多考據，無論是車、是馬，路不平，顛顛簸

簸的路，車馬走在上面很容易翻倒，就受損了。為了防止這個，「我皆平填」，不平的就把它填平，「或作橋梁」，或者遇到河流過不去，就造橋梁，有了橋梁就可以通行。「或負沙土」，「負」是背負，背負沙土作什麼？填平那些道路，路有不平，有坑坑洞洞的，他就背負那些沙、石、土，把路填平。

「如是勤苦」，像這樣勤苦，就指作上面那些事情，「經無量佛出現於世」，經過數不清的佛出現世間，他都這麼作。每尊佛出現於世，他在世間，「或有眾生於闍闍處」，「闍」是什麼？古時候無論中國、外國，都有城牆，環繞的城牆叫闍，「闍」是城門，或者在城牆那裏，或者在城門的大門口。「要人擎物」，「要」是要求，凡是有人求人，「要人」上面有個主語，有人要求人，下面的「人」是受詞，凡是有人要求人來替他擎物，替他拿東西、搬東西，「擎物」是用手把東西搬起來。「我先為擎」，凡是有人這樣要求的時候，我就先替他搬東西。「至其所詣」，「所詣」是所到之處，他要到那裏，我就把他的東西搬到那裏去。「放物即行」，搬到那裏之後，把他的東西放好，我不說話，馬上就離開。「不取其直」，「直」是價值，現在的價

在左邊加個人字邊，在經典裏就是直字。我不取任何價值，搬好以後馬上就離開，完全是義務的。

毗舍浮佛現在世時。世多饑荒。我為負人。無問遠近。唯取一錢。或有車牛被於泥溺。我有神力。為其推輪。拔其苦惱。

「毗舍浮佛」，這尊佛是莊嚴劫最後的一尊佛，什麼是莊嚴劫？釋迦牟尼佛是現在佛，這是一大劫，在這個大劫以前的一大劫，叫莊嚴劫。每一大劫有成住壞空四個中劫，在那個大劫的住劫之中有二十個小劫，那個住劫之中有一千尊佛出現於世間，有那麼多佛出現世間，所以那個劫叫莊嚴劫。毗舍浮佛就在莊嚴劫那個時候，一千尊佛出世，他是最後一尊佛出現世間，梵文叫毗舍浮佛，翻成中文的意思是「徧一切自在」，徧是普遍的，普遍一切都自在了，這是這尊佛名字的意思。

「現在世時」，這尊佛出現在世間的時候，「世多饑荒」，那個世間年成不好，人民受到飢餓那種貧苦。「我為負人」，我那個時候還是作一個負人，「負人」是專門替人負載東西、負荷東西的，「無問遠近」，我雖是一個負人，我不問負的東西是

遠是近，「唯取一錢」，只取一分錢。為什麼只取一分錢呢？前面是不取其直，這裏是唯取一錢，以前多生多劫，任何錢都不要，這裏要注意「世多饑荒」，他自己的生活会維持，所以替人家搬東西、運東西，只取一錢，這一錢是拿來維持他的生活。

「或有車牛被於泥溺」，「車」是車輛，還有牛，車輛、牛等等，因為道路不好，陷到泥溺裏去。這個時候「我有神力」，要注意，他過去多少世都義務地替人家服務，慢慢地培養出自己的福報來，他有一種神力，這個力量不知從那裏來的，就中國的字義來講，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」，不知道從那裏來的這種力量，他有神力了。這種神力一發揮出來，「為其推輪」，車子陷在泥裏出不來，他一推，就把車子推到平地上來了，「拔其苦惱」，那些車子陷在泥溺裏的車主，苦惱被他拔出來，苦惱就沒有了。下面說：

時國大王延佛設齋。我於爾時。平地待佛。毗舍如來。摩頂謂我。當平心地。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。

「時國大王延佛設齋」，就在那個時候，那個國家的國王，「延」是請，他設了

齋來供養佛，就是請佛來。「我於爾時」，我在那個時候，「平地待佛」，我把道路整理得很平，等待迎接佛。「毗舍如來，摩頂謂我」，等到佛來的時候，一見到我，就摩我的頂，告訴我：「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」，你這樣多生以來都是為人來平世間的地，你應該了解「當平心地」，要把自心的地平了之後，世界的地自然一切皆平。這個時候毗舍浮佛告訴他，你當平心地，這句話就點破了他。

為什麼心地一平，世界的地就平？佛法一個總原則、一個真理，我們必得了解「萬法唯心」，所謂萬法唯心，一切法都是從我們的心出現的。就《華嚴經》來講，心的本體（一真法界）是如如不動的，但是隨緣，遇到緣就出現相，每出一個相都有作用，就是體相用。證果的人、成佛的人，他不管起的什麼相，隨任何的緣，他都是隨緣不變，不會變的，他都是清淨本然。我們凡夫眾生，本體一起相就是妄相——虛妄相，生死就出現了。這是證果與不證果的關係。但是起妄相，也是因為不明瞭真心，才出現妄相，所以生死就是從妄心裏造成的。那個證果的人、了生死的人，他把妄相去乾淨了，他就證果了。證果的情形怎麼樣呢？凡夫眾生的妄心絕不會平

等，我們凡夫眾生的心理絕不平等，不會以平等心待人，我們這個世間的人都是凡夫眾生，不會以平等心待人，所以有高山、大河、海洋，這都是眾生心理造成的。佛、證果的人，他的心理都是平等——平等心，他的現相一律平等，你看極樂世界一片平坦，極樂世界的眾生是心平，不像我們娑婆世界有危險的高山、海洋，地既是平的，絕對不會發生地震的，各位放心。所以有地震、有火風，都是有不平衡在，心理已經不平衡，再加上心理更惡化的結果，就造成天災。所以這尊佛告訴他，你先平心地，心地一平，世界的一切地皆平了。那真正天下太平了。

他聽佛這一開示，當下就悟了，悟得什麼情況呢？因為時間到了，後面還有很長的經文，留待下次繼續。

第一四六講

我即心開。見身微塵。與造世界所有微塵。等無差別。微塵自性不相觸摩。乃至刀兵亦無所觸。

繼續講持地菩薩，這部經講二十五圓通，釋迦牟尼佛請楞嚴會在座的二十五位大菩薩，說說他們原來從那個法門得到圓通的，二十五圓通是十八界加上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，一共有二十五種，二十五個法每一法都可以得到圓通證果的。佛在這裏的用意，每位都講完以後，要選最方便最好的一門來修。現在講到持地菩薩，他以地水火風的地大來入圓通，持地菩薩既是從地大入圓通，開始的時候，他替別人來平世間的土地，世間的路面不平，他來持地，這樣作了很多生、很多世，後來遇到毗舍浮佛，毗舍浮佛告訴他：你這樣辛辛苦苦，已經過無量的佛出世，你還這麼作，現在我教你，要平世間的土地，先從你的心地平起，你把你的心地平了之後，世界的地，一切皆平了。他遇到這尊佛，進一步地開悟了。上回講到這裏。

現在接著講「我即心開」，遇到那尊佛給他說明，教他平心地，這個時候他就心開了。毗舍浮佛這樣一開示他，教他平自己的心地，他就心開了，「心開」指的什麼？這部經講的是如來藏，如來藏就是真如本性，他的心一開，就是如來藏性完全開發出來，見到自己本性了。一見到本性的時候，「見身微塵，與造世界所有微塵，等無差別」，他看見造成自己身體（正報）的微塵，還有造世界（依報）的所有微塵，造自己身體的微塵是根身，我們的五根之身也是微塵造的，這是色法，把色法分析到最後就是微塵，身體的微塵、身體以外能夠造世界的微塵。這兩句話就是說我們五根之身是色塵，以及造世界所有山河大地這些微塵，「等無差別」，「等」是平等的，沒有差別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的身體跟山河大地整個地球，以及太虛空裏的星球，都是微塵造的。既然都是微塵造的，身體的微塵與身體以外世界的微塵，沒有兩樣、沒有差別。

下面就解釋：為什麼我們五根之身的微塵，與世界的微塵沒有差別？「微塵自性不相觸摩」，同樣是微塵，凡夫眾生不了解，微塵從那裏來的？這部經前面講教

理的時候，分析得很清楚，整個世界都是由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從不覺之後，有無明的虛妄分別，才有山河大地、才有外面這些假現象。凡夫眾生不了解，就把這些虛假的東西都當作真實的，實際上按照真理來講，萬法皆是虛妄的，沒有自性。為什麼沒有自性？你說一條河、一座山，它有自性嗎？它真有自性的話，那應該永恆不變更，不會有生滅的。實際上我們的地球有很多高的山頂，原來是從海底變化變成高山，反過來，也有從高山變成海底的。所以中國的經書講「滄海桑田」，滄海變成桑田、桑田變成滄海。這次台灣的大地震，你看，九九峰變成童山了，九份二山的兩座山峰震垮下來，變成一個天然湖，這個湖怎麼來的？若干年之後，這個湖也會變化的。所以萬法沒有自性，不是真實的法，你追究萬法的自性在那裏？只有如來藏性。這樣看起來，從凡夫看把這些虛假的東西當作真實的東西，一覺悟之後，萬法沒有自性，就直接看穿了假法，直接就開發如來藏，見到真性就是實相。不僅這些高山、河流、平地都是微塵造的，實際上我們的身體，那一天不從外面吸收微塵進來？吸收進來以後，隨時也要把體內的微塵排泄出去，變成外在的微塵，這個我們凡夫眾生自己不知不覺的。愈了解萬法都是虛妄的、沒有自性，看到如來藏性

了。這個微塵，他一覺悟的時候，就從微塵直接體驗到如來藏性，沒有互相抵觸的，所以「微塵自性」，他因微塵見到如來藏性，明心見性所見的，無處不是如來藏性，在他眼裏就沒有微塵。眼裏有微塵，就被微塵障礙了，他所見的如來藏性是沒有障礙的。沒有障礙就「不相觸摩」，不互相觸摩，「觸」是抵觸，「摩」是摩擦，不明瞭如來藏性，就算是微塵，這粒微塵，甚至肉眼都看不見的，用科學儀器一觀察的時候，只要是微塵，它都互相觸摩的。他一覺悟，見到如來藏性，就彼此不會互相抵觸、互相摩擦了，這些事情都沒有，平等了。

「乃至刀兵亦無所觸」，刀兵也無所觸，為什麼呢？刀兵也是地大，是外在的地大，眾生的身體是內在的地大，外在的地大分析到最後是微塵，身體內在的地大分析到最後也是微塵，既是微塵，不相觸摩。證到本性平等的時候，就是有刀兵各種武器，加在已經證果見到如來藏性的人，對他來說，一點傷害都沒有，「亦無所觸」，刀兵對他身體是毫無所觸，沒有傷害的。古時候講刀兵，現在講原子彈，原子彈加在證果的人身上，也是毫無所觸，這就是內在的微塵與外在的微塵不相抵觸

了，無礙了，到這種程度。

到這裏為止，持地菩薩從地大入圓通的境界有四種，根據古人注解是這樣分析的，那四種呢？就是《華嚴經》講的四種無礙的境界，四無礙的法界。第一種，他開始替世間人來平地的時候，就經過多少生、多少劫，經過無數的佛出世，他都生生世世這麼作，這是什麼呢？事無礙，如果事情有礙的話，像我們替人家服務、給人家作事，身體就感覺很疲倦，而且心裏會感覺：我為什麼要這樣替人家服務呢？事實上辦不到，彼此都有障礙的。他在世上無障礙了，所以多生多劫給人家平地，就跟給自己平地是一樣的。後來遇見毗舍浮佛開示他：你要平你的心地，這是拿道理來開示他，這有什麼境界？他由事進入到理上面，這是理無礙，另一種境界，經過這一開示，他進一步由事入到理了，由事入理而心開。最後整個把如來藏性全部開發出來了，如來藏性開發出來就不是普通的，他就見到微塵，身內的微塵與身外世界的微塵沒有差別，事與理、色與心是沒有妨礙的，事理無礙。到了刀兵與自己身體一接觸，外面的武器加在自己身上，一絲一毫都不受傷害，這叫事事無礙的法

界，到了事事無礙的法界是最高的境界了。所以持地菩薩開悟有四層，最後到刀兵無所觸的時候，事事無礙。

在這裏雖是如此講，我們凡夫眾生怎麼樣也體會不到，明明這是事，這個事跟那個事怎麼沒有抵觸？刀兵加在肉體上，你說不妨礙，怎麼不妨礙？凡夫沒到那個境界，怎麼樣也不了解，但是證到那個境界確實如此，古人有很多事實的例子在那裏。下面繼續解釋他的結論：

我於法性悟無生忍。成阿羅漢。迴心今入菩薩位中。聞諸如來宣妙蓮華佛知見地。我先證明而為上首。佛問圓通。我以諦觀身界二塵。等無差別。本如來藏。虛妄發塵。塵銷智圓。成無上道。斯為第一。

持地菩薩說：「我於法性悟無生忍」，我對於法性，悟到無生忍。根據前面講悟到心開之後，見到真如本性（就是如來藏性、法性，一真法界的法性），見到法性就悟到無生忍。一切法在我們凡夫眼裏看有生有滅，是生住異滅的現象。心開之後

證到法性，悟到無生的道理，無生的道理是一切法本來不生，就是《心經》裏講的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」，這叫無生。忍呢？悟到無生的道理，對這個道理深信不疑，不管一般人怎麼說，人家講相違背的那些理，他都堅持無生的道理，忍可在那裏，這是無生忍。這一悟就不得了，「成阿羅漢」，最後成了阿羅漢，證到羅漢果。「迴心今入菩薩位中」，「迴心」是迴小向大，迴小乘根器的心，向著大乘菩薩位中，今入菩薩位。這需要加以說明，根據他前面悟道，從給人家平地，然後平心地而心開，見到內外微塵等無差別，最後悟到刀兵亦無所觸，四種法界，內外都悟到了，悟的這個理是大菩薩的理。這個大菩薩的理就別教來講，已經到八地菩薩這種境界了，不到八地菩薩境界，悟不到這種程度。但是他證果成阿羅漢，證四果阿羅漢是斷見惑、思惑。分清楚悟的高，證的比較低，由於他原來開悟的那麼高，現在迴心到菩薩位，大菩薩的地位。

「聞諸如來宣妙蓮華佛知見地」，我聽到不只一尊佛，不僅現在的釋迦牟尼佛，在釋迦牟尼佛以前，聽到很多佛宣示妙蓮華，「妙蓮華」是佛開示悟入的知見，就

是悟到佛的知見。不過古人注解妙蓮華，有兩種講法：一種指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那部經裏有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，〈普門品〉最後由持地菩薩出來證明，這是有根據的，指《法華經》說的；另一種說法，妙蓮華就指這部《楞嚴經》，因為《楞嚴經》也講「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」，有這樣的講法。這兩種說法，古人注解都有根據，要採取那一種？並存，兩種都採取，那怎麼會通呢？既是「諸如來」，佛佛道同，釋迦牟尼佛到這個世間來講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的理是相通的，都是教人開慧、成佛，其他諸佛到世間來，他要開示說法，必然也要講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這沒問題。這樣圓過來說，古人怎麼注，不會有什麼疑問的。「聞諸如來」，不只聽到一尊佛宣說妙蓮華的理，這個理就指佛的知見，「佛知見地」是佛的見地。

「我先證明而為上首」，知道那尊佛講的知見是這個理的時候，我首先出來證明，因此我在法會之中作上首。持地菩薩就從平地，先平世間地，然後平心地，到後來心開，這都指地，他出來證明，所以作了上首。最後答覆佛說：「佛問圓通，

我以諦觀，佛問：從那個法門入了圓通？就我來說，我用諦觀，諦觀什麼呢？「身界二塵」，「身」是自己的根身，「界」是身外的世界，這兩種塵，身是內塵、界是外塵，內外兩種微塵「等無差別」，平等的。為什麼呢？「本如來藏」，本來就是如來藏性，「虛妄發塵」，虛妄分別就發塵出來了。「塵銷智圓」，塵怎麼銷？要知道塵怎麼來的，塵是虛妄分別才出來的，等於虛空華一樣，現在把虛空華消除，虛妄分別沒有了，塵自然就消滅了。塵一消滅，智慧就圓滿了。「成無上道，斯為第一」，就他來說，成就無上道，這是第一，就是由觀察身、界兩種微塵，得到等無差別，見到如來藏性，是這麼入了圓通的。

從地大入圓通的這位講完了，下面是從水大入圓通，經文先念一段：

月光童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憶往昔恆河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為水天。教諸菩薩修習水觀。入三摩地。觀於身中。水性無奪。初從涕唾。如是窮盡津液精血。大小便利。身中旋復。水性一同。見水身中。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。等無差別。

持地菩薩講完以後，「月光童子，即從座起」，月光童子從座位起來，按照禮節「頂禮佛足」，然後「而白佛言」，稟告佛說：「我憶往昔」，我回憶往昔，「往昔」是從前，從前是多久呢？「恆河沙劫」，有恆河沙那麼多的劫數以前，「有佛出世，名為水天」，在那個時候有尊佛出世，那尊佛的名字叫水天佛，「教諸菩薩」，他教導很多菩薩，「諸菩薩」是不只一尊菩薩，他教諸菩薩什麼？「修習水觀」，用水修觀，「入三摩地」，然後得了正定。月光童子，他是在童年的時候入道，所以稱呼他童子，他在久遠劫以前遇到水天佛，那尊佛教諸菩薩修習水觀的時候，他是其中之一，他學水觀，水觀學成了，入了三摩地這種定了。他跟那尊佛學水觀，「觀於身中」，他觀自己的身體之中，「水性無奪」，「奪」是互相侵奪、互相衝突，是有妨礙的，他見到自己身中的水「無奪」，沒有互相妨礙的，這是見到水性，得到水性了，觀水而見到自性。見到如來藏性之後，不管什麼水，都沒有妨礙，這叫無奪。水還有奪嗎？有，比如水本來是清淨的，把髒東西倒到水裏，清淨的水就被奪了，由這個例子可以參一參。

下面講他觀水的過程，「初從涕唾」，「初」是當初，開始觀水，從自己的涕唾，「涕」是鼻子裏流的鼻涕，「唾」是從口裏吐的唾沫，從這裏開始觀。「如是窮盡」，一個、一個這麼觀，觀到「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」，「津」是在喉嚨裏，沒有吐出來，口裏生的津叫津津有味，誰都覺得自己喉嚨裏生出的津好，別人的津很髒，不願意碰，就有所相奪了，他就觀察這個，「液」是喉嚨裏流出來的口水，還有「精血」，口水裏的精華、肉體裏流的血液。這還不算，還有「大小便利」，自己身體裏解出的大便、小便，小便當然是液體、水分，大便裏也有水分，這樣一個一個窮盡地觀察。「身中旋復，水性一同」，自己看見身體以內這些水，在自己身體之中旋復，「旋復」拿現代醫學來講，就是循環，身體裏的血液循環、氣血循環。這些水分也是在身體裏循環，我們喝水下去，從喉嚨裏到胃裏、到小腸大腸，這樣來回就是旋復。這樣循環往復，他這樣觀察，觀察到最後，「水性一同」，污水、清淨的水，結果把這些假象觀到最後，一個性質了，水性是一個。觀到一個性，就是完全大同，津液、精血、涕唾、大小便利都是一同的，就見到性了，見到如來藏性。我們凡夫沒有見到如來藏性，明明小便是從自己身體裏流出來的，原來喝水喝下去，小便流出來，

就不敢喝了，自己身體流出來的也不敢喝，有分別心在。他觀察結果，水性一同，小便的水跟自己口裏喝的水，有什麼不同？水性是一致的，都是如來藏性，見到一同了。

「見水身中，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，等無差別」，這是說，見到身中的水、世界的水都沒有差別。身中的水，剛才講過，觀到水性一同的時候，自己口裏的水、解出小便的水沒有什麼分別，性是一同的。講到世界的水就多了，怎麼多呢？世界外面的「浮幢王剎諸香水海」，《華嚴經》裏講的華藏世界，華藏世界有個大蓮華，大蓮華有無數的世界種，從那裏出現的，釋迦牟尼佛講的華嚴世界分成二十重，二十重世界不知道有多少微塵數的香水海。就二十重來說，我們娑婆世界在第十三重當中，周圍就更多了。有無窮無盡香水海的水。世界外圍有什麼浮幢王剎？就在那個世界裏面，比如華嚴世界二十重，每一重都高得不得了。二十重有多高？就像幢一樣的，高幢。什麼叫浮？這些高幢都是從香水海裏浮現出來的，叫浮幢。就像現在科學家研究，說大地這個陸地，就在海洋裏漂流出來的，並不是陸地多，水比

陸地多。這個浮幢王剎諸香水海，我們一個身中，自己身體以內的水，與世界外微塵數那麼多的香水海相比，等無差別，沒有什麼分別，講到這種程度。下面就說：
我於是時。初成此觀。但見其水。未得無身。當為比丘。室中安禪。
我有弟子。闕窗觀室。唯見清水徧在室中。了無所見。童稚無知。取一瓦礫投於水內。激水作聲。顧盼而去。我出定後。頓覺心痛。如舍利弗遭違害鬼。我自思惟。今我已得阿羅漢道。久離病緣。云何今日忽生心痛。將無退失。

「我於是時，初成此觀」，我把自身的水跟諸香水海的水，觀得平等的，沒有差別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最初成就此觀，水觀觀成了。「但見其水」，所見的，一片就是水，「未得無身」，無身還沒得到。所得的要無身，得無身就好了，他還沒得到無身，他還有身，執著身的觀念還在，只見水，未得無身，就把水當作身。那是什麼情況呢？入觀的時候，就只見一片水，就是以水為身，一出觀的時候，那個境界

就不見了，有這個情況。

下面就講他在作觀的時候發生的一個狀況，舉他入觀的事實。「當為比丘」，當我出家為比丘的時候，「室中安禪」，我在清淨的房屋裏，很安靜的，「禪」是禪觀，是修定的意思。我正在禪觀，就是修水觀的時候，「我有弟子，闕窗觀室」，我有個徒弟，從我房間的窗外看室內，他從窗外看我的室內，看不到我這個人，「唯見清水，徧在室中」，只見到我房子裏盡是水，徧屋子裏都是水，除了水以外，「了無所見」，「了」是找到究竟，到處找，什麼都見不到，只見滿屋子都是水。「幼稚無知，取一瓦礫，投於水內」，我的徒弟年紀小，幼稚無知，我在入定，他不知道，他取了一片瓦礫，投入我房間裏的水內，「激水作聲」，瓦礫一觸到房裏的水，激起水發出聲音，「顧盼而去」，他看看沒有什麼，就離開了。「我出定後，頓覺心痛，如舍利弗遭違害鬼」，當我出定以後，「頓」是突然，突然感覺心很痛，這個心痛就像舍利弗（佛的大弟子）遭到違害鬼那種痛是一樣的。

舍利弗有一次入定的時候，來了兩個夜叉，就是大力鬼，其中一個鬼要用拳頭

打舍利弗的頭，另外一個鬼勸他不要這麼作，那個鬼不聽，另外一個鬼就離開了，那個鬼用拳頭在舍利弗頭上猛一拳打下去，舍利弗在入定也無所謂，等到出定的時候，頭痛起來了。他就跑去問佛：這是什麼道理？佛告訴他：那個鬼的力量，你知不知道？那個大力鬼，他一拳打下去，須彌山就分成兩部分，你在入定的時候有很深的定功，如果沒有很深的定功，他一拳打下去，你的頭就粉碎了。佛又告訴他：這個鬼很可憐，他打你一拳，現在已經墮落到地獄裏去了。這是舍利弗遭違害鬼的一段公案。

現在月光童子感覺心痛的時候，就想起來，他這個心痛如同舍利弗過去遭大力鬼打了一拳，出定的時候頭痛一樣的情形。這裏講違害鬼，稍微注意一下：當時那兩個鬼，一個叫違害鬼、一個叫復害鬼，實際打舍利弗的頭是復害鬼，經文講違害鬼，是兩個鬼同時出現的，實際上打的是復害鬼。下面講「我自思惟，今我已得阿羅漢道」，月光童子在心痛的時候，自己心裏就想：現在我已經證到阿羅漢，證果了，既是證到阿羅漢果，「久離病緣」，已經很久離開病緣了。生病當然是一個痛苦

的苦果，造成苦果，應該有因緣。證到阿羅漢果，早就不造業了，那裏還有病緣？那個病緣久離了。「云何今日忽生心痛」，那為什麼現在忽然心痛？既是心痛，「將無退失」，我證了果，是不是退失掉了？他心裏有這個疑惑。

講到這裏，還沒講完，後來他告訴徒弟，在他入定的時候，叫徒弟進入門裏，把瓦礫取出來，取出來之後，心痛就好了。他到這種程度，工夫已經不錯了。進一步再證到圓通，這個下回講。

第一四七講

爾時童子捷來我前。說如上事。我則告言。汝更見水。可即開門。入此水中。除去瓦礫。童子奉教。後入定時。還復見水。瓦礫宛然。開門除出。我後出定。身質如初。

這是繼續上週講月光童子，他修水觀的，他在修水觀入定的時候，他整個人、房間裏都是水，入水觀三昧（大定）了，他的徒弟在房子外面，看到裏面都是水，看不到人，就丟了一塊瓦礫進去，然後離開了。月光童子出定以後，身體就恢復原狀，恢復有形色的身體，可是他感覺心痛，就懷疑了，他想：我是證阿羅漢果的人，應該沒有病痛的業報。病痛的業報是什麼呢？講到病，我們普通受了風寒，那是外來的，受了寒熱，不算什麼業報，那是天氣的因素，那沒什麼，業報是內在很難治的病。自從證阿羅漢果以後，不會再造業，貪瞋癡慢疑這些都斷除了，煩惱斷除就不會造業，不造業就不受果報。講到果報，一個人這一生造的業，來生就受什麼報。造人道的業，下輩子還到人道來，那是報應，得人身的報身；造畜生道的業，來生

的身體就變成畜生，那是受的業報。現在的身體是前世造的業，今世受的業報。阿羅漢有身體，有身體是前世造的，已經證羅漢果，這一生風寒這一類的小毛病，當然免不了，有時會有，業報應該沒有了，這一生已經不造業，就不會受果，這果指未來的。所以經文講「久離病緣」，病有病的緣，他這一生見惑、思惑早就斷了，病緣就沒有了，不應該再有病了，因為這個關係，他感覺心痛，就發生疑問：我證了果是否不可靠？難道退失了？上回講到這裏。

月光童子心裏正在疑惑，「爾時童子捷來我前」，「爾時」是他感覺心痛的時候，「童子」指他的徒弟，「捷來我前」，「捷」是很快，很快到我面前來，「說如上事」，就把他在門外看見房間裏面一片水，他投下一塊瓦礫進去，把這件事情報告他。「我則告言」，我馬上就告訴我的徒弟，「汝更見水」，「更」是再，你下次再見到房間裏還是一片水的時候，「可即開門」，你趕快把門打開，「入此水中」，跑到房間的水裏去，「除去瓦礫」，把你原來丟在水裏的瓦礫取出來，「除去」是除掉，就是撿出來。「童子奉教」，這個童子聽到師父的教導，就記在心裏，就是「奉教」。「後入定時，

還復見水」，後來他又入定了，他入定的時候，他的徒弟在門外又見到房間裏一片水，他徒弟在外面看，「瓦礫宛然」，原來丟進去的瓦礫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「宛然」是清清楚楚。「開門除出」，於是他的徒弟就遵照他所教的方法，把門打開，把水裏的瓦礫撿出來。「我後出定，身質如初」，他的徒弟把瓦礫撿出來以後，他出定了，出定之後，「身質」是身體，我們說某人的體質好不好，就講身體，他身體跟原來一樣，心也不痛了。為什麼在入定的時候，別人丟一塊瓦礫進去，出定之後，身體就痛呢？這還沒到大菩薩的境界，到大菩薩的境界，徹底把身體統統放下了。不錯，羅漢果是斷了見思惑，他斷見思惑是解脫了，實際說起來，是半個解脫，沒有全部解脫。為什麼呢？他還沒忘記他的身體，入了水定，還以水為身體，還有所執著的。

逢無量佛。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。方得亡身。與十方界諸香水海。性合真空。無二無別。今於如來得童真名。預菩薩會。

「逢無量佛」，從那以後，他繼續用工夫學，還是修水觀，經過多少時候呢？想想看，一尊佛出世，要多少時間？他逢無量佛，「逢」是遇到，「無量」表示數目

數不清的，也不知道遇見多少尊佛出世，他都跟那些佛學。「如是至於」，這樣跟一尊佛、一尊佛學，學到最後，遇到「山海自在通王如來」，有尊佛的名字叫山海自在通王如來，這尊佛也是從水大證到佛果的，他到了跟這尊佛學的時候，「方得亡身」，這才能夠把這個身徹底忘了，忘了身，他這個時候得了亡身。他是怎麼得亡身？先修水觀，把色身整個變成水，這還不夠，還把水當身體，還沒徹底亡身；到徹底亡身的時候，他確實了解了，用水大了解性空，這個水就是性水，性水真空，徹底明瞭如來藏性，得了如來藏性，水就是如來藏、如來藏就是水，由體起用，體用是圓融的。到了這種境界，身體就徹底忘了，沒有了，得了亡身，整個身見完全沒有了，只有本性。

「與十方界諸香水海，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」，他就與十方世界的諸香水海，「香水海」前次介紹過，華藏世界從香水海裏大蓮華建立起來的，每個世界都由香水海出來，不知道有多少香水海，十方世界的諸香水海——一切香水海。一個香水海有多大？絕不是我們地球上太平洋、大西洋的水，太平洋、大西洋的水跟香水海的水，

那怎麼比？我們看太平洋一個浪花起來，這個浪花跟太平洋的水比，不成比例。再拿太平洋、大西洋跟香水海比，就是把我們地球上所有的大洋、大海全部集合起來，也不過是香水海的一個小水泡而已，那麼渺小，可見得諸香水海多。他得了亡身以後，與十方世界所有香水海的水，「性合真空」，所有的水（十方世界的水）、自性裏的水，全部性合真空，水性完全合乎真空。真空怎麼講？必得一點障礙都沒有，如果有任何一個知見、一個虛妄分別在那裏，真空就沒辦法看出來，就有一種障礙，所以任何一個妄念都沒有，全部撤除了，這個水的性就完全合乎真空。水性合乎真空，這個世界的水跟那個世界的水，一切世界香水海的水，都入了一個性，同一個如來藏性，這叫「無二無別」。怎麼無二無別呢？你從水，你看水是一種性裏起的現象，這個現象就從性裏面出來的，從如來藏性出來的，不管那裏的水，我們地球的水跟其他世界香水海的水，也是無二無別的，一切世界的水都是無二無別。所以性水，水入了真性，就是真空，由真空起現象、起妙用，就是水，這叫無二無別。到這種境界的時候，「今於如來得童真名」，現在在釋迦牟尼佛的座下，得了童真名，入了大菩薩的地位，「童真」又叫童子，在佛的面前叫童子，那就不得了。就像國

王的兒子王太子，佛是法王，法王的童子叫法王子，童真就是法王子，那成佛有希望。得了童真的名字，「預菩薩會」，「預」是參加，參與菩薩的楞嚴法會。最後是結論：

佛問圓通。我以水性一味流通。得無生忍。圓滿菩提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「佛」指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問到圓通法門，月光童子說：「我以水性」，我用水性來入圓通的，修水觀，修到成功的時候，「一味流通」。什麼是一味流通？先觀自己身內的水大，然後再看身體以外的水，內水、外水觀成功都是水，同一個氣氛，在一味流通的時候，觀成就了，就從水大修觀，觀通了，得了如來藏性。證悟到如來藏性了，這是一味流通，無論那裏的水都是一味的，這一味都從本性出來的，就是性水。所謂性水，在我們凡夫看起來，這是污染的水、那是清潔的水，這是凡情俗見，證到本性，明瞭如來藏性的時候，都是一味的，都是從本性裏出來，他的境界整個轉變了。所以這一味水流通，不管流通成為什麼樣的水，都沒有差別的。「得無生忍」，這樣他證得了無生法忍。無生法忍是什麼？有清

潔、有污染、有生滅的這些事情，這是生滅法，有生才有滅，無生忍是無生的。我們凡夫眼看世間一切事情，都是生生滅滅的，到了了解一切生滅都是無生的，把這個道理悟解了，通了，不管遇到什麼邪知邪見，都不受影響，他對無生的道理徹底能夠相信了，不但徹底相信，就得了無生忍。「忍」是堅持的，絕不會再轉變了，就忍到無生法，忍了無生法，萬法生滅的現象沒有了、個人生死的現象也沒有了。「圓滿菩提」，這樣就圓滿菩提，「菩提」是大乘佛法，證佛果也是從這裏證的。「斯為第一」，佛問圓通，他就從觀水得到水性，由這個入圓通法門，這是第一。

下一段從風大入圓通的，經文先念一段，二〇四頁最後一行：

瑠璃光法王子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憶往昔經恆沙劫。有佛出世。名無量聲。開示菩薩本覺妙明。觀此世界及眾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。

「瑠璃光法王子」，他是法王子，是大菩薩了，「瑠璃光」翻成中文叫「青色寶」，

顏色發出青色，瑠璃是青色的一種寶，有的翻成「遠山寶」，很遠的山，看去也是青色的。名字不同，意思還是一樣。為什麼叫瑠璃光呢？他修這種工夫，修成就了，他常常發出青色的光明。光有各種顏色，比如《阿彌陀經》講七寶池裏蓮花放的光：「青色青光，黃色黃光，赤色赤光」，光裏有很多顏色的，我們凡夫眼所看的，光就是光，我們看不出顏色來。他放青色光，這尊菩薩是法王子，他能擔荷佛弘法利生的事業，所以叫法王子。「即從座起」，從他自己的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要稟告佛，都要先行禮，「而白佛言」，然後他報告釋迦牟尼佛說：「我憶往昔」，我回憶以往的時候，「往昔」是從前，回憶從前，從前是多久的時間？「經恆沙劫」，經過恆河沙那麼多的劫數，一個劫數的時間都遙遠得很。把一個劫數當作恆河裏的一粒沙，作一個單位，恆河裏有多少沙？那麼多沙的劫數，他都經歷過。經歷過那麼多劫，「有佛出世」，有尊佛出世，「名無量聲」，這尊佛叫作無量聲。所謂無量聲，這尊佛用的工夫是從風大入門的，入了圓通，他從觀風大來成就佛果，所以他叫無量聲。聲是什麼？與風有什麼關係？要知道風是假象，空氣鼓動才有風，我們說話的聲音，聲音在鼓動就有風，所以聲音就從風生出來的。聲音是無量的，風大也是

無量的，佛的名字叫無量聲。

「開示菩薩本覺妙明」，這尊佛對各位菩薩就這樣開示，當然琉璃光是其中之一，也參與的。「本覺妙明」，本覺，覺是覺悟，本來就是覺悟的，覺悟什麼呢？《圓覺經》講本覺是「靈明覺知」，我們的覺，實在是冥頑不靈的覺，還是糊里糊塗的；本性上的本覺，非常靈、非常明的，靈明覺知就是本性。本覺是本來就有的，這個覺既是妙、又是明，「妙」指本覺的體非常微妙，「明」是由本性所起的，由體起的作用。明從那裏來？明就從本覺的性裏發出來作用，所以叫明。為什麼把本覺解釋為妙明？妙在那裏？本體是「寂然不動」，寂然是如如不動，任何形狀、聲音，一切都是寂默的，非常寂靜，沒有動態；可是「感而遂通」，萬物有感，一感就應，所應的就是發出光來。所以體與用，妙表示體是如如不動的，是不變更、不會變的；明是受了感應，由感而應，隨緣。雖然明，隨緣起作用，它照明的光絕對沒有離開它的本體。「寂與照」就是「妙跟明」，這兩者沒有分開，本覺妙明是這麼一個情況，這就是我們人人本有的覺，本來有的，就是妙明。再好懂的，我們常聽善知識講，

本性是什麼？本性是真空、又是妙有，「真空」是體，妙的體，指寂然不動的體來講；「妙有」指它發出光明的作用來講。所以了解自己的真心，完全講真空不夠，還要講妙有，真空、妙有這兩者是一體的，這叫妙，妙明。無量聲佛開示菩薩這個法，開示菩薩法，就把本覺妙明這個法開示菩薩，正式把人人本有的如來藏性開示給菩薩，讓菩薩能夠悟。開示本覺妙明，就是要菩薩了解如來藏性（就是真如本性）。要怎麼悟到本性呢？要修觀，用工夫來觀，觀是觀察，觀察什麼呢？

「觀此世界及眾生身」，觀察這個世界，「世界」是依報，無情的依報，那是我們眾生所依靠的世間，沒有世界，我們眾生要依靠什麼存在？我們必須靠世界，世界是我們所依靠的報。「眾生身」是自己的正報，我們眾生——就是到人道來的人道眾生，人道眾生過去造的人道的業，現在到人道來，得了人的身體，人的身體就是我們的正報。他觀就觀依報，以及眾生的正報，這個依報、正報怎麼來的？「皆是妄緣風力所轉」，都是那種虛妄的緣，虛妄的緣指什麼？就指風，由風的力量把它轉變出來的。這句話重要了，好好研究研究。我們正報的身體從那裏來的？不研究

佛法，都知道我們身體是由父母生的。我們依報的世界從那裏來的？科學家研究這個地球、太空裏的星球，直到現在，還找不出一個結論，就是講宇宙觀，儘管眾說紛紜，各家有各家的講法，還沒得到正確的結論呢。這裏講，「世界」這個依報，「眾生身」這個正報，都是由風力轉化出來的。風力是什麼呢？風力就是一種妄緣，虛妄因緣的緣，所以要了解：這個妄怎麼來的？

《大乘起信論》講，這部經前面也講，我們有本覺妙明，凡夫眾生一念不覺，就在一念之中不覺了，不覺就不認識自己的本覺妙明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這就產生無明出現了。我們本性本來是光明的，體與用，真空、妙有一體的，就是光明，一念不覺，光明就被無明掩蓋起來了，我們現在是無明。有無明，無明就動了，一動就是風，風就是一種動相，有了風的動相，就是業力，一動就是業，造業的業。什麼叫造業？一動就是造業，心裏一動，動念頭就是業了，那就是風，風一起來，這種力量是虛妄的一種緣。虛妄的緣就指風的力量，風的力量繼續在動、不停止地動，叫作轉，轉就是在動。拿風來代替我們眾生的妄念，妄念不停止，就如同風在

那裏不停止地轉動，這樣就構成了世界、構成我們眾生的身體，正報、依報就是以虛妄的動相在那裏轉，風的力量在那裏轉成功的。轉到現在，苦惱的世界、苦惱的根身，世界和我們根身就由風的轉動，也就是由我們的無明妄念轉出來的，這就是佛法講的萬法唯心。他這樣觀，由風大觀成功了，就知道世界是從這裏出現的。了解世界的根源在那裏、我們眾生身體正報的根源在那裏，那就好辦了，真正把虛妄的根源找到了，也就能找到本覺妙明，真心找到了。所以下面他說：

我於爾時。觀界安立。觀世動時。觀身動止。觀心動念。諸動無二。等無差別。

瑠璃光說「我於爾時」，「爾時」指那尊佛教他觀風的時候，從風大來用工夫的時候，他觀什麼呢？「觀界安立」，「界」是世界，十方世界，「界安立」是什麼呢？凡是有世界，一定有方位、有一定場所的，比如娑婆世界，我們的地球在娑婆世界，是一個最小的單位世界，最小的世界也佔有一定的空間，它有它的方位，這種方位的界怎麼安立？怎麼建立起來的？他觀察這個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地球在太虛空之

中，怎麼能夠建立？安在虛空之中？他觀察這個情況。「觀世動時」，「世」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「界」指空間，有具體的世界，「世」是過去、未來的時間，時間有遷移的，從過去遷移到現在，還有未來，一直遷移下去，觀世動時，觀時間動的時候。「觀身動止」，觀自己的五根之身，「動止」是行住坐臥這種威儀、這個行止，觀自身。還有「觀心動念」，觀眾生的心，他動了什麼念頭。

從世界到時間、動的根身，由根身再到心理，這樣觀的結果，「諸動無二」，「諸動」指世界、時間、根身、心理，這都是動。為什麼都是動呢？前面講這個世界就是風力所轉，既是風力所轉，這個世界怎麼安立呢？靠風的力量保持住、維持住。比如我們看一架飛機，從地面上能夠起飛，飛到空中，它在空中能夠飛來飛去，它怎麼能夠在空中安立？你到飛機場看看，飛機起飛時，那個輪子在那裏鼓動風，沒有風力鼓動，它能夠建立嗎？所以我們的世界好像一架大飛機一樣，有好多風輪在維持，我們世界才能安立，這是一種動。時間的動，怎麼動？時間從過去、現在，以至未來，從這裏到那裏遷流，遷流就是動、移動，這也靠風。身體的動作，我們

的根身，走路也好、坐著也好，怎麼活動？你一活動就有風，沒有風，活動不了，動之於風。觀心呢？心裏在動、念頭在動，就是風動。各位念佛就知道，可試試看，出聲念佛，固然是風在動，默念的時候，喉嚨也在動，就是完全在憶佛，憶佛心裏就在動，念頭就在動。所以觀身動止、觀心動念，動念就是業，就是風。這些諸動，從世界、時間、身體、心理，這些都是動，風在那裏動。風動的原因，無二，維持世界的風力，把時間從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個變遷也是風力，我們身體運動的風力、心裏動念頭的風力，這些風力，不管用在那方面的風力，都沒有第二個，無二無別。「等無差別」，等無差別是什麼？觀成功了，由風大能夠見到本性，見到真如本性，無二無別。了解飛機是本性的風在那裏起作用，整個大地也是本性風在起作用，不過我們凡夫眾生不了解而已。

我時覺了此羣動性。來無所從。去無所至。十方微塵顛倒眾生。同一虛妄。

「我時覺了」，這個時候我觀到本性了，「覺了」是完全覺悟，「了」是到究竟，

覺到究竟是什麼呢？了解「此羣動性」，「羣動」是各種動態，由各種風所鼓動的動，這些動的性，追究到動的本性上去，就是如來藏性，我們人人的人性。這些動性怎麼呢？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」，來，從那兒來？沒有從來的；去，到那裏去？也沒有到那裏去。「十方微塵顛倒眾生，同一虛妄」，十方世界微塵數，那些顛顛倒倒的凡夫眾生，外至世界、內至眾生的根身以及他的心理，同一個虛妄，都是一種虛妄。這個虛妄就是前面講的，由妄緣的風力轉變而成的。講到羣動的動性，沒有從來，也沒有到那裏去，來無所從、去無所至，沒有來去，性上沒有來去的。這個時候，只有自己的本性在那裏起作用，世界一切虛妄的假相完全破除了，破除假相的時候，才得了不來不往。

這個道理明瞭之後，我們念佛，什麼是理念佛？持名念佛有事持、有理持，懂得道理，其他疑問就沒有了。古人講：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」，又說：「去則決定去，生則實不生」，這幾句話講的，你懂這個理就知道了。從理上來講，我們的心無處不在，我們的真心（如來藏性）無處不在，西方極樂世界雖然那麼遙遠，

十萬億佛土以外的，還是在我們心內，這個心可不是我們的假心，是如來藏性，所以「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」是講理的。明瞭這個理，我們絲毫不懷疑，到臨命終了的時候，只要你提起佛號，決定能夠生的，不要怕我們生不去，那會生不去？極樂世界就在我們心裏，怎麼生不去？包括在我們本性裏面，這是一層。再說，不能執理廢事，極樂世界在我們心裏，是我們真如本性的真心裏，可不是講我們的假心，我們發願一定要到極樂世界去，事理圓融的時候，我們持名念佛，我們了解這個道理，一切問題都沒有，可以解答一切問題。

你看前面，他逢了無量佛，遇到無數的佛，然後才學成功，琉璃光往昔經過恆沙劫那麼多時間，才能得到證悟真如本性，入了圓通。我們現在按照那樣修，幾時能夠修成功？了解這個道理，這就跟作詩一樣，詩有詩眼，你了解這就是詩眼，非修念佛法門不可，我們念佛，這一生成就往生，一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一生就能成佛，不要經過多生多劫的。釋迦牟尼佛在這裏教我們選圓通法門，就把這些事實告訴我們，今日之下捨棄念佛法門，其餘法門都不能當生成就。

第一四八講

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。如一器中貯百蚊蚋。啾啾亂鳴。於分寸中。鼓發狂鬧。逢佛未幾。得無生忍。

上回講瑠璃光法王子還沒講完，現在接著講。這尊菩薩在二十五圓通之中，是從風大用工夫入了圓通的，前面講用工夫來觀察世界怎麼安立、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、自己身體的行動、以至於心裏念頭怎麼動的，觀察結果，這一切的動都是由風力在轉，風力就是由妄念所起的力量，因為我們的念頭，自己不知道，起了念頭，妄念在動就有風，所以一切的境界就是妄緣的風力轉出來的。他由這樣的觀察，觀察成功了，一切的動，從外面的世界，以至於自己心裏的念頭，都是無二無別，沒有差別，他就覺悟了。覺悟什麼呢？一切的動性，究竟從那裏來的？無所從來，動到那裏去？也找不著到那裏去。這個發現之後，悟了這個理，他就了解十方微塵顛倒眾生同一個虛妄。但是凡夫眾生沒有覺悟，十方世界微塵數那麼多顛顛倒倒的眾生，同一個什麼虛妄呢？就是由妄念所起的風力在那裏轉動，轉出來的，世界就是

一種風輪，由風的力量在維持，我們在大地上沒感受到。大地以風的力量維持著，上次我還舉個例子，比如飛機起飛的時候，它沒用輪子轉動風力，它怎麼飛得起來？大地也是如此，一切動物、一切動態，都是一種風把它轉動出來的。風在那裏？風就是我們眾生的妄念出現的，妄念一動，就是一種風力。同一個虛妄，動了自己妄念，促成風力，轉成這些動相，他覺了這個，「覺了」是徹底覺悟，一覺悟的時候，眼界就不同了，境界立刻轉變，他的看法跟我們凡夫眾生就完全不一樣了。我們凡夫眾生把一個世界看得多麼大，自己在這個世界裏多麼渺小，你看琉璃光法王子，他覺悟了以後，從世界到自己的身體、到自己的妄念，一切都是個，無二無別，都從妄念所起的風裏出現的，這是徹底證悟了。

證悟以後，他說：「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」，他就把一尊佛所教化的區域，每尊佛所教化的都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，比如我們在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地區，這個地區絕不只是我們地球，大得很。他所教化的佛剎（佛的國土）是三千大千世界——娑婆世界，這個世界有很多苦惱眾生在當中，很苦。很多眾生在裏面還能受得了，

還能夠忍受的，所以印度文的名字叫作娑婆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是堪忍。這個苦惱的大千世界之內的眾生，雖然有這麼多苦，他還能夠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。其他十方世界，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，每尊佛都有一個大千世界，經文講「如是乃至」，前面講十方微塵那麼多眾生，現在化成一個單位世界，這個單位世界就以一尊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來講，「如是」是根據上文講的，「乃至」就接到下文所說的「三千大千一世界內」，把一尊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作一個單位來看，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之內「所有眾生」，注意，不僅我們地球的眾生，更不只是我們台灣這個地區的眾生，把三千大千作為一個世界來看，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裏所有的眾生，人道、天道：六道都有。

「如一器中」，如同在一個器具之中，器具是什麼？比如一個茶杯、一個罐子，任何一個裝東西的容器都叫器具，這個器中「貯百蚊蚋」，「貯」是放置，在裏面放置一百隻蚊蚋，「百」代表一個數目，就是很多的意思。有這麼多的蚊蚋，「蚊」是蚊蟲，大家都知道，蚊蟲有很多種類，有三斑家蚊、水裏的小蚊蟲、家裏的蚊子，

很多啦。「蚋」也是蚊蟲，中國古代各地的名稱不一樣，在西北地區，像山西、陝西這一帶，古時候把蚊蟲叫作蚋，其餘在南方地帶、中原地帶，叫蚊蟲。把一個三千大千世界裏所有的眾生，都把他們比為一百蚊蚋，住在一個小容器裏面，這是他開悟以後的看法。

我們學經的人順著他說的境界來觀想，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之內的六道眾生，不管人間也好、天上也好，人間有國王、有總統，在這裏統用一個名稱，就是蚊蚋，不管是秦始皇、漢武帝、那些大英雄，在這裏都算蚊蚋。這些蚊蚋在一個小容器裏「啾啾亂鳴」，「啾」是小蚊蚋叫的聲音，糊里糊塗的，也不清楚，我們人也聽不明瞭牠叫的什麼意思，牠自己在那裏啾啾地叫，亂鳴亂叫，叫不出一個所以然來。這些人類之中，也有大明星、大發明家，各種都有，發表精闢的演說，那都叫亂鳴，都在啾啾亂鳴。「於分寸中」，結果他的天地有多麼寬呢？不過是分寸之中，這麼渺小。在分寸之中這麼小的範圍之內，「鼓發狂鬧」，在那裏鼓動、發展出來狂鬧，「狂」是像瘋狂一樣，沒有底限的，「鬧」是胡鬧，發出瘋狂的鬧劇。這是講一個大千世

界的眾生，看起來就是在分寸之中鼓發狂鬧，這不是比喻，這是事實。瑠璃光法王子在修觀之中，他怎麼觀？他一悟了真理之後，他的真心就開發出來了，真心是無量無邊的，由無量無邊的心胸看一個大千世界，那還不是這麼小的一個容器裏面？所有眾生在裏面亂叫，事實如此。我們凡夫眾生覺得這不得了，天地這麼寬，大家都爭來爭去的。想想看，爭什麼東西？就這麼渺小。他把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看成這樣，這是悟。

「逢佛未幾」，「佛」指無量聲佛，聲音就是由風起來的，聲音起風，後來遇到無量聲佛，那尊佛告訴他由觀風力（風大）來覺悟的。覺悟之後，「未幾」是沒有很多時間、很快的意思，很快「得無生忍」。什麼叫無生？比如前面講大千世界之內的眾生，就像蚊蟲在啾啾亂鳴，他所鳴的就是不正確的言論，行為也不正確，所爭奪的都是生生滅滅的那些生死不斷的假法。只有假法才有生有滅，證到自己本性，這個時候假法到那裏去了？假法就破除掉，他眼睛就看到真的智慧，就證到自己那個如如不動的性體，這就得了無生。無生是對生滅講的，我們凡夫眾生認為這

個世間一切的動都是有生有滅的；就真理方面來講，本來就沒有生。中國過去一般的格言講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」，這句話可以應用到一切，天下本來就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，那是庸人，平庸之人糊里糊塗的，凡夫自己惹出來的。講到眾生生死不斷，這個生死本來就沒有，我們迷惑顛倒的眾生自己演出來的，在這些經前面舉的例子，演若達多自己的頭長得好好的，頭上有面貌、有眼睛、鼻子，一切都有，他一照鏡子，忽然他只認得鏡子裏的人面、人頭，就迷惑了自己本有的人頭、面貌，我們凡夫眾生就是這樣，自己的真我迷了、不了解了，才認識虛妄的我。因此禪宗參禪，教人家參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，禪宗只是參，不講的。這部經教你認得自己本來好好的頭，一點都沒有遺失，你要放棄鏡子裏那個假的影像。所以得了無生忍的時候，認得自己真我了，真我是不生不滅、無生的，本來就是無生的，無生才沒有滅，就去了生滅法。忍是什麼？他得了無生法，無生的真法真正得了，「忍」是絕對不會動搖信念了，他對於無生法是深信不疑，任何外緣來叫他放棄信念，他絕不放棄，這叫無生忍。下面講他為什麼叫作瑠璃光這個名字。

爾時心開。乃見東方不動佛國。為法王子。事十方佛。身心發光。洞徹無礙。

「爾時」是他得了無生法忍的時候，「心開」，憑什麼得無生法忍呢？他的真心，本有的真心開發出來了，由真心開出的智慧，可以觀照一切世界。因此「乃見東方不動佛國」，他看見東方有多少世界，在多少世界之中，有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，叫作不動佛國，這尊佛叫不動佛，不動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叫作不動佛國，他看到了。

這裏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什麼呢？本來東方世界就在東邊，它是動態的，整個世界都是動的，過去我們中國又叫震旦，西方人稱我們是東方人，就我們地球來講，我們中國在東方。就十方世界來講，是我們的三千大千世界以外，十方世界的東方，那個東方也是動態的。為什麼叫震旦？過去伏羲氏畫八卦，正東方是震卦，震卦是雷，雷發動了，因此凡是在東方這個方向所有的國土都是動的。本來一切世界都有動的，但是東方是動之首，為首要的一個動。在這裏特別的，他看到有不動佛在東

方，這尊佛叫阿閼鞞佛，在這部經的注解講阿閼佛，在《阿彌陀經》裏講阿閼鞞佛，是同一尊佛，阿閼、阿閼鞞是梵文的字音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不動。

瑠璃光法王子見到東方有不動佛的國土，他就到不動佛國去，「為法王子」，他到不動佛國去，作了不動佛的法王子，成為大菩薩了，他就有工夫，他能「事十方佛」，十方世界，無論那尊佛的國土，他都能到那裏去。所謂事佛，就是到那尊佛那裏去學佛法，他所以能夠這麼作，就因為見到不動佛（阿閼佛），跟阿閼佛學，就徹底能夠動中不動。什麼叫動中不動？說個比喻話，我們這個世界隨時在動，我們的地球以外，虛空裏這些星球，什麼時候不在動？凡是在動都是生滅法，都是虛妄的假相，能夠在動之中看到不動，那就是真心，本體見到了，他能夠作不動佛的法王子，他就能夠見到不動的法界了。這個法界無處不在，所以他能夠事奉十方佛，無論那一方的佛，他都能夠去跟佛學。

「身心發光」，為什麼能夠身心發光？他已經覺悟，覺悟什麼呢？一切都是由妄緣的風力轉動出來的，這就徹底覺悟了。覺悟之後，他親自見到法身了，法身是

動中不動的，這個不動的法身才是真心——我們一切眾生本有的真心。他這樣把一切虛妄都破除掉，因此他見到法身，身心發光了。從法身（真心）發出來的光明，這個光明是無量的，無量光。「洞徹無礙」，「洞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，「徹」是徹底，徹底看清楚，沒有一絲一毫的障礙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所謂洞徹，不管自己的根身、外在的世界，徹底看得就像一片琉璃那樣。琉璃在古印度是一種青色的寶，他發出這樣的光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內外洞徹，一點障礙都沒有，就像一片琉璃一樣，所以他叫琉璃光，他得了這個名稱。下面是他答覆圓通的結論：

佛問圓通。我以觀察風力無依。悟菩提心。入三摩地。合十方佛傳一妙心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「佛」指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問：從那一法入了圓通？琉璃光法王子說：「我以觀察風力無依」，我用觀察的工夫，觀察風怎麼起來的，觀到最後，「無依」，沒什麼依靠的，它純粹是虛妄的妄念形成的一種法，把風力看成妄法，透徹了解了，「悟菩提心」，就把菩提心真正悟到了。前面觀察風力，把一切虛妄相

認識了解了，悟菩提心就把真心真的悟到了，一個是破妄、一個是悟真，這兩句是如此。「入三摩地」是證到三摩地這個大定的工夫，入了定。「合十方佛」，他所悟、所證的，跟十方佛完全相合，「傳一妙心」，他所傳的法，跟十方佛完全相合。「合十方佛」是證到佛果，對佛來講，「傳一妙心」是對眾生來講，上求佛道、下化眾生。把佛法傳給眾生，傳的什麼呢？唯有這個妙心，這個妙心就風大來講，「性真空真風」，你入到本性的話，這個風不是虛妄的風，是真風；再回過頭來講，「性風真空」，證到真性，風也變成真的，風變成真的，它也是真空。跟風大的本性完全合一了，這個妙法就是前面講的動而不動，動，風是最明顯的動態，而有不動的，動與不動合成一個瑠璃的法界，這是妙心，藉著風大入了圓通的。傳這個妙心，「斯為第一」，他由觀察風大得了圓通的，這是第一。這是由風大入圓通的用功方法。

我們研究經的時候，看見瑠璃光法王子所悟、所證的，好得很。要注意他前面講的，回憶恆沙劫數以前，一個劫的時間，我們計算都計算不清楚，那麼遙遠，他遇到無量聲佛教他這個法，經過多少劫？恆河沙那麼多的劫數，他才能成就。想想

看，學佛法按照普通法門來學，幾生幾世才能真正開悟、真正證果？今日之下，不修念佛法門求往生極樂世界，誰能當生成就？這些地方要注意。下面又是一尊菩薩，他由空大來入圓通，普通講地水火風四大，這裏加上空大，經文先念一段：

虛空藏菩薩。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與如來。定光佛所。得無邊身。爾時手執四大寶珠。照明十方微塵佛剎。化成虛空。又於自心現大圓鏡。內放十種微妙寶光。流灌十方。盡虛空際。

「虛空藏菩薩」，這位菩薩的名字叫虛空藏，他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？他以虛空作他的身體，虛空有沒有邊？虛空沒有邊的，所以又叫無邊身，藏，他從那裏來的？就從虛空來的，先了解虛空藏的意思。「即從座起」，他在楞嚴法會裏從自己的座位上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這個禮跟前面講的是一樣的。「而白佛言」，稟告佛說：「我與如來，定光佛所，得無邊身」，「如來」指釋迦牟尼佛，我跟釋迦牟尼佛在定光佛的時候，就是定光佛出現在世間的時代，我得了無邊身，「無邊身」是虛空藏菩薩所得的境界。定光佛就是燃燈佛，燃燈佛先在釋迦牟尼佛之前成佛。成一尊佛

必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來修行，才能修成功，雖然佛法講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是性德，不加以修持的工夫——沒有修德，性德開發不出來，所以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來修。釋迦牟尼佛已經修滿一大阿僧祇劫，到了第二大阿僧祇劫的時候，遇見定光佛（就是燃燈佛），燃燈佛給釋迦牟尼佛（那時還是菩薩）授記，這是定光佛跟釋迦牟尼佛的關係。虛空藏跟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都是菩薩，他們一齊在燃燈佛那裏同修過，有這個關係。

「爾時」，那個時候他得了無邊身，就以虛空為身，藉虛空的名字代表法性（真空的空性），他得了空性，以空性為身。「手執四大寶珠」，這個手不是普通的手，我們凡夫的手怎麼行？別說四大寶珠，看都沒看見，怎麼能用手拿？他用手執，這個手是智慧的手，不是我們凡夫的手。他用手執四大寶珠，以四大寶珠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」，有四大寶珠，那不得了，可以照明十方世界微塵數那麼多的佛剎。一個佛剎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十方世界有多少佛剎呢？有微塵數那麼多。微塵有多少？誰能算得清楚？他把那些佛剎統統照明了。

不但照明，而且把境界轉變了，境界怎麼轉變？十方微塵佛剎都「化成虛空」，統統變化成爲一個大虛空，這個「虛空」比喻法身，成就了法身。不能把化成的虛空看成頑虛空，不是我們所看到的天空這種虛空，這種虛空還是色法。不錯，他是從虛空入圓通的，他能把虛空觀察到由色法的虛空（空大）悟到法身，法身的真空就把所有頑虛空的妄相（虛妄的相）破除了，然後真空出現了。什麼叫真空？真空不是頑虛空，這個天空裏空空洞洞的，它就是這麼一個東西，在天空裏能出現一個現象嗎？現不出來。本性裏的真空有妙有，妙有就從真空裏現出來的。這是拿虛空來說明，真空你沒辦法了解，就拿虛空讓我們來體驗，證到真空，就得了法身，成就法身的修德。再說四大寶珠，這種寶珠爲什麼叫四大寶珠？它能夠把一個人的身體（內在的四大）都照空了，我們凡夫眾生有四大，自己怎麼樣也空不掉。空不掉四大，假我的我相就破除了。這個寶珠能夠把身體的四大照空，這還不算，把外面的世界（外在的四大），外在的四大多得像微塵數那麼多，那麼多的世界，也都把它照空了，這就真正得了法身，四大寶珠有這種功德。

「又於自心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，盡虛空際」，他自己的心中現出大圓鏡智了，這個大圓鏡智從內放出十種微妙的寶光，由這種寶光流灌到十方，盡虛空際，他發生這種作用出來，這講的是自己本有的真心，就是我們凡夫眾生的自性。我們現在講自心，就講第六識那個虛妄分別的心，那是靠不住的。他是真心，唯有真心才現出大圓鏡，大圓鏡是比喻一種智慧，這個大圓鏡智就從法身（就是真如本性）的體現出來的。由大圓鏡智發出十種光，這十種光是最微妙的寶光，這個微妙的寶光就是智慧的光明，叫智光。這個智光就是《華嚴經》裏講的十種光，這十種寶光就代表十種大智慧的光明。

怎麼能夠得大圓鏡智呢？從唯識學來講，我們眾生都有八個識，學佛要把八個識轉成智慧，叫轉識成智。我們現在是凡夫眾生，我們所能轉的就是第六識、第七識。我們現在研究經，按照經所講的方法來修持，一個研究悟、一個講證，慢慢地轉我們第六識、第七識這兩個識，轉到要成功、要成佛的時候，第八識轉成大圓鏡智，前五識（眼耳鼻舌身）轉為成所作智，這是快要證佛果的時候，才轉成這個。

第六識、第七識呢？第六識分別心最重的，它轉成妙觀察智，第七識我執最重的，我執最重就執著自己跟別人不平等的，它轉成功，就轉成平等性智。四種智慧。

大圓鏡智是從法身裏轉出來的，轉識成智就證到法身了，他才有大圓鏡智。這十種智慧光明，就是由大圓鏡智總的智慧轉成十種分別，轉出十種智慧出來。由這十種分別智慧，各有微妙的寶光，它流灌到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盡虛空、遍法界，無處而不到。他的光明為什麼能這樣？就是由大圓鏡智裏顯出來的光，才無處而不到。這是到什麼境界了？成佛了，凡是光明都是講智慧的，成就般若德了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第一四九講

諸幢王剎來入鏡內。涉入我身。身同虛空。不相妨礙。身能善入微塵國土。廣行佛事。得大隨順。此大神力。由我諦觀四大無依。妄想生滅。虛空無二。佛國本同。於同發明。得無生忍。

繼續講虛空藏菩薩，他修空觀，虛空藏菩薩的身體不像我們普通凡夫，他的身體跟虛空一樣的，「藏」是含藏一切，他得了無邊身，就是無量無邊的身體。他手執四大寶珠，這上回講的，四大寶珠把十方微塵數那麼多的佛剎，都化成虛空，然後又從自己心裏出現大圓鏡，放出寶光來，流灌到十方世界盡虛空際（一切的空間），上回講到這裏。

現在繼續上回講的，從他心裏現出大圓鏡，放出的寶光，把十方世界都照遍了，照遍之後，「諸幢王剎」，「幢王剎」就是前面講的華藏世界的幢幡，從香水海裏，所有的世界就像幢幡，又高又大，所有世界像那樣的幢王剎都「來入鏡內」，一照

之後，那些佛剎都到他的大圓鏡智之內。「涉入我身」，而且一切佛剎都容納到他的身體之內。「身同虛空，不相妨礙」，他的身體為什麼能夠容納盡虛空界的諸幢王剎？那些幢王剎怎麼能涉入他的身體之內？因為他的身體同虛空一樣的，既是同虛空一樣，那些幢王剎來到他的身體之內，不相妨礙，不但那些佛剎不跟他的身體妨礙，所有的佛剎之間也不相妨礙，到這種程度，就是《華嚴經》所講的事事無礙。怎麼事事無礙呢？十方世界諸幢王剎，那是依報，虛空藏菩薩的身體是正報，無論是依報、正報，這都是事，彼此都不相妨礙，這就是事與事都沒有妨礙的，必須證到這種境界才可以。我們凡夫眾生誰辦得到？任何一個事情都不能無礙，都互相有抵觸的。他是無礙。

「身能善入微塵國土，廣行佛事，得大隨順」，前面講所有世界可以進到他的身體之內，他的身體完全都把它們容納進去了，現在你看，他的身體能夠入微塵國土，入微塵國土講善入。什麼叫善入？普通講一個人的身體到那個國土去，或者很多的身體入了很多的國土裏去，這都不算善入，所謂善入，他一個身體能夠分化出

來，分成無量的身體，一個身體分作無量的身體，同一個時候，普遍地入了微塵國土。那個微塵國土有多少？一個微塵作一個國土，那個國土不是普通國土，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個佛剎，叫作國土，把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廣大的國土，比作一粒微塵那麼小，微塵有多少？那叫微塵國土。虛空藏菩薩的一個身體，可以同時跟無量的身體，就如同微塵國土那麼多的身體，同時入了微塵國土去。這還不算，「廣行佛事」，到那些微塵國土裏幹什麼？到那邊弘法利生。注意，廣行佛事的「廣」，他不是在一地，遍處都看到他，他說出佛法來度化眾生，叫廣行佛事。這個佛事作出來，「得大隨順」，在他來講，「大隨順」是隨緣大自在的意思，一切是自在，自在就是沒有妨礙、沒有障礙，到了這種程度，照佛法來證果，能夠悟到德，算是解脫了，真正解脫，是解脫德。上次講寶光流到十方世界，那是般若德；在寶光流到十方之前，他可以把微塵佛剎化成虛空，那是成就法身德。所以虛空藏菩薩由這種修持，能夠得了三種德——法身、般若、解脫。

上面那些修得那麼好，能夠把十方世界同時涉入他的身體以內，他的身體也可

以到十方世界去，這都是自由自在的，毫無障礙了，為什麼能夠這樣呢？下面說：「此大神力」，這種大神力，「神」是神通，「力」是力量，這種大神通力量，不是我們普通講的某某人有神通，某某人的神通屬於什麼神通？他這種神通力量指的是什麼呢？指的前面，色法與虛空互相無礙的，自己身體跟諸幢王剎也是不相妨礙，來去自由自在的，得了大隨順，這是用大神力才能辦得到。這種大神力怎麼來的呢？「由我諦觀四大無依」，「諦觀」是他用的工夫，不是普通的觀，他是用真實的工夫在諦觀，下實在的工夫來觀，觀什麼呢？觀察四大無依，「四大」是地水火風。比如我們的身體，我們身體不過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種造成的，四大造成我們眾生的根身（五根的身體），那麼外面的世界呢？我們身體以外的世界，十方世界無論那一方的世界，也都是由地水火風四大造成成功的。藉著四大造成眾生正報的身體、器世間的依報，但是造成正報、依報的四大是什麼東西？我們凡夫不認識四大，他一諦觀之後，四大是無依，「無依」是當體就空——無體，想找一個四大不變的體，找不出來，就是四大無依，沒有一個實在的體。講地，分析到最後，地大在那裏？一分析就空了，水大也是如此。地水火風這四大，經不起分析，一分析，就是無依的，

沒有實實在在的體。

這無依的四大怎麼來的？「妄想生滅」，我們任何眾生都是打妄想，妄想就是我們的念頭，念頭不斷地起來，起來的都是妄想，一起妄想就有現象。比如我們自己正在用工夫，這個時候可以自己試驗，我們念頭起來的時候，必然要找對象（找一個境界），就唯識來講，這個境界實際上並不是外邊的，還是自己心裏的境界。這怎麼說？妄念是自己的見分（能夠見的、能夠與外面接觸的能力），自己有這種虛妄分別心在，一找到對象，也不過是我們識上面起的一種相分，我們所見的，還是見到自己的相分。妄想一起來就出現現象，現象還是由自己心裏起來的，這個妄想生生滅滅的，境界也跟著生生滅滅。世間無論那一種學術，都沒有研究到這個程度，比如我們看這個大地，它始終好像沒什麼變更，實際上時時刻刻在轉變。蘇東坡是學佛的人，他懂得佛法，他在〈赤壁賦〉裏講：「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」，從變化這方面來觀察，不但地球，就是天空整個這些現象，一眨眼之間，早就變了，要在眨眼之間不變是不可能的。想想我們眾生生存在世間，我們

所依靠的這個世間靠不住的，這個世間隨時在變化，一變化出來，就如我們自己心裏妄想變化出來的，這叫妄想生滅。他把這個觀察出來了，妄想生滅，觀察出來就是四大無依，四大沒有實在的一個體積在那裏。

「虛空無二」，四大跟虛空一樣，四大既是無依，它就消失在虛空一樣，完全沒有分別的。虛空既是跟四大一樣，沒有分別，無二的。「佛國本同」，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剎（佛國）本同，怎麼本同呢？那一個佛國都是由四大造就的，四大就跟虛空一樣，一分析，什麼東西都沒有了，佛國也是這樣的。「於同發明，得無生忍」，「同」是大同，整個世界、自己的根身，整個化成一個大虛空了，他是觀空的，變成一個大虛空。就在大虛空之中，他進一步觀察出來，空性出現了，真空的本性出現了，就是這部經講的如來藏。如來藏的真性出現了，大虛空的空性就發明了。發明什麼呢？發明如來藏性。由空性發明，於大虛空發明空性（如來藏的空性），這就了解了，了解如來藏性，如來藏性是真空的，真空可不是頑虛空，這就轉變了。我們凡夫眾生看見頑虛空，裏面空空洞洞的，他這個真空就有真覺（本覺），空性

裏邊是靈活的，叫真空妙有。它是靈活的，叫覺，頑虛空有沒有知覺？它沒有知覺的，真空不但有知覺，而且是妙覺。最微妙的叫妙有，這種真空的空性，就這部經裏講，是清淨本然的，本來就是清淨的，整個法界都由空性涵蓋了，他發明就發明這個道理，因此他得到無生忍。「無生忍」是什麼？無生是生滅法沒有了，有生就有滅，他把整個虛空觀察到了空性的時候，生滅的生滅法就滅掉了。生滅沒有，就得了無生，加個忍字，有忍的力量，他了解無生的道理，真正這個真理徹底得到之後，任何其他外力也沒辦法改變了，改變不了，這叫忍，得無生法忍。下面是結論：

佛問圓通。我以觀察虛空無邊。入三摩地。妙力圓明。斯為第一。

根據前面，我們要了解一個事實：真如本性是如如不動的理，不動是清淨本然、周徧法界的，固然我們凡夫眾生沒有一個人了解；就是動的生滅法，我們也不了解。生滅法在這裏講，你看妄想生滅，妄想隨時在生滅，妄想就是妄念，虛妄的念頭在生滅，那個依報的器世間也隨著念頭在生滅。這要問我們眾生：你知道嗎？真知道這個世界，一眨眼、一眨眼之間在生滅不定的，那我們還要生存在這個世間有什麼

意思？這世間可以改的，怎麼改法呢？虛空藏菩薩說：「佛問圓通，我以觀察虛空無邊」，他就把那些生滅不停的，包括自己的根身，以及依報的十方世界，都把它觀察成為一個無邊的大虛空，那些差別的現象、生滅的現象，變成一個現象了，只有一個現象。「入三摩地」，入了正定了，入了正定之後，他得了「妙力圓明」，這個妙力圓明就是真正得到如來藏妙真如性，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那個大力量，他完全知道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，他認為這個圓通法門是第一的，由觀虛空而入了圓通法門成就的。

能夠以觀虛空得了圓通，照理論上講，虛空藏菩薩能夠作得到，我們每個人都能作得到，不過什麼時候作到呢？三大阿僧祇劫，要經過那麼長的時間。要想一生就辦得到，誰能辦到？前面講虛空藏菩薩在燃燈佛那個時候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已經修完一大阿僧祇劫，進入第二大阿僧祇劫的時候，他跟虛空藏菩薩兩人同時在燃燈佛那裏修行的，你看看，時間多長遠。所以我們現在覺得這個器世間、這個社會變化得這麼快，而且是變壞，還不是變好，我們現在是在滅劫的時候，人的壽命、

社會都是朝不保夕的時候，還有什麼好待的？只有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看看這裏講的，虛空藏菩薩修那麼長的時間，如果要想當生成就，能夠脫離這個世間，不學念佛法門，學那個法門能夠辦得到？

下面又是另外一大段，講彌勒菩薩，彌勒菩薩是修唯識的，所以下面這一段比較不容易了解，我們講慢一點，跟大家一起研究。

彌勒菩薩即從座起。頂禮佛足。而白佛言。我憶往昔經微塵劫。有佛出世。名日月燈明。我從彼佛而得出家。心重世名。好遊族姓。爾時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。入三摩地。歷劫已來。以此三昧事恆沙佛。求世名心歇滅無有。

「彌勒菩薩」，「彌勒」二字，在印度文不只這兩個字，音有好幾個字，中國翻譯過來，把它簡化成兩個字，翻成中國字的意思叫作「慈氏」，慈是慈悲，這尊菩薩非常慈悲，姓慈氏，彌勒是他的姓，名字叫作阿逸多，「阿逸多」也是梵文，翻

成中文叫「無能勝」，沒有任何人能夠勝過他，一般講慈氏菩薩，無能勝又叫慈氏，因為他得了慈心三昧（得了慈定），就慈心這方面來講，沒有任何人能夠勝過他，這叫慈心，所以叫作無能勝。這尊菩薩「即從座起」，在虛空藏菩薩答覆完了之後，彌勒菩薩就從他的座位起來，「頂禮佛足」，依照禮儀來到佛的面前，向佛頂禮。「而白佛言」，報告佛說：「我憶往昔經微塵劫，有佛出世」，我回憶從前，從前就是「往昔」，經過微塵劫，「劫」是計算時間的單位，有小劫、中劫、大劫，那不得了。他經過微塵那麼多的劫數，你想這尊菩薩修行以來，經過多麼長的時間了。在微塵劫以前，有一尊佛出世，那尊佛「名日月燈明」，先說他過去學佛原來的一個因緣，那尊佛名字叫「日月燈」，再加個「明」，「明」是智慧。什麼叫智慧？人有智慧，就能把事情、道理看明白，「明」代表智慧，他的智慧表現在三方面——日、月、燈，由這三個代表他有三種智慧，這三種智慧就是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具備這三種智慧就成佛了，所以這尊佛叫日月燈明佛。

在微塵劫之前那個時候，有日月燈明佛出世，出現在世間，他說：「我從彼佛

而得出家」，我在那尊佛的時候，我就跟那尊佛出家的。但是「心重世名，好遊族姓」，雖是出家，出家有出世俗家，所謂出世俗家，就是照佛家的規矩，剃度、受出家戒，不能再像凡夫那樣有家庭，那就出了世俗家。還有出三界家、出無明家，那才是真正出家。他這是出世俗家，出了世俗家，心還在三界之內，身體出家了，心還沒出家，所以「心重世名」，心裏還重視世間的名位，在經文裏講「名」，「名」就包括「利」在內——名利。所以我們學佛的人，不管在家、出家，首先必須把名利心破除掉，一個佛教徒，即使是在家人，必須受三皈五戒，三皈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名利心還在，那沒用。他對於世間的名利還沒破除，心還看得很重，因為這個心在，他「好遊族姓」，「好」是喜好、愛好，愛好什麼呢？「遊」在這裏講就是攀緣，「族姓」是什麼？就是作大官、有大財富的家庭，就是富貴人家。他經常到那些富貴之家走動走動，叫遊，「好遊族姓」就是攀緣的意思。

下面說那尊佛教他修的法：「爾時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」，那個時候的「世尊」，指的就是日月燈明佛，他就教我修這個法，修什麼法？修唯識，就是修唯識

定。我們現在講唯識學、修唯識觀，先講唯識的道理，把唯識的學理明瞭之後，明瞭「萬法唯識」，一切法都是從自己的識，就是從自己心裏現出來的，然後你用觀，作唯識觀，有了工夫能夠入定，叫唯心識定。那尊佛針對他心重世名的習氣，就教他這個法，修習唯心識定。佛法無論那一法，只要針對學的人根機，都能成就。前面虛空藏菩薩觀察虛空而得了圓通法門，入了圓通，彌勒菩薩呢？那尊佛都是觀機觀得最徹底，彌勒菩薩那時還是純粹的凡夫，日月燈明佛把他的根機看得很清楚，就教他學唯心識定。

「唯心識定」是什麼？「唯」是只有這個，限制的意思，唯有心、唯有識，「心」指的什麼？佛法常講「三界唯心」，無論那個世界都有三界——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三界就修的人來講，都是他自己的心理出現的，每個人住在三界之內，這三界都是我們自己的心出現的，叫三界唯心，只有自己的心，沒有其他別的東西。「識」呢？「萬法唯識」，識就是心，講法不同，意思一樣。三界之內任何一個法，都是自己的識變化出來的，叫唯心識。了解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，然後得出一個結論：

我們凡夫眾生不了解道理，自己的真心在識內，凡夫眾生對自己的真心不認識，不了解自己真正的真如本性，由妄心顯出來的三界，萬法都是由自己虛妄心變現出來的，他就把這一切境界當作真實的，可是他又不承認，怎麼不承認呢？那是客觀的世界，與他毫無關係。他一方面認為客觀世界與他無關，一方面他又爭取客觀世界那些東西，這是凡夫眾生顛倒，顛倒的眾生就是如此，所以造成很多生死不斷、迷惑顛倒的事情。修唯心識定，首先把三界以及三界之內的萬法，在理上面，明瞭唯心、唯識，一切法都是從自己心識裏變現出來，變化顯現出來的。

這個顯現出來的時候，事實怎麼樣？跟虛空藏菩薩所了解的一樣，妄想生滅，自己生出的妄念，生生滅滅不停的，就像《金剛經》裏講的「如夢幻泡影」，那是一點不假，就是如夢如幻，沒有一個法是真實的。就唯識學的理上面，先要觀出這個，觀出這個之後，他破除假相，心不攀緣了，不攀緣那些萬法了。之前攀緣的是好遊族姓，那是外緣，我們凡夫認為那是可羨慕的，到那些大富貴人家去攀攀緣、去走動走動，可以得到一些名利好處，就執著那些東西是實在的。其實那一點都不

實在，如夢如幻，把這個心理建立起來，認識這個事實之後，破除了那些虛幻，別說普通的名利，就是把整個世界交給你一個人，你也不要，這個世界有什麼可貴的？任何一個世界轉頭就變了。他也是這樣，由唯心識定修成功了。「入三摩地」，得了大定，「三摩地」就是正定。

唯識學講一切都是自己的心、自己的識變現出來的，這不是一時可講得清楚，我們舉個例子：我們對時間的觀念就看鐘錶，我們眼看鐘，現在幾點幾分了？我看有我心裏的想法、他看有他心裏的想法，每個人看鐘，想法完全不一樣，那個想法都是各人自己變化出來的。鐘是如此，一座山、一條河流，無一不如此。你看這座山，普通人看是一座山；學農業的人看，這山上可不可以造林、畜牧？他著眼這方面；學文的人看，他是欣賞風景；考古學家看，這山上有沒有古蹟的遺址？各人不同。同樣看一座山，各人眼裏所見的境界，完全是各人造出來的，都是各人自己心裏變化出來的。再看人類社會，這些好的現象、不好的現象，也都是自己心裏造出來的。各位要問：山也好、鐘錶也好，你看、我看，它是客觀存在的物體，怎麼是

我的心？那個山、那個河流，它本來就存在天地之間，怎麼說是我們的心？那是第八識的相分，我們眼看是眼的相分，眼自己造出來的相分，眼造出來再加上第六識變化的，第六識跟著造出它的相分。八個識，山河大地是我們每個眾生的第八識造出來的相分，理講得很細微的，這讓我們了解唯識的理講得非常完備，整個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心裏變化出來的。了解一切都是我們自己心裏變化出來的，你看自然界、人類社會，是好、是壞，不必在外面轉，自己向內心中求，在心內轉，心內轉什麼？必得把外在的放下，不向外求，向外你求不到，而且你沒有力量，必得放下之後，自己心理轉，才能轉動。比如你坐在凳子上，凳子是心外之物，你在凳子上，自己要把凳子翻起來，翻不起來的，你離開這個座位，你就能翻動它。我們現在是凡夫眾生，這個社會不好，要改造，你是想在這個社會裏求名求利，你怎麼能夠推動社會？怎麼改它？自己向內心中求，求的時候智慧出現了，你就有能力，然後改變世界。

彌勒菩薩把唯識定修成功，入了三摩地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「歷劫已來」，他一

講就是劫，一個劫、一個劫，經過多少劫，「以此三昧」，就用這個三摩地，就是得了唯心識定，入了三摩地，就用那個法，用三昧的正定，「事恆沙佛」，「事佛」就是跟佛學，比如我們中國傳統講跟那個老師學就是「事師」，事奉那個老師，實際上就是跟那位老師來求學。他事恆沙佛，他跟佛學的，那些佛有多少？「恆」是恆河，印度的恆河，恆河裏的沙有多少？恆河的沙特別，我們也有蓮友到那邊去，帶了恆河沙回來，恆河沙非常細。像那麼一個細沙，就代表一尊佛，你想想看，他事奉過那麼多佛——恆沙佛。然後「求世名心歇滅無有」，他原來剛出家的時候，求名求利的心還很重，日月燈明佛教他修唯心識定，得了唯心識定以後，還要跟那麼多佛繼續學，學到後來，「求世名心歇」，放下了，就等於一個工作太累了，歇下來。一歇下來就「滅無有」，一歇下來就滅掉了。為什麼呢？前面講過學理，世間一切的依報、正報，都是從自己的妄念裏出現的，你這一歇，妄念一歇的時候，那些統滅了。你求名求利的心——就是虛妄分別心，虛妄分別心一歇的時候，無有了，滅除了，到這個時候，名利心整個就沒有了。

想想看，我們學佛，普通說不要有名利心，是不錯。到什麼時候才沒有名利心？你看這尊菩薩，先修唯心識定，然後再事恆河沙佛，這才滅掉了。我們學道的人，千萬不要跟人家講：我沒有求名求利，要承認自己有名利心，在用功的時候，就要時時刻刻不要求名、不要求利，我們處處在這上面自己設防，這一層是必需的，隨時要提醒自己啊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第一五〇講

至燃燈佛出現於世。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。乃至盡空如來國土。淨穢有無。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。世尊。我了如是唯心識故。識性流出無量如來。今得授記。次補佛處。

剛才念的這段是接著上回沒講完的那一大段，那一大段講彌勒菩薩，他是從識大入圓通的。我們都知道將來釋迦牟尼佛的佛法滅了之後，再過很多年，他將到我們這個世界來成佛，在《阿彌陀經》裏的阿逸多菩薩，就是這尊彌勒菩薩。在前兩段，他自己稟告釋迦牟尼佛說在過去微塵劫以前，有尊佛叫日月燈明佛，在那尊佛的時候，他就出家學佛，因為當時他還是凡夫眾生，心裏對世間的名利還沒看破，換句話說，名利心還很重，時常喜歡到富貴之家去攀緣，那尊佛就針對他的習慣，教他學唯心識定。所謂唯心識定，講的學理就說明：三界都是心造成的——唯心，「萬法唯識」，一切法都是我們眾生的識變化出來的，講這個道理。他跟那尊佛學，就得了唯心識定。從那時以後，又經過多少時劫，事奉過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，跟那

麼多佛繼續學，學的結果，把名利心破除掉了。這個心一破除，接著剛才念的這段，到燃燈佛的時候，他的工夫又進一步了。

上回講的最後一句「歇滅無有」，歇下來了，歇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把「求世名心」，求世間名利的心歇了。一歇下來就滅了，因此「至燃燈佛出現於世」的時候，「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」，「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」跟前面的「唯心識定，入三摩地」境界不同。前面修唯心、唯識，修這個定，入三摩地就是入了正定，雖然入了正定，但是還沒到圓滿的地步，所以還要跟恆沙那麼多的佛繼續來學。可見學佛，不但學唯識，學那一個法門都不那麼容易的。從燃燈佛以後，再到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，他還是繼續跟釋迦牟尼佛學，釋迦牟尼佛的楞嚴法會，還有講《阿彌陀經》的時候，他都參加了，他來參加也是學，不但學，他還要一同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。要知道，經過那麼多的佛，到燃燈佛出現於世，燃燈佛在釋迦牟尼佛修菩薩道時候，修滿第一大阿僧祇劫，到第二大阿僧祇劫的時候，就遇到燃燈佛，燃燈佛這個時候給釋迦牟尼佛授記。換句話說，燃燈佛是釋迦牟尼佛授記的老師，就是告訴釋

迦牟尼佛什麼時候成佛、在什麼地方成佛，這叫授記。釋迦牟尼佛在第二大阿僧祇劫修菩薩道的時候，得了燃燈佛授記，然後修滿第二大阿僧祇劫，再修第三大阿僧祇劫，再修滿。可想而知，成就一尊佛，談何容易。如果容易的話，那我們現在一聽到佛法，馬上就有成就囉？說看破，一下子就看破，說放下，馬上就放下，那有這回事情？我們凡夫眾生既看不破，又難放下，所以學佛要一再地熏染，無論看經、聽經，要一次一次地熏習，熏習一次有一次的功用，看一次有看一次的功用，不熏習就一直往下三途去了，很難保的。

彌勒菩薩跟釋迦牟尼佛，都遇到燃燈佛，彌勒菩薩在燃燈佛出現於世的時候，「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」，他在那個時候成就了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。「識」是我們眾生的心識，「識」怎麼來的？《大乘起信論》講的，前面介紹過，我們眾生本來就有真如本性，這個真如本性就跟佛完全一樣的，佛所以成佛，就是把他本有的真如本性完全開發出來，這是真理。我們有真如本性，從無始劫以來，我們就迷了，一迷就有無明，本來真如本性是光明清淨的，一迷，無明就起來了。有無明起來之

後，對於自己本有的真心（就是真如本性）就不認得，就迷住了，然後就把無明所幻現出來的種種假相，把它當作真實的。那些假相在我們人的本身（指我們的身體），我們把我們的身體當作我（當作真我），那些假相分布在世界自然界的環境，我們認為那是實實在在的世界。實際說起來，這都是由無明妄想幻現出來的，從自己的身體到世間的山河大地，都是自己妄念造成的。無論那個眾生，聰明才智再高，把世間學術的書籍都念完了，也不了解這個道理。不學佛就不了解這個道理，不了解這個道理，生死就沒辦法解決，不能解決生死問題，反而倒過來，認為生死是自然的現象。一般凡夫認為生就生、死就死了，這是人人都有的自然現象，其實生死是不合理的現象，學佛就要把這個不合理的現象消除掉。怎麼消除法呢？先確認無明，把無明看破之後，真心（真如本性）顯出來了，完全出現了，那就成就佛果，成佛了，這個原理在此。

這個原理就是下面講的識心三昧，他入了識心三昧，入了定功。你要看破這個道理、悟了這個道理，沒有定功是不行的。我們凡夫眾生都對世間的名利這個假相，

包括我們身體以及山河大地，這個假相把我們迷住了，真如我們看不清楚。這個識心三昧，入了識心大定的時候，三昧就是定（大定、正定），入了正定的時候，分清楚了，什麼是識、什麼是無明、什麼是真如本性、什麼是真的、什麼是假的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前面修唯心識定，入了三摩地，就已經看清楚，不迷了，但是沒到無上妙圓這種地步，現在到了燃燈佛這個時候，燃燈佛再教化他，他成就了，「得成」是成就了，成就無上妙圓，「無上」是至高無上的，就是到頂了，「妙圓」是什麼呢？就從識直接全部了解性，全識就一轉，在轉之間，全識就是性（本性）。我們凡夫眾生迷了之後，全性變成識，識是虛妄分別的，一悟之後，識就整個轉變為整體的心性，這種妙就妙在這裏，而且到圓滿的，全部都是心性。無論看自己身體、看山河大地，以至於十方世界所有一切的事物，都是真如本性顯露在那裏，這叫至高無上妙圓的識心三昧，這是入了楞嚴大定了。到這個時候，再看我們凡夫眾生六道裏生死輪迴，那有這些假相？這些假相煙消雲散，沒有了。因為他得了妙圓，這個唯心識定、唯心三昧，最妙最圓了，「妙」指真如本性的妙，「圓」是本性無處不在，十方世界，那一方都是自己的本性，圓。這部經裏講「清淨本然、周徧法界」，

真如本性本來就是清淨的，周徧法界，一真法界涵蓋所有，那裏有世界，它那裏都在，無處不在的。

下面就說：「乃至盡空如來國土，淨穢有無，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」，這是講唯識學的學理，「盡空」是盡虛空，虛空是無盡的，你問現在研究太空科學的人：虛空有沒有邊？「有盡」就是有邊，虛空沒有邊的，你問任何科學家，他能說虛空有盡？有邊，在那裏？他如果說有邊，你問他：邊在什麼地方？虛空無邊的，「盡空」是假設的話，「盡虛空」是所有的虛空，整體來講。「如來國土」，十方世界的佛國土，一尊佛所教化的國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盡虛空無量無邊佛的國土，佛的國土有不同的，有淨的國土、有穢的國土，「淨穢有無」這一句指如來的國土有三種。彌勒菩薩是從識入了圓通，所以在釋迦牟尼佛這一代講佛學，他特別在唯識這方面，他是第一位。就唯識學來講，佛土有三種，一種是法性土，法性土指什麼呢？是針對自性身有土，土是依報，身體的身是正報，這個法性土是誰的依報呢？是法身，法身的依報，這是方便講，比較好懂就這麼講，講土必然講有依報、正報，土是依報，

正報是法身。唯識學講自性身，自性是真如本性，自性身對土來講，就是法性土，一般好懂的，就是法身對寂光淨土，這是講法性土。其實法性土與自性身都是真如本性的理體，就自性身來講，自性身所證的土就是法性土，到這種程度，身土是一如的。比如我們往生到極樂世界，按照天台宗講的，極樂世界有四種淨土，最高的常寂光淨土，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，法身所居的是常寂光淨土，這種法身有相沒相？沒有相，常寂光淨土有沒有相？也沒有相，整個是個本體，沒有相。為什麼又分成身、分成土出來呢？土是純粹一個體，起了作用就起了身，這是法性土，法性土是自性身所依的土，這個土談不上是淨的、是穢的，無淨無穢。就是六祖慧能大師講的：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塵埃是穢的，相都沒有，拿什麼東西染上塵埃？我們只是這樣講，照祖師注解說說而已，這種境界對我們凡夫眾生來說是不可思議的，我們要徹底明瞭，必得證到這種境界。彌勒菩薩到了這種境界，他徹底明瞭了，這是第一個法性土。

法性土、自性身，對我們的性，這怎麼分別？講到實際上是一如的，身土一如。

講到這個道理，佛經上常講：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什麼是有情的？我們凡夫眾生的心是有情的，無情的是什麼呢？山河大地以及草木這些萬物，它不像我們眾生有心，是無情的。有情的心能知，有知覺的，我們凡夫的知覺有限度，是迷惑的；成佛以後，把迷惑顛倒的知破除了，真知出現了，真知就是法性身、自性身。自性身能知的，知道什麼？有個對象——所知的，所知的就是法性土，雖然身與土都是真空，但是能知，它不是死東西，它能知的，有靈明覺知的功能在，所知的就是一片清淨本然的理體。從這分，一個是能知的自性身，一個是所知的法性土。如來的土叫受用土，受用土是那一種身所依的？受用土也是依報，正報的身體是報身佛。前面講的實報無障礙土，就是報身佛所居的，在這裏講就是受用土。既是成佛，佛成就了，得了實報無障礙土、萬德莊嚴的報身佛。

法身是我們任何眾生都有的，就是性德。報身是修來的，報身怎麼修來的？剛才跟各位介紹，我們無始劫以來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有無明之後，再有這些生滅法，這個世間、我們假的身體生命，這是由無明來的。我們學佛要了生死、要成佛，

就把這個無明斷除。無明有根本無明、有枝末無明，枝末無明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現在每個人都有的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貪求這個、貪求那個，貪名圖利，色聲香味觸，無所不貪；貪不到就發瞋恨、發脾氣；不明瞭這些道理就是愚癡；還有傲慢及懷疑的心理，這都是枝末無明。想成佛必得要修，所謂修是什麼？這些貪瞋癡慢疑都是障礙，把我們本有的心性障礙了，我們自己不得受用，現在要修，就是把這些修除掉，把這些貪瞋癡慢疑以至最根本的無明，這些障礙全部都撤除掉，真心出現了，這叫報身佛。

報身佛所依托的是受用土，這個土純粹清淨的，報身佛所居的這個土，他自己在受用，全部是清淨的，沒有一點污染。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所教化的，我們是娑婆世界的生死凡夫，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，非常痛苦的，不管那種人，都有他的痛苦，有學問沒學問的、有錢沒錢的，作大皇帝、作乞丐的，誰都有痛苦。但是報身佛所居住的受用土，這一切都沒有。我們這個娑婆世界叫堪忍，還能夠忍受，我們眾生都能忍受痛苦，活一天忍受痛苦一天，這一生的生命沒有了，再一轉世，照

樣還是受苦，天災人禍連續不斷的。自有歷史以來，無論中國、外國，那個朝代沒有戰爭？那個朝代沒有天災？種種問題多得很。但是在釋迦牟尼佛看，釋迦牟尼佛也在這個世間，對他來說，他這個世界，他的受用土一片清淨的，我們眾生的這些痛苦，他一點也沒有，這是報身佛所居的受用土。

第三種土叫變化土，變化出來的，佛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因著眾生的根機不等，就是學習的能力不相等，所以佛現出的身分也不同。比如前面講的報身佛，我們凡夫眾生看不到的，報身太大了。讚佛偈講「白毫宛轉五須彌」，佛的兩眉之間有一根白毫，把它盤繞起來，就有五座須彌山那麼大，那個須彌山比我們地球上的喜馬拉雅山大得太多了。五座須彌山那麼大，可想而知，我們凡夫眾生小心小眼的，那裏看得到佛的報身？什麼人才看得到？大菩薩才看得到，證到本性的法身大士，法身大士還要學，他跟報身佛來學。我們凡夫眾生跟誰學呢？當然跟佛學，跟應化身佛學，我們眾生有學佛的因緣，緣分到了，感應佛到我們世間來，佛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我們人是這個狀況，過的是這樣的生活，佛到我們世間來，也跟我們眾生一

樣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裏講佛帶著弟子到城裏去乞食，也要穿衣，一切都跟我們相同的，這是應身佛。應身佛的土叫變化土，變化出來，變化土是應身佛所依存的淨土，它有淨、有穢的，就佛來講，這個土還是清淨的，就我們眾生來講，那是穢土，就是五濁惡世。

一共有三種土，三種土淨穢有無，「有無」指無淨無穢、有淨有穢，是這樣的。法性土是無淨無穢的，淨穢都沒有，都談不上；報身的受用土只有清淨而沒有污染的；變化土有清淨、有污穢的；有這些分類。這三種土怎麼來的？「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」，法性土也好、受用土也好、變化土也好，彌勒菩薩說：皆是我心變化所現的。這句話不能誤解了，彌勒菩薩說都是他的心變化所現的，我們每個凡夫眾生，只要能夠成就無上妙圓識心三昧的時候，我們人人都能變化這三種土。我們佛法講的教理絕不同於外道，外道到最後，自己沒有了，歸併到教主那裏去了。我們一看，彌勒菩薩到這個時候，能夠變化這麼多土，我們每個人學到這種程度，人人都可以變化這些土。怎麼變化出來的？心變化出來的，《楞嚴經》是這麼講，《華嚴經》裏

有首偈子，在華嚴第四會裏說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你要知道三世一切佛，你要觀法界性，法界性就是一真法界的本性，一切都是唯心造的，都是自己心造的。換句話說，過去佛成就佛果是他的心造的，未來佛——我們大家都是未來佛，我們成佛也憑我們的心來造就佛的境界，一切唯心造。

這個心，各位千萬不能誤會，不是我們能夠思想的心理，或者解釋為我們的腦筋，這是個虛妄分別的妄念——妄心，這個妄心不去除，能造一切法的心就顯不出來。你要顯出來能造萬法的心，甚至能造三種土的心，那是真心，你要把那個真心顯出來，必須斷除我們現在的虛妄分別心。有這個虛妄分別心在，那個真心就不能出現，真心不能出現，這三種土都變化不出來，必得了解這個道理。千萬不要認為：既是我們能變化土，我們就變好了。你這個變化，也可以變化，所變化的土，不知不覺、迷惑顛倒的變化。比如台中周圍這些山，當然是我們變化的，那是什麼呢？那是我們第八識的相分，我們到人間來的時候，先把第八識的相分呈現在這個世間來，然後我們才能到人世間來，否則等於房子沒有造，我們怎麼到房子裏住？必得先造就

房子，你才能住進來。我們人道眾生到人間來，是第八識的相分，個人的山河大地都造成功，不過這個造成功，自己不知不覺的，用自己的業力造成的。由於各人善惡的業力不同，所以到人世間來，每個人的受用也不同，這要分清楚，要了解一切都是我心變化所現。了解這個，要想變化這個世界，必得把虛妄分別心看破了，破除這個心，那變化出來的才是清淨莊嚴的世界。

下面說：「世尊」，稱呼釋迦牟尼佛，「我了如是」，我了解，「如是」指上面所說的——一切都是心變化出現的道理，「了」是了解，這個「了」是徹底了解了，了解「唯心識故」，一切是唯心、唯識，「一切唯心造、萬法唯識」這個道理，他了解了。了解這個道理，「識性流出無量如來」，前面講三種國土，由心變化所現的，現在更進一步講，從識的性（識的性體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），從性裏流出無量的如來，無量無邊的如來，「如來」就是佛。流出多少佛來？你看讚佛偈：「光中化佛無數億」，可以任意變化出來。怎麼變化出來呢？從自性裏面、從識性裏面起的作用，要變多少就變多少，他變化出來幹什麼？針對所有眾生學習的能力，來度化眾生、

教化眾生。彌勒菩薩說他能夠流出無量的如來，「今得授記，次補佛處」，現在能夠得釋迦牟尼佛授記，成為補處菩薩。什麼是補處菩薩？他現在在彌勒內院裏面，住在那裏，現在是釋迦牟尼佛的末法時期，將來還有滅法時期，到滅法時期，整個佛法沒有了，再過很長很長一段時期，這個世界沒有佛法，最後這段時期過了以後，彌勒菩薩到這個世間來成佛，他現在叫補處，補處是現在來候補，等候將來那個時候到了，他來成佛，叫補處菩薩。「補處菩薩」這個名詞說完全，叫一生補處，什麼叫一生補處？這一生就到了補處，這是一種講法；另外一個意思，還有一品生相無明，叫作補處，留著一品生相無明，那個最初一念不覺的無明，他可以斷，現在不斷，帶著一品生相無明，等到將來正式接替釋迦牟尼佛來成佛的時候，就斷掉，那一斷就正式成佛了，這是一生補處。下面答覆釋迦牟尼佛，他所證的圓通：

佛問圓通。我以諦觀十方唯識。識心圓明。入圓成實。遠離依他。及徧計執。得無生忍。斯為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，佛問：從那一法得了圓通？就我來講，「我以諦觀」，我實實在

在用工夫來觀，用唯識觀，觀「十方唯識」，十方世界都是唯識所現的。這個觀成功的時候，「識心圓明」，全識轉成大圓鏡智，整個大光明發現了、出現了，「入圓成實」，而入了圓成實性。圓成實性怎麼入的呢？「遠離依他，及徧計執」，必得遠離依他起性，也要破除徧計所執性。「得無生忍」，這才得了無生法忍，「斯為第一」，這是我用唯識這方面入圓通的。

這裏講三個性，首先要說明圓成實性，「圓」是圓滿，「成」是成就，「實」是真實，圓滿成就最真實的性，就指真如本性，成佛才有圓成實性，這是最真實的。其次是依他起性，「依他」叫依他起性，什麼叫依他呢？在別處講就是因緣所生法，有各種因緣才出現象來，依他是彼此依靠的，有這個法、有那個法，才成就這些現象，叫依他起，這個世間的一切法，是一切因緣所生的。還有徧計所執性，「徧」是普遍的，「計」是虛妄分別，虛妄分別之後，就把他所虛妄分別的相當作真實的，就執著，叫徧計所執性，這純粹是沒有的事情，他把它當作真實的。古人有個比喻，圓成實性純粹是真的，就是麻，古時候的繩索用麻捻成的，捻成繩索的原料是麻，

現在講纖維，這是圓成實性。依他起性是加上人工，用好幾股的麻捻成繩索，這是依他起性，就是繩子。徧計所執性是起誤會了，把繩子放在那裏，沒有看清楚，把它當作一條蛇，這是徧計所執性，你把它當作蛇，蛇就會咬人的，它就給你痛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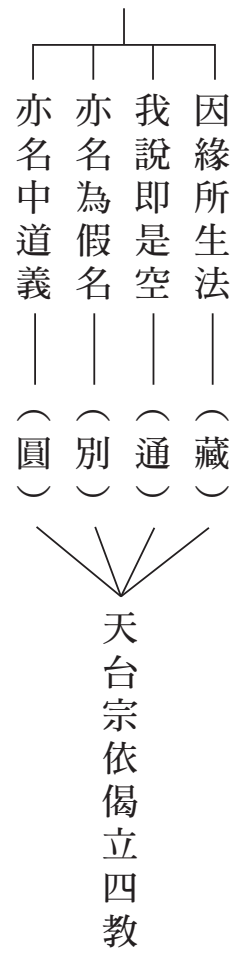
這三個性，古人有這三個比喻，那個蛇，你心裏起了誤會，徧計所執性純粹是虛妄的，沒有那個東西；依他起性，加上人工，用好幾股的麻，是彼此依靠依他起的，那是一半真、一半假的；圓成實性，那個麻純粹是真實的。由這三個比喻，人類社會的種種組織，有天子、總統、領袖，有大官、小官，有開銀行的董事長，這些都是蛇，整個山河大地都是蛇。必得了解真相，真相是依他起性、是生滅法。但是凡夫沒有一個人把世間這些生滅現象看作生滅法，認不得依他起性，所以都變成蛇，天天所爭取的，都為了假東西來爭取，生生世世都這麼來的。必得把徧計所執性，把心裏蛇的誤會——你心裏認為蛇，把誤會這個相破除掉，認識這是一條繩子，再進一步，就繩子認識這是麻，全部的繩子就是麻，認識麻就得了真如本性，這就比喻真如本性。所以這裏說要「入圓成實」，就要遠離依他起性、徧計所執性，才

得了無生法忍，那是真實的，比喻真實的。你不競選，人家不罵你，你一競選的時候，把你祖宗八代、什麼都罵出來了，那就等於蛇來咬你，你自己要跟人家爭取，彼此互相爭取，互相對罵了，這不是蛇，是什麼？必得悟這種東西，才能學佛，才能悟得進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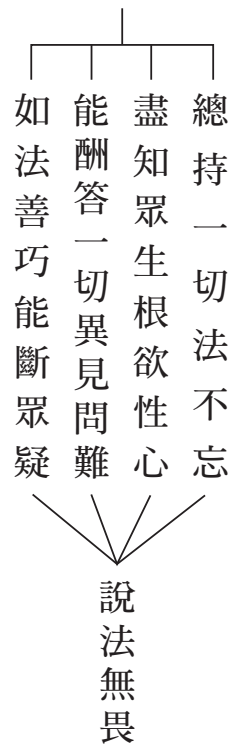
彌勒菩薩經過多少生、多少劫，跟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學，學成功才到這種境界，我們要像這樣學，學到什麼時候？必得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到極樂世界，就容易得多了。一到極樂世界，不必經過那麼多的佛，一生就能成辦，不了解這個理，就問為什麼要往生極樂世界？為什麼要念佛？這多麼清楚。下次就講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〉，就教我們念佛，那非常重要。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四句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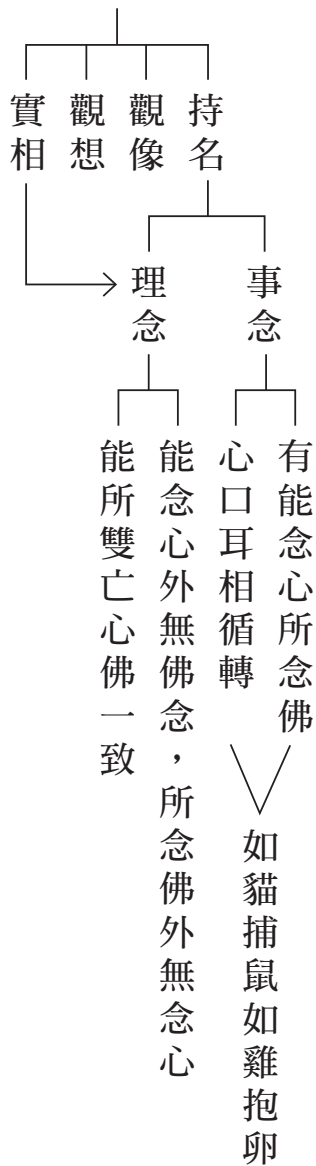
無四菩薩
畏種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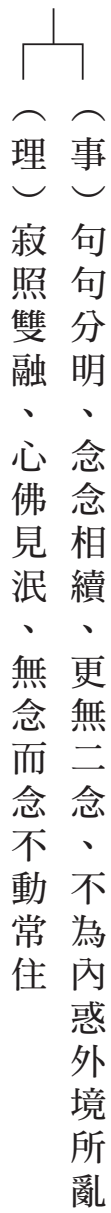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如來



念佛四法



一心二說

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九年四月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【十】

講者：徐醒民居士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大佛頂首楞嚴經講記．十 / 徐醒民講．一

彰化縣花壇鄉：雪明講習堂，2019.04

面：公分

ISBN 978-957-9649-26-1(平裝)

1.密教部

221.94

108004134